

書業通問際國

傳人名際國

卷中

喆 編 邦 永 朱

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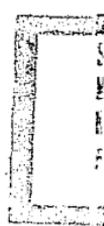
兄

指正

樂夫

敬贈

——版出社海編國建——



新
報
社



3 2174 0621 8

國際名人傳中卷目錄

德國之部

流氓領袖——希特勒	一
殘暴的海盜——戈林	三〇
酒店推銷員——李賓特洛甫	三九
跛足小丑——戈培爾	四七
納粹劊子手——希姆萊	五一
神祕出奔的——赫斯	五四
半路出家的——巴本	六九
法國西無冕之王——河培茲	七三
海軍總司令——李德	七五
國防軍指揮——李德爾海森	七七

目 錄

反戰去職的陸軍總司令——勃魯齊區……………七八
希特勒的智囊——浩斯活佛……………八四

義國之部

不堪回首的——墨索里尼……………九七
夫以妻貴的——齊亞諾……………一七

日本之部

神化的「天皇」——昭和裕仁……………二一
公子哥兒——近衛文麿……………四九

國際名人傳下卷

德國之部

流氓領袖——希特勒

亞多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是全世界婦孺皆知的人物，他在日爾曼人看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歐洲被征服各民族看來是吮血的魔王，他自己却以拿破崙自命，在邱吉爾眼中是海盜，在羅斯福眼中是「響尾蛇」，羅氏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發表「爐邊閒話」時，又說希特勒是「流氓領袖」，現在我們看看這個「流氓領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物？

他於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靠近巴伐利亞與奧大利兩國交界處布蘭腦的小鎮上。他的父親是一個稅關小職員，幼年在鄉村中曾受天主教教育，後來在林芝的一個上部與大

流氓領袖——希特勒



利市鎮上，進了實業中學。希特勒的父親希望他將來做官，成一個比自己更大的人物。但是希特勒並不希望這樣。他十三歲時，時常和父親爭吵，這爭論一直繼續到他的父親逝世為止。他十六歲時，母親便死了，一個人覺得孤寂無聊，便跑到維也納，投考藝術學院，他的父親因他的前途問題，竟惹傷而死。這時他得了肺病，終於因考試落第而失敗了。

希特勒原來志在學畫，這時，他見學畫不成，於是開始第二步計劃，想做一個建築家，到木匠店裏當藝徒，然而又因工作時間太長，待遇太苦，不得不脫離這建築家的生活。於一九一一年便跑到巴伐利亞的首都因行。在那裏過着替雜誌或報紙上繪畫的生活。

歐戰爆發之後，希特勒興奮起來了，他因為對於奧國沒有好感，決心加入德意志軍，便呈遞志願書於巴伐利亞國王，請求加入巴伐利亞軍作戰。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他足部受了傷，入赫爾密斯的野戰醫院。第二年三月間出院，馬上又拿起槍砲上了戰場，他曾參加德軍努力於對法蘭德斯防綫上的英軍的進攻，和德軍最初兩次的總攻擊。一九一八年初，他受了強烈的毒瓦斯毒害，於是在戰場上倒下來了，經過了幾天以後，他已經失明的眼睛纔恢復原狀。十一月十日，德意志帝國崩潰了，共和政府成立，使他心痛欲狂。

從戰綫上歸來的希特勒，後又回到因行，投身於政治舞台。一九一九年四月，正是共產黨領導着無產階級，支配着這個城市的時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派了四名監察官，到他的家裏，欲拘捕他，一個月後，五月一日，共產黨的勢力終於被政府軍隊鎮壓下去了，而

閣行又復歸於平靜。

一九一九年五月間以安頓，德萊庫斯勒爲首領的德意志勞動黨出現於閣行，希特勒在此，時常作慷慨激昂的演講，幾個月以後，他就成了這位黨首安頓，德萊庫斯勒的親密好友了。不久，希特勒即做了該黨的黨魁。

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的「K. I. 政變」中，希特勒和他的黨，更熱心從事於宣傳，同年十二月間，該黨出了一種刊物名國民監督，這就是現在民族社會黨最大的機關報。他的新黨的勢力漸漸在巴伐利亞邦澎漲起來，締結德奧兩國聯盟的大德意志思想，擴大至奧地利，於是這個政黨的勢力是愈益增厚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市民與退伍軍官都如潮水一般的加入了希特勒的黨。由是此新社會黨開始了挺進隊的組織。

一九二二年十月，民族社會主義勞動黨（Die. 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就有二千人的挺進隊，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閣行舉行的五個羣衆大會，獲得一萬四千的羣衆。

希特勒的黨才不過是四年以前組織成功的，還是一個在議會中僅有三席議員的小政黨，離開掌握政治的實權相差很遠，可是性急的希特勒便要宣告推翻政府，真是笑話，但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新的國民政府已宣佈希特勒爲總理大臣，卡爾，佩拿等爲各部大臣，司理國政。誰知希特勒的同志却在這時背叛了。并且卡爾密以電話通知柏林政府，柏林

政府遂派大軍前來鎮壓叛亂，於是這次政變歸於失敗。十一月十二日希特勒在奇羅爾山中被捕。經過法庭的裁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但經監禁六個月後可以保釋。希特勒在監獄內回憶過去，著了「我的奮鬥」(Meine Kämpfe)一書，這書現在成了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聖經」。他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獄。

希氏出獄以後，他的黨已分裂為左右兩派對立着。他先使羅森堡和愛撒，斯特拉牙的左右兩派互相提攜，強要政府撤回了禁止結黨的命令，於是又從新恢復了機關報國民監督的發行，加以他的「我的奮鬥」的猛力銷行，成了絕好的宣傳，而黨的再組織的進行，宣傳隊全國的活動，挺進隊的再組織，使他的黨不僅恢復了原狀，而且超過了破壞以前的水準。致一九二八年五月，希特勒黨獲得了八十萬九千票，而於聯邦議會中佔十二席。

一九三〇年一月，希特勒運動是非常擴大了。這時候於美林基亞邦且成立了民族社會黨與德意志人民黨的聯合內閣。在撒克遜尼亞，民族社會黨於議會中居第二黨的地位，九月十四日，舉行議會選舉，民族社會黨獲得六百五十萬羣衆的投票，在議會中獨佔一百零七席，一躍而為德意志聯邦的第二大政黨。

以前希特勒黨的機關報發行數量，較之德國其他的政黨是很少的，他的機關報全部不過七十萬份而已。因為希特勒一向不重視文字宣傳的，所以宣傳機關之發達與否，在他看來是無關緊要的。它的唯一的正式機關報，要算是國民監督。可是報紙上滿幅都是嘲笑和

譏罵，毫無真正的新聞價值。所向同志們報告的所謂同志愛或者大德意志的建立，也祇不過是些搜尋反對黨的空隙，於國難期內的指導理論，則無一行是處。自然，今日之形勢又不問了。

據希特勒的意見，有三個敵人必須打倒，這三個敵人就是馬克思主義，議會主義，資本主義（？）其中尤以馬克思爲其不共戴天之仇。因爲猶太人，卡爾馬克思所提倡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否認私有財產權，闡明唯物史觀。他們必須對它奮鬥到底，尤其是非將布爾塞維克驅逐出德意志國境不可。他們反對議會主義，祇不過是因爲現在的議會制度腐敗而已。其反對資本主義，也祇是因爲現在世界的金融權力，大部分握在猶太人的手中，倘使德意志人握着德意志的經濟權力，那是不成問題的。實際上他現在不是成了資本主義最得力的維護者嗎？希特勒和一切反塞姆族主義者一樣，將一切毒害的根源，都歸之於猶太人物質主義的精神。祇要打倒了這三個仇敵，就算是達到了希特勒的目的，所以根據他的唯一理論家費達的意見，嚴格的說來，希特勒運動，不是政治運動。他說：「我們的黨，祇不過是充滿信念的一部份德意志人，聚集於精神上強有力的指導者希特勒的週圍，從戰勝國所給與的恥辱和國力的削弱，以及由國內的紛亂所產生的悲哀和國民精神的低落中，救出德意志來的一種團體組織。」

希特勒自組黨以來，曾再三的欲和他的偶像墨索里尼攜手，但最初却未能如願以償，

後來因義法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義欲與德意志攜手，因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間的談判遂急速的發展起來。

墨索里尼的成功，這對於希特勒的影響是堅強了他勇往直前的毅力。他自命為德意志的墨索里尼，要在德意志做一番事業，並且要在德意志取得和當時墨索里尼在義大利同樣的地位，同時要將德意志重新列於第一等強國的地位。因此他不顧死活地要模倣墨索里尼的一舉一動。例如墨索里尼在大會向羣衆演說時，常常用一種「催眠術的凝視」，並且他在大會上做出這種表情時，常常要引起羣衆的滑稽之感，希特勒竭力模倣着，以為如此，方足表現他和墨索里尼是同等的偉大。

墨索里尼真是一個慣會看風使帆的人。當他參加了戰爭，在戰場上受了傷以後，他便成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不共戴天之敵。由此，他便當了法西斯蒂軍隊的指導者。當他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進軍羅馬取得了政權以後，他覺得一部份地主階級不願意成立共和國，於是他便改變了他的初衷，與國王攜手，與教皇妥協。他認為要保障義大利於強國的地位，非取獨裁的制度不可，由是他便成了義大利的獨裁者，而使國王成爲一個傀儡。

希特勒的信徒們也說，希特勒在德意志的歷史上，具有與墨索里尼同樣的命運。國家社會黨員的家庭中最普遍的書籍，便是力說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生活相同的書籍和照片之

類，好像這裏面藏有能使德意志達於列強之上的鉄拳一般。

希特勒是絕對的國家主義者。他痛憤德意志在歐戰中遭了空前的失敗，除割地賠款外，還蒙上了凡爾賽條約的束縛。最令希特勒痛心的，便是凡爾賽條約給與德國軍力上的限制，強迫德國將海陸空軍減至極小限度，使不能有所作為。他竭力反對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共產主義者主張打破國家的界綫，提倡國際主義，聯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與他的國家主義理想大相違背。

一帆風順地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希特勒，在無數的觀衆面前，繼續演着他那一幕偉大的政治戲劇，法國見到突飛猛進的希特勒，眼見得日益接近政治實權的掌握，便大為恐慌。他在廣大的德意志人面前大聲疾呼着：「法國人是我們的強敵，法國人是我們的對頭。要復興德意志，必須打倒法國！」他又罵：「法國人是卑賤的民族，是黑人種！」法蘭西在他看來，簡直不成東西，非打倒不可。

希特勒正面對法國則肆口謾罵，側面於政網上又施以猛烈的進攻，他主張徹底以法國為仇敵，與之鬥爭。他表明當他握了政權後，決欲撤廢一切法蘭西對德國的特權。

希特勒公然向戰後法國的特權挑戰，並欲推翻其在歐洲的霸權。法國戰後之所以現金不斷的流入而使其經濟日興月盛，全賴凡爾賽條約的保障，和德意志賠款的收入，法國又豈肯給希特勒輕易的廢除和停止。

希特勒發表了一篇對德法關係的宣言，這使得法蘭西感到了大大的不安。他向外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謂：「要使德法兩國間的意見疏通達於可能，唯一的方法，祇有法國放棄十二年來對德國所實行的強制政策，自一九一六年以來，德國所受法國的待遇，簡直是任何國家的人民所不能忍受的。」他又說：「一九三二年二月間所召集的日內瓦軍縮會議的結果，給了德法將來的關係上重大的影響，假若世界使熱欲繼續強制的手段，那末法國的權的維持，便可以在會議上通過，所謂法國霸權的維持，便是維持以籠罩全歐洲的大陸軍，壓迫無侵略軍隊的隣國，如此說來，軍縮會議實有何意義可言！」

希特勒威脅地深深地刺激了神經過敏的法國人，巴黎的舞蹈場館，鄉間的酒吧間，以及各處的人們，莫不稱希特勒為德國的暴力團長。希特勒的一舉一動，連巴黎股票市場都顯示着銳敏的反應。同時還有些法國青年軍官在街頭上叫着：「用我們可誇耀世界大陸軍第一舉踏平德意志！」

希特勒的政治運動，在德國確已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因為這發展太異乎常情了，希特勒既博得德意志和英雄和世界的怪傑等稱號，希特勒的黨乃一躍而為德意志第一大政黨，左右了德意志聯邦的政治。

一九三一年德國的經濟形勢，可說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之最中心的表現。德國雖因胡佛戰債延期一年的結果，停止賠款一年，但這並沒有挽回德國的危機。反之，因

國外商品銷路的縮小，國內重工業生產大都陷於停頓。失業的增加，成了德國不治之症。加之貿易出超的減退，與資金的流出，使得德國一般的人民日趨於貧困，在如此恐慌深刻化之形勢之下，議會政治非但不能使德國的政治轉趨安定，反愈增混亂。德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感覺到獨裁政治的需要了。同時希特勒運動發展的本身，便是證明德意志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日趨於激化，所以法西斯運動亦隨之而發展。德國的資產階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本來自巴本以來，德政府已成爲法西斯的獨裁政府，現在更抬出殘殺勞工的劊子手來從革命危機中殺開一條血路，於是希特勒的總理夢，便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居然實現了。

希特勒自一月三十日正式受任爲德國總理，目擊德國人民窮貧，苦痛與受人排斥情形。希氏認爲不外內有韋馬憲法之容忍，外受凡爾塞和約束縛之所致，非廢止二者，不足使德國解放，換言之，須給德國以統一及實力。希特勒覺得德國人民已下最大決心，準備忍受一切，犧牲一切，非誓死達此目的不止。

欲攘外必先安內，欲求德國真正統一，必須使人民一致擁護納粹主義，但此爲時尙早；在一九三二年冬季選舉時，三千五百萬選民投票，祇一千一百萬人投納粹票。當前問題爲如何增加票數，以準備應付本年三月之大選。殊不知事有巧合，在大選一星期前，國會突然起火，（據說是戈林所縱）希特勒即據爲口實，誣爲共產黨人之所爲，大興疑獄。此次選舉結果，納粹竟得票一千七百萬，但外間尙有一千七百萬之社會黨及共產黨人依然逍遙

黨外希氏對之唯一方法爲盡情屠殺，沒收其財產，搜索其辦事處所，逮捕其領袖送入集中營，異黨人士一時備受非刑，死者甚衆。各地工會及合作社均一一由納粹黨接收。唯一反對勢力未受摧殘者爲教會團體，希氏對之頗持慎重態度，與羅馬教皇立約，天主教徒不得干涉政治，德政府亦不干涉教徒傳教事務，至於新教教會則合併組織爲 (Reformed and Lutheran Church) 並公推希特勒爲主教。是年冬季選舉，納粹政府獲票四千萬張，獨占空前勝利。

迄一九三四年，所有反對政府黨，可謂完全消滅，但納粹黨內則裂痕潛伏。希氏之崛起得力於所謂挺進隊，(S.A. or Sturm-Teams) 者居多，挺進隊者，希氏私人之武裝護衛隊也，至是已成贅疣，糜費亦多，且該隊與政府常備軍 (Reichswehr) 時相摩擦，希氏決定解散之，以除後患，所謂狡兔死，走狗烹是也。該隊首領羅姆 (Rohm) 及海安斯 (Heines) 二人聞訊大恐，陰謀反抗，希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親自馳往羅姆寓所槍殺之，時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也。一時大舉清黨，挺進隊員及其他有異動嫌疑者均相繼被殺，數日之內，死者數百人，各黨咸有戒心，反側始安，希氏躊躇滿志惟吾獨尊矣。

納粹黨秉政初期最黑暗之一頁歷史，莫過於排斥猶太民族。納粹黨對於排斥猶太人民，初亦無具體計劃，亦未大量屠殺。後來忽然發生仇視，五百萬德籍猶太人民不僅生計斷絕，且凡德人之有猶太血統關係者一律不許担任公職或操各行業，褫奪公權，不認爲德國

公民，總計猶太人被殺者數百人，受拘禁非刑者數百人，驅逐出國者十萬人，凡離境者不得攜帶絲毫財物，其未離境者生計毫無，束手待斃而已。

希特勒登台之始，即要求政府付以全權，實行獨裁，以四年爲期，及執政之第二年終了，希氏確已完成其任務之一半，即德國之團結統一。是也。爲求民族團結，德人實已付出相當代價，造成國內充滿同志親愛精神，無所謂普魯士人或巴利維亞人，新教或天主教，雇主或雇工之分，大家一致爲日爾曼人，爲德意志最高之使命而給合。大家祇有一個上帝，即德意志帝國，亦祇有一個預言家傳達上帝之意旨，即希特勒。此種觀念爲多年以來民族奮鬥之理想。

國內既已統一，異黨既已清除，到了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即準備進行第二種工作，解脫凡爾塞和約的束縛。薩爾區域公民投票爲其着手之第一步，亦爲和約所規定之手續，是年一月舉行投票，該區居民百分之九十情願返還德國統治。希特勒得此合法之勝利，其決心益堅，胆量愈大，遂於同年五月公佈實施強制兵役法，爲撕毀和約之第一聲。

是年十月三日墨索里尼發動阿比西尼亞戰事，義與英國衝突益甚，幾乎宣戰，希特勒利用此種機會，便對墨索里尼暗送秋波，暫時放棄了吞併奧大利的企圖，與墨索里尼沆瀣一氣，聲勢益盛。德國武裝，英國不惟未提抗議，且於六月十八日訂立英德海軍協定，允許納粹建立新海軍。

到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西班牙的佛朗哥舉起了叛旗，希特勒爲欲干涉西班牙戰事，特於十一月間與義大利締結反共同盟，共同出兵援助佛朗哥，他們的侵略陣綫便打下一個不可動搖的基礎。那時蘇法援助人民政府，實際上是德義對蘇法，即軸心國家對民主國家。惟有英國，總想從中取利，採取不干涉主義，結果人民政府於一九三八年失敗，希特勒的納粹軍隊凱旋而歸。這時英國的張伯倫一心一意想利用希特勒，在反共的口號下進兵侵蘇，希氏亦利用這種心理，縱橫捭闔，於是又於一九三七年將德義反共同盟擴充到德義日三國反共同盟了，同時還訂定了德波協定與德奧協定。

奧地利是希特勒早就計劃要合併到德國的，祇因爲墨索里尼也想據爲己有，不敢動手，一九三四年雖有所動作，也見機而退，等到西班牙戰事，墨氏既需要他的援助，於是對奧地利就採取了讓步態度，所以希特勒唆使奧國國社黨殺死陶爾斐斯以後，在一八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合併條約一提出來，許斯尼格即俯首受案，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即劃入德意志的版圖了。

希特勒得隴望蜀，既和平得了奧地利，捷克三面在其包圍中，於是劍鋒又指向捷克了。因爲捷克地位非常重要，由於鐵道的造成，成爲巴爾幹與近東的鎖鑰，在昔俾斯麥克也會說過：「誰能統制波希米亞，誰就是歐洲的主人，」希特勒自然更非得而甘心不可了。希特勒便找了一個漢倫，藉着蘇台德區「民族自決」的美名來做他的口實，就向捷克下手。

。這時張伯倫可嚇慌了，急急忙忙夾着兩傘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跑到慕尼黑與希特勒開會，同時還有墨索里尼與達拉第，九月三十日他們在密室中簽定歷史上著名的慕尼黑條約，據當時散會的情形，「達拉第的表情，陷入失望的泥淖中，張伯倫還與平常無異，墨索里尼則笑容滿面，希特勒則喜得好似駕雲騰霧。」在慕尼黑會議以前，蘇聯與捷克和法國都有同盟之好，此次會議將他擠諸會外，心中異常不平，他以為法向犧牲捷克，蘇聯自然更為愛莫能助，因此種下了蘇法的疏離，希特勒乘之，遂有蘇德的結合。

慕尼黑以後，希特勒更猖獗了，他於十月九日在薩爾區演說，謂：「我立志願將散居在外的千萬日爾曼人民領回德國」，接着就開始擬向烏克蘭，美米爾提要求了。同時德國經濟部長大活動，德羅訂了經濟協定，大的經濟復興計劃提出來了，他要把德國商業市場伸入近東與巴西。接着，因為一件小事，就在柏林對猶太人舉行大屠殺，不久又搶奪了立陶宛的美米爾。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還發表了一篇帶有火藥氣味的演說，公開宣言：「德國非獲得可供生存之迴旋餘地不可」。「除非德國可能獲得生存上之迴旋餘地，德國將永成爲國際時局上的導火綫」。而且要求德國應有與國力相稱的殖民地，並謂英國照理不應該有那多殖民地。不久，匈牙利與西班牙均加入了反共協定，還強迫南斯拉夫訂立了經濟合作。可是慕尼黑條約墨索里尼乾，希特勒並不以蘇台德區爲滿足，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竟又不費一彈把捷克吞併了。

在此種情形之下，英法急謀團結。三月二十日英法提議聯合蘇、波、羅、南、士、保、六國發表一個反侵略宣言，因為英國既沒有給波蘭切實保障，又不同意蘇軍在作戰時開入波蘭，結果發宣言的事就取消了。後來用秘密的方法來代替公開的宣言，從四月起，英、波、英羅、法羅、英土談話，以及英法蘇談判都先後進行了。希特勒在這種包圍形勢之下，也決不示弱，於是五月二十二日德義政治軍事同盟便正式簽定了。雙方並劃定利益範圍，義大利是想破壞巴爾幹協商，把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大集團，由義大利為首，幫助德國去壓迫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義奪取地中海霸權，而中歐、黑海、波羅的海則讓給希特勒。於是五月初旬義羅會議，義叫羅與匈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五月四日德南舉行經濟會議，把南置於自己經濟控制之下。此外希特勒在北歐方面則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並派使節到伊朗，伊拉克等小國去活動，攫奪了一部分經濟權。希特勒的野心，很顯明的是想實現威廉第二的三B政策。

在兩大集團的爭奪之下，最足賦有決定性的就是蘇聯。蘇聯本為希特勒所視為不共戴天的死敵，英法欲抵抗希特勒，自然祇有結納蘇聯，於是英法蘇三國會談，於三月十九日，邁斯基與哈里法克斯在倫敦開始進行了，四月十五日英駐蘇大使與李維諾夫正式開始會談，經過許多波折，時間延至半年，卒以張伯倫不肯蘇軍開入波境援波，而蘇以慕尼黑會

讓被擯懷恨在心，加以希特勒離開之技無孔不入，及至九月初波瀾問題緊張時，蘇聯竟放棄議而未成之三國協定，反而與希特勒訂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所最怕的就是兩面作戰，現在他既安定了蘇聯，於是他便毫無忌憚的侵略了。

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於八月二十三日簽字，希特勒於九月一日就向波蘭開砲，以前對奧、對捷，對美米爾，還是巧取，現在居然硬奪了。希特勒對於波蘭已於五月間提出交還但澤的建議，惟以英法蘇正在談判中，不敢貿然下手，尙想用不戰而屈的方法來軟取，及至德蘇訂約，他便以閃擊戰術試攻波蘭。希氏既攻波蘭，英法於九月三日對德宣戰，於是凡爾賽的和平不到二十二年就完全破壞，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即正式爆發了。英法宣戰以後，第二天法國陸軍即向德軍防綫攻擊，英國軍隊亦開始在北海和波羅的海實行對德封鎖，希特勒却是東攻西守，開戰二天後，希氏即赴東綫督師。不到六天，德軍打通走郎而直蕩華沙，波蘭遷都盧布林。八日德軍趕至盧布林，波蘭又遷都羅夫，到了九月十七日英法所接濟的飛機大砲不及利用，波蘭就完全瓦解了。此時蘇聯大軍忽然開入波蘭東部，外間謠言紛起，希特勒以西歐有事於英法，遂作最大讓步，於九月二十二日與蘇發表德蘇劃界條約，同時又聯合發表一個和平的宣言。

蘇德劃界問題既已解決，九月二十日以後，希特勒親率七十師大軍趕赴西綫作戰，他到了西綫，戰事並不激烈，這固然由於英法對於和戰舉棋不定，而希氏未知英法虛實，尙

存幾分畏懼之心，反而於九月二十一日發表演說，透出避免長期戰爭的意思，九月二十三日，義大利提出和平建議，希特勒始終按兵不動，亦未轟炸巴黎，準備接受和平。後來在十月六日又發表一篇請求和平的演說，並聲明德國現行政策九十一條，關於各國民族問題提出六項，根據這項條件並聲明德國的任務三點。

希特勒宣佈的現行政策十一項：

- (一) 德國在經濟上，并無侵略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之意。
- (二) 德國與斯干狄維亞半島各國，無引起衝突之意。
- (三) 德國與丹麥并無領土爭奪之事，雙方在現行互不侵犯條約之下，保有忠實的友好關係。
- (四) 德國與荷蘭保有傳統的睦誼。
- (五) 德國極願與比利時保有友好關係，對於該國，且已放棄一切要求。
- (六) 德國願與瑞士保持良好關係。
- (七) 德國與南斯拉夫現行界綫業已明白劃定。
- (八) 德國與匈牙利亦然，并當與之維持友好關係。
- (九) 斯洛伐克之獨立，德國業已予以承認，決不破壞之。
- (十) 至以義國而論，余已一手將雙方關係予以改變，向日之敵國，業已成爲友邦，並

已成立思想的政治的協定。

(十) 余始終願以全力與法國修好，此種立場，並無變更。

六項條件：

(一) 劃定德國東部界綫。

(二) 完成各民族組織。

(三) 解決猶太問題。

(四) 復興經濟。

(五) 保障新領土安全。

(六) 恢復波蘭國，但必須以不危及德蘇兩國關係爲基礎。

三項任務

(一) 歐洲各國政治目標須予澄清，德國願就本國所推行之政策，盡量說明。

(二) 德國舊有殖民地必首先予以歸還，此乃依據權利主張，並不具有哀的美敦書之方式。

(三) 復興歐洲之主要條件，厥乃將軍備減至合理水準。

以一個貪得無厭的法西斯巨魔來侈談和平保障，自然是不可信，而且有些滑稽，但上月十二日張伯倫先生却在上院發展演說，答覆魔王的和平提議，他說：「要停止戰爭，須

德國提出充分證據，藉使各國確信其所提擔保及約束是誠意」。張伯倫雖然做着和平美夢，希特勒那樣躊躇滿志，不可一世，自然談不到誠意，因此十月十六日勞合喬治的政治組織通過一個決議，認為「張伯倫的演說完全不妥，要求政府對所抱目的，作一個充分並明晰的宣言，提交下院及地方加以考慮」。到了十月十九日工黨領袖阿里特又在國會猛烈攻擊張伯倫的糊塗，張伯倫更增加了悶苦，而和議亦從此流產矣。

在這時，西線雖暫告平靜，雙方都在準備大戰。英法方面，在東南歐於十一月十七日成立了英法土軍事協定，其後近東軍又在巴力斯坦及敘利亞一帶集結，後又在東南歐各國間活動。在東北歐方面，利用蘇芬戰爭，擬將希特勒調綫東移，又結納挪瑞，把持鉄沙，加緊封鎖，以圍坐困希氏。英法這種攻勢，到了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蘇芬戰爭和平解決，受了打擊。四月九日希特勒又不戰而佔了丹麥，再受打擊，接着又是挪威戰爭，因為吉士林的出賣祖國，英國又告失敗。東北歐既已完全解決，東南歐各國又意見不一，問題非常複雜，於是魔王便在西綫大肆活動了。

五月初挪威戰爭告一段落，魔王的巨掌便伸到荷比了，五月十日進佔盧森堡，五月十四日佔了海牙，五月二十七日德軍包圍了港城，黎爾一綫的法軍，聯軍無法退却，比王遷於二十八日投降。到了六月九日德軍攻破馬奇諾防綫北端三大要塞，蒙特運第，墨茲和凡爾登。六月十日義軍參戰，又增加了魔王的聲勢，法軍退馬恩河北岸，六月十四日攻入巴

黎。十六日法雷諾內閣辭職，貝當組閣，十七日貝當提出停戰要求，二十二日法德又在康伯尼森林在同一車箱中簽定了第二次法德停戰協定，一個世界第一等文明的大國就如此崩潰了，次日朝陽仍照着美麗的田園，悠長的河流，葱翠的山林，西綏却消逝了。

西綏消逝以後，英國孤危，岌岌不可終日，據邱吉爾事後報告：「英國自敦克爾克撤退，國中無一架坦克車，一架飛機儲存」。六月二十六日美國參院外委會主席畢德門發表談話：「英德戰爭無法繼續，英國應來新大陸繼續作戰」。魔王希特勒於七月十九日在國會中發表演說，於是又來一度和平攻勢，他說：「余以爲一偉大之世界之帝國即將被毀，此即余從未擬毀壞或損傷之帝國，余深知繼續作戰之惟一結果，厥爲兩交戰國中必有一國完全被毀。」又說：「余非以戰敗之地位向人邀恩，乃係以戰勝之地位伸張理性，余未見有何須繼續作戰之原因」。這，外表希特勒雖是提議和平，其實是想英國不戰而屈，這時邱吉爾已經入閣，英國戰爭勇氣已經提高，自然不甘爲人奴隸，於是外相哈里法克斯就對於他來了一個否定的答覆。這樣，戰爭又繼續着，希特勒於八月間對英倫肆行其空中閃擊，每日出動飛機二千餘架，三島人民雖終日處於恐怖中，毫無怯懦之氣，陸軍幾次偷渡海峽，亦無成就，這時，英國雖然焦頭爛額，他的海軍仍爲海上之王，足有餘力鎮守海峽，美國在羅斯福積極政策之下，又以五十軍艦，換取了西半球英國海軍根據地，美加聯防，同時租借法案亦在擬議中，在東南歐方面，蘇聯已出兵比薩拉比亞，羅匈問題大有破裂不

可收拾之勢，因此，希特勒便不能放棄攻擊英國心臟——倫敦，注意東南歐，而自甘失敗了。

羅馬尼亞是第一次歐戰時之勝利者，他的國土得自帝俄及匈保者較其本土尤大，感恩圖報，一嚮親近英法，現在希特勒撕毀凡爾賽和約，捷克被同盟者犧牲，波蘭戰又不旋踵而亡，丹、挪、盧、比、荷相繼覆滅，以法蘭西世界第一等強國亦不過四十餘日而敗，他便不得不有幾分戒懼之心，在此蘇軍收復比薩拉比亞及布哥維拉之時，英又自顧不暇，於是羅馬尼亞之獨裁者安多尼斯哥夫，一脚踢開了英國的保證，立刻就投入了希特勒的懷抱，又在希氏仲裁之下，解決了羅馬尼亞三國的領土糾紛，於是希特勒於十月七日派遣七十萬大軍，兵不血刃的佔據了羅馬尼亞的油田，羅馬尼亞遂於十月八日宣告爲希特勒的附庸了。希氏進攻羅馬尼亞以後，巴爾幹和近東形勢頓時緊張起來，特別是希、保、南和土耳其等國，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概。在這種緊張局面中，英德兩國展開了激烈的外交戰，雙方都盡力拉攏蘇聯，使得蘇聯左右爲難，從十月十日起，至十月廿一止，十一日之間，鬭爭五次之多，英則想組成英、土、希、南四國共同防綫，以阻止希特勒向巴爾幹及近東進攻，希氏則企圖以用於羅馬尼亞者再用於希、土、南、即以威脅壓迫等方法把這幾國收入自己的囊中，再進而衝擊蘇聯士運河，以期腰斬大英帝國。

這時，希特勒正面要應付英國，側面要敷衍蘇聯，內部還要周旋墨索里尼。因爲墨索

里尼原來對奧大利就有野心，後爲希氏獨自吞去，雖因西班牙等問題，不得不自行讓步，其實並不甘心，在巴爾幹方面原想拆散協約，以自己爲主，將合匈牙利，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作成一道防綫，北則讓於希特勒，南則由於已有，地中海則視爲囊之內海，現希氏以七十師大軍佔領羅馬尼亞，東則威脅保加利亞，南則威脅南斯拉夫與希臘，這對於墨索里尼自然是一種莫大的侮辱，在此種情勢下，希墨本定十一月一日在僕倫納山陰會晤，以便當面解決一切，墨索里尼迫不及待，乃於十月二十八日晨三時向希臘的塞都斯山麓進攻，無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軍隊原來是銀樣蠟槍頭，不但不能攻下雅典，反而損兵折將，即阿爾巴尼亞亦岌岌可危，墨氏雖屢遭頓挫，希氏集中在東南歐一帶的七十師大軍却始終按兵不動，他一方面提防着蘇聯，一方面却拚命榨取被征服各國的人力物力，同時他又注視美國的態度，和其援助英國的程度，在這時期中，他還引誘保加利亞王鮑里斯至貝斯登伽，羅總理安多尼斯哥夫，南斯拉夫攝政保羅親王對維也納，西班牙外長孫納也跑去湊熱鬧，他的外交攻勢，無孔不入，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先後加入三國同盟，保南亦躍躍心動。

在此種情形之下，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舉行會議，解釋誤會，一方面在巴島採取外交攻勢，一方面以大兵援義，橫渡地中海，參加北非戰爭，並挑撥保加利亞向希臘要求通至愛琴海峽走廊，向保向南要求失地，希氏於二月十四日召開保羅南三國會談，同時大兵入保

，又德意與土耳其，於二月十八日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使其在戰爭發生以後嚴守中立。二月二十日向希提出和議，應速希臘與義結束戰爭。一切準備均已完成，希氏於二月二十三日在議會發表演說：「目下春季將至，亦即吾人相見戰場一較優劣之時將至矣。本人準備動員歐洲半壁江山之實力，與敵人一決雌雄」。二月二十六日北非援義德軍即與英軍接觸，英因抽調大軍援希，德遂連戰皆捷，最後竟奪得要塞班加西及多布魯克等城。三月一日保總理費路夫奉召赴維也納，正式加入三國公約，保又兵不血刃淪為希氏之附庸矣。

保既不戰而屈，希氏乃於翌日通知希臘，限期接受和平提議。三月十日以通牒交南斯拉夫，誘其加入三國公約，南總理本擬應召赴會正式加盟，忽接蘇聯照會，令勿加入軸心，遂臨時作罷，三月二十一日希氏向南提出最後通牒，南總理柴維柯維區不得已於三月二十五日於維也納正式加入三國公約。南國加入軸心後，舉國嘩然，曾受英國教育的比得幼主於二十六日宣佈親政，保錄親王出奔，柴維柯維區等被逮，全國動員，大兵開入邊境，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四月五日南蘇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希氏至此，已知欲希南投降完全失敗，遂於四月六日發表宣言，對希南宣戰。對希先取薩羅尼加，轉而西向，十八日展開奧林波斯山地大戰，英希軍敗潰，希總理自殺，二十三日希遷都克里特島。對南則與義軍夾擊，四月十日唆使克羅特族獨立，十二日南斯拉夫南路總司令被俘，南遷都塞拉熱窩

廿八日南軍節節失敗，德義會師，南王比得逃奔，南總理希摩維區亦棄國出亡，南遂被義羅保甸等國瓜分矣。

希臘邊都以後，戰爭仍不利，在厄七島及馬其頓之卓拉卡特魯將軍所率大軍完全被圍，不得已於四月二十四日投降，二十七日羅馬兵陷，五月十日希氏又以降落傘部隊進攻克里特島，二十四日希王喬治出亡埃及，希臘又告淪亡矣。

希特勒的陸軍到處勝利，海軍亦不示弱，除潛艇在大西洋上如「響尾蛇」一般攻擊英艦隊以外，復於五月二十四日以最新式主力艦「俾斯麥克」號在格陵蘭海外，擊沈英國世界第一艘名艦「胡特」號，當此艦沉沒以後，全世界爲之震驚，德則舉國若狂，海長率德大將狂言：「凡過英國及援助英國之輪艦，卽無條件將其擊沉」。英國如喪考妣，惱怒之餘，出動大小戰艦百艘，連日追捕，卒將「俾斯麥克」號擊沉之，垂危的海上霸權，遂得依舊保全。

當希特勒有事於巴島時，美國羅斯福總統積極援助英希，特使四出，威爾基、勞霞萬、賀甫金斯等絡繹於途，一九四一年一月哈里法克斯使美，羅氏態度更趨堅決，三月十一日軍火租借法案在兩院通過，更得有力的根據。巴島戰事結束以後，希氏於五月四日在國會發表演說，暗示戰事將延至一九四二年，並謂美國援英，徒勞無益。不過，他雖然那樣嘴強，其實還想以待張伯倫著待邱吉爾，對於英美，在和平的外交下，實行他的侵略，因

此，他的最親信的赫斯遂於五月十二日忽然奔英，據說是攜有和平條件的。六月一日美國英駐大使威南特忽然返國，外間謠傳，攜有希特勒的和平建議，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至今仍是無人知道。惟羅總統的態度非常堅寃，他於五月二十四日發表爐邊談話，稱希氏爲「流氓領袖」。到了六月十四日因「羅賓穆爾」號事件，除向德國正式抗議，並封存德義在美資金。二十日羅總統向國會提出咨文，又指希氏爲海盜。並謂德國洞嚇美國勿實行援英，美有海上自由航行權，決不屈服。

英軍自希臘失勢，退出克里特島，北非又節節潰敗，蘇彝士運河岌岌可危，希特勒又在伊拉克挑起反英運動，法之敘利亞亦態度不明，而伊朗、阿富汗、印度北部之第五縱隊大肆活躍，希氏若乘破竹之勢以東，土耳其固可傳檄而定，英亦不知所措手足矣，而希氏不此之圖，反而將大軍北調，欲與蘇聯爭一日之長短，於是英齊喘息擱會，北非戰爭趨於穩定，伊拉克亂事隨即戡平，敘利亞亦乘勢而奪到，中東遂又穩如泰山，而土之態度亦趨於堅寃矣。

希特勒原以反共起家，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其實同床異夢，並無親善可言。希氏侵波，剛下華沙，蘇聯大兵露刃，垂手而待半割波蘭，希氏以有事於英法，咽了一口氣，後來進兵羅馬尼亞，蘇又先得比薩拉比亞，希氏以巴島英之勢力甚大，又咽了一口氣，及至發動攻擊希南，蘇時時而勸保，時而保證土耳其，時而又與南訂

立互不侵犯條約，事事阻撓，處處爲難，希氏以大局未定，再晒了一口氣，現在巴島既定，英軍一時又無餘力反攻，一時可無後顧之憂，希氏乃大膽於六月二十二日統率芬羅兩國帶甲之士共計三百餘萬，戰綫南北延長兩千餘里，對蘇聯實施閃擊。開始趨重中路，係沿拿破崙進攻路綫，進攻明斯克，挫敗以後，即轉攻南北兩路，經過五月苦戰，在慘重損傷之下，中路奪取了古城斯摩凌斯克，北路奪取了波羅的海各小島，塔林及里加等地，進圍列甯格勒，南路侵佔了烏克蘭倉庫，基輔，卡爾科夫，邁這頓內次河，卒致圍攻莫斯科，蘇聯遷都雪比爾夫，南北西三路進攻，離蘇京僅三十里，莫斯科終日在彈雨中，史達林苦守危城，運籌一切，誓不屈服，烏拉山以東新練赴援之師，源源而至，時屆隆冬，北地苦寒，「雪滿藍關馬不前」，希特勒之技窮矣，在混兵折將之餘，希氏乃扶病邁回柏林。戈培爾則於十二月九日廣播，宣佈東戰場戰事結束，隨又宣佈德軍裝配不足。十二月二十二日希氏下令罷免陸軍總司令勃魯齊區及東路總司令勃克之職，自兼陸軍總司令，並發表告將士書，宣言東戰場因冬令已臨，戰事結束，以待來春再行發動，並認爲倭寇在遠東勝利，爲其最大轉捩，他的「無難事」的部伍，遂不得不狼狽從東綫潰敗而歸矣，春風已至，吾人拭目以觀北春季之盛業。

希特勒的侵略計劃，完全出自希斯活佛，對於遠東也是如此。希斯活佛素以反對威廉第二「黃禍」之說聞名，他對於日本一嚮具有野心。因此，希特勒執政以後，對日特別表

示親善。其實德國因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完全失去了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與中國的一切權利。直到一九三六年，德國在東方的資產而直達於零。但是德國和中國的關係過去原來是友好的，因為這兩個國互相欽佩文化的成就，而德國對於中國，科學，專門技術，軍事與警察組織，空軍，都有許多貢獻。而且兩國貿易繁昌，一九三五平，德國在中國進口貿易中，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代替英國而居第三位。

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中間，德國與中國，或者與日本的關係，從外表看來，似乎是很混亂，或者甚至不合邏輯的，但是實際並不然，要瞭解他們的無形中的明確的一貫性，必須研究其中的兩國因素：

第一：納粹黨綱上規定，為了一切實際目的，無論受到任何損失，對外總以政治第一，經濟第二。

第二：還是很必需的。假設德國和日本保持像一朵盛開的花的關係，那麼，他和中國必須保持像一朵含苞未放的花的關係，要對德國和這兩個亞洲強國的關係加以觀察，就一定可以看出，德國每次向日本結合友誼的步驟之後，平常都隨着就對於中國有些遷就。

德國爲了使日本更能願從他的政治願望，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和日本，僞滿簽訂一個物物交換貿易協定。因此，中德關係幾接近于決裂之點，那個時候，中德關係僅由那能幹的德大使陶德曼個人來維持，他保證這個商務協定並沒有政治的含義，來緩和中國

國政府。

幾個月後，日本和德國批准了反共協定，這個協定一公佈，在中國發生的反應非常的壞，所以不久之後，希特勒的一個私人副官萊奧諾將軍（General Von Reichenau）和德國軍政部控制下的哈爾濱（Harbin）實業公司的總理克萊因先生（Hans Klein），立刻奉命到南京去見 蔣委員長致辭，並且提議道，要成立一個於中國完全有利的經濟協定。

但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偽滿國務總理和德國商業代表團，却在長春，重行說明那剛批准的貿易協定的政治性。

十一月，德國政府批准了奧托·烏爾夫（Otto Wolff）公司對偽滿的機器借款（該公司從前曾與中國政府簽訂三個鐵鑛借款合同）。同時，克萊因先生回到中國，這時期，他幫助中國政府，改組財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裏，陶德曼和日本的和平條件提出于 蔣委員長，但這個調停，由於中國抗戰意志的堅決，並沒有成功。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希特勒在國會演說中，宣佈了承認偽滿。僅僅兩天以前，而陶德曼曾經在柏林詢問外交部，是否有承認偽滿之意，柏林外交部正式通知他，關於這個問題尚未會討論過，所以未可逆料。

德國與日本和中國的關係的進行，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德國和偽滿簽訂一個友好條約時，是更澄清了。不久之後，德國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七月間，在中國的德國軍事

顧問，在若不服從希特勒的命令，即將受到報復手段的威脅下，終于回國去了。實際上，希特勒曾頒發三次命令召回這些軍事顧問。前兩次命令是被親近中國的外交人員攔截起來，直到最後一次是再也不能阻礙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德國和偽滿洲國根據蘇德兩國原則，又簽訂一個商業條約。但是，在同一時期，德國又向我國民政府作外交的活動，而又訂定一個新的貿易協定——雖然比較無甚重要的意義。從那時起直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日軍事同盟公布的中間，德國沒有進行重要的步驟。

日本會屢次提議德國收復德從前在青島的租借地，但是這個提議被德國鄭重拒絕了。因為德國和中國關係中最有利的一點，就是德國在中國并無任何特殊權利。同時，他也不願意受日本人之惠，據着一九三九年初路透社的一個消息，日本甚至進一步的建議德國收回加羅林羣島（Caroline Islands）（該島位于北太平洋，為德國前殖民地，第一次大戰後國際委任日本流治）而德國從來沒有否認這個消息。

回頭來說，日本親軸心政策的結果，是並沒有沾到甚麼便宜。它用柏林條約去要脅英美的策略屢次失敗，而德國除了關於經濟範圍內的很少事情而外，幾乎全不採取日本的意見，尤其關於蘇德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及蘇德開戰兩件事，使得日本幾乎不能自立，因此平沼與近衛兩內閣不得不辭職以謝國人。

希特勒視日本如小兒，需要他時，給點糖果，不需要時，則置之不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於防共協定，攻蘇之於蘇倭友好條約，無不如此。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發動攻蘇，需要日本在遠東牽制蘇聯的西伯利亞大軍，竟不顧中德過去僅有的友情，於七月一日與義羅同時承認南京汪逆傀儡政府，我外部發表嚴正聲明，斥其背義。迄至攻蘇半年，損兵折將，莫斯科仍固若湯池，他欲挽回自己的頹勢，遂命令其鷹犬威特曼及斯塔馬等峻使東條，在美倭談判之下，忽然於十二月七日發動海上閃擊，英美於驚駭之餘，相繼對倭德義宣戰，我國為求民主國家之最後勝利，亦於十二月九日與德義倭宣戰，從此這個流氓領袖——希特勒，不僅是英美人之敵，亦為我中華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公敵了。

一九四二年到了，春光雪霽，流氓領袖又將策動其所謂春季攻勢，據倫敦三月九日合衆電：「希特勒已抵基輔，建立春季攻勢之司令部，屆時希特勒將使用軸心軍隊五百萬人。」五百萬軍隊為數不少，曠之拿破崙更足自雄矣，惟愛爾巴島與聖海倫島咫尺在望，久望流氓領袖歸來，流氓領袖其有意乎？

殘暴的海盜——戈林

一九四一年春間一個夜晚，在賽爾特德國海軍飛機根據地的上空，英國飛機擲下很多東西，其中有一雙鞋子，那是由一位英國青年射手投下來的，上面還附了一張字條：『這是特爲你們的元首亞多夫預備的……他將穿着這雙鞋亡命，直要把牠穿破。』

英國人所開的大玩笑當然太過於誇張，因爲希特勒雖則有一天也許需要鞋子穿着亡命，但他現在還是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德國的空軍實力，由於過去加緊擴充的結果，現已達到這種目的，這可於英國空軍統帥郭賽所發表的談話中見其端倪。據他觀察，現在英德二國作戰恰如鬥拳者，彼此估量着對方的實力。最近他又說：『城市和工業中心也將遭受轟炸；我們自然要採取攻勢以爲報復。』

從他這句話中，顯然可以看出英國雖遭受德國空軍猛烈的轟炸。同時，我們還可以從這句話看出，由德國戈林將軍所苦心創辦，訓練，統率的那枝空軍實力仍然比皇家空軍來得強。

赫爾曼，戈林 Hermann, W. Göring 生於一八九二年一月十二日，現年四十九歲，是一個巴瓦利亞的一個外交家的兒子，父親做過西南非的總督，所以從小就受了很好的教育

。他曾組織納粹黨的祕密警察隊，創設集中營，並會銜面無情地把施萊徹夫人予以槍決，因為她的丈夫——一般相信他與國會縱火案及其後的清黨運動有關——被捕時，她曾予以反抗。遠在此次歐戰開始以前，他即誇過海口：「只消一道命令，死神即降臨到敵人的頭上，祇消迅速的一擊，敵人即可全部崩潰。」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他的空軍出動炸轟波蘭前數小時，戈林曾向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說：「假如德國和英國開戰，我的空軍只炸軍事目標。」聰明的英大使回答他說：「因為近代飛機飛行速度和高度，即使投向軍事目標的炸彈也會很容易落到倫敦平民住宅區。」他並說：「假如戈林的這種禮品落到我的頭上，我一定予以抗議。」戈林的答語妙極了，他說：「假如這種情事發生，我將特派一架飛機在漢德森爵士舉行葬禮時去獻花園。」

漢德森爵士在他所著的使德回憶錄中，曾有一章專門論評戈林，上面記着戈林有一次告訴他說：「英國人喫虧處是他太『渾厚』了」。漢德森爵士對於戈林的忠於希特勒，以及他治事的才能，作事的勇敢，對人的豪俠精神等備極稱道；而最欣賞的則為他的爽直無欺的個性。此外，他對戈林在一九三八年堅主和平一節亦深致贊美，以為假如在一九三九年他敢於與希特勒力爭，也許還能做到這一點。在結語時，漢德森爵士發現了他是一個典型的殘暴的海盜；但他具有某些令人贊美的特質，所以我們必須坦白地承認，就我本人言，我是的確相當喜歡他。」

凡與戈林會過面的外國人，對於他都留有極佳的印象。因此，他爲德國盡了極大的忠。李賓特羅甫（戈林最恨他）雖使德蘇邦交龢睦，但與義大利的關係則原先並不怎樣良好，而使德國與墨索里尼的交涉辦得順利的則爲戈林之功（戈林且以義外相齊亞諾之名命其女之名爲蒼達，齊亞諾）。中立國家的外交家甯願與戈林談話，而不願聽希特勒冗長的演說。英國外交部也常常覺得他比較聽話些，所以當談到希特勒如果下台而成立德國新政府時，則以舍戈林莫屬。

在目前，戈林的兩隻堅實的臂膀，有很多理由可以證明他是納粹政權的最強有力的支柱。德國的陸軍也很尊敬他，因爲他是一個軍人，他們常稱他爲「我們的赫爾曼」因爲德國陸軍本身沒有卓越的領袖，所以他們不但視戈林爲他們精神上的領袖，並把他作爲溝通陸軍與莫測高深的希特勒之間的一座橋樑。

希特勒是納粹黨的領袖，而赫斯則爲黨的主要組織者。戈林和赫斯是朋友，一致反對希姆萊，李賓特羅甫，戈培爾，及其他納粹左傾份子。最使他們兩個不能忘懷的，則是希特勒曾指定戈林爲他的繼承人，而以赫斯爲戈林的繼承人一事。

希特勒得力於希姆萊所組織的祕密警察甚多。但慕尼黑酒店的炸彈案證明：假如戈林沒有他自己的密探以偵察希姆萊的密探的行動，則希姆萊會把他的祕密警察很容易地用到相反的目的上去。最重要的，戈林是德國人民所最瞭解最愛戴的一位納粹領袖。他們以一

種莫明其妙的態度來崇拜希特勒，但他們則衷心地愛戴戈林，而稱他稱爲「我們的赫爾曼」。

在德國人看來，戈林之爲人，再適合他們的口味沒有了。他們喜歡遊獵，而戈林則是德國的「狩獵大師」，營居於廣袤十萬英畝的獵場上，把從冰島輸入進來的獵鷹拿來作中世紀時代的遊獵把戲。他在柏林的官邸後面花園中打網球，頭上帶着髮網，以免他紅色的長髮從禿頂的地方滑下去。他常戴着皮帽滑冰；穿着各式服裝騎馬。他在遊玩時都攝有照片，惟在游泳時則例外。因爲他自己感覺到他的乳膠太發達，所以當他和他的太太在波羅的海海濱洗浴時，禁止客人參加。但他對於客人的其他行動，則一任其自然，毫不吹求，他可以讓他所有的客人與他的小獅子嬉耍，並且到別墅去的上等客人，還可以參觀他的得獎的牛種。

戈林是一個最愛佩戴各種徽章的人，他常穿着華麗的制服，上面佩着很多的徽章，這成爲國內外人士談話的笑料。他的行爲狂放不羈。他的第二個妻子愛密，萊耐曼原是一個維也納戲院的女戲子，是他把她贖身出來的。他使她飄着長裙，以增加其豔麗，並飾以希臘商人所能爲他羅致來的最大的珍珠。因此，戈林的用費很大，但向來沒有人注意到他從那裏得來的這許多錢。

對於好飲酒的德國人，戈林也是一個可愛的人。他除了愛喝香檳酒，法國葡萄酒，德

國白葡萄酒，威士忌酒，白蘭地，及其他多種酒外，喝起啤酒來，總是用大杯痛飲。當他挾着一抱酒瓶，醉眼惺忪時，常常不分皂白地愛把身邊的女性抓過來隨意的玩弄。

德國人喜歡大喫大喝，因為在戰時，他們不能痛快地喫東西，所以讓戈林來替他們代表了。他常一打一打地把乳酪餅喫下去；瑞士來的食物，不管多大份，總是一掃而光；在喫飯時，他常把袖子和上衣弄得很醜。他常指着他的便便大腹叫着說：『看看我吧！爲了國家，我已消瘦了很多磅了。你們少喫一點東西，爲什麼還要叫饑呢？』可是他自己和他的人民都很清楚他一九三九年之所以消瘦了四十磅（自二百七十磅減到二百三十磅），乃是爲縱慾過度，而非爲了國家。

戈林之享受慾之所以如此強盛？或許是生理上的關係，但也許是爲了過去數年生活太苦而思有以取償於現在吧，的確，他那暴戾的靈氣一大半是在第一次歐戰時養成的；在他還是一個隱伏的革命者時，他憎恨「猶太人的共和國」。戈林是兩綫無戰事的著者雷馬克氏所描寫的那一個德國失敗時代中的產物，這比說希特勒，戈培爾，或已放的羅姆是同時代的產物更來得恰當些，因爲他們多少有些反常現象。

當第一次歐戰開始時，戈林才二十一歲，時爲步兵中尉，因患筋骨麻痺症而入醫院。他生於巴威，爲某曾任非洲殖民地官吏之第九個兒子，曾受教育於卡爾新魯厄城中士官大學。他離開醫院後，未再回到他的部隊，却跑到離丹穆斯達不遠的斯特勒飛行場去，愉快

地承認他是一個逃兵，現在願意學習飛行。在一九一五年的秋間，他得了飛行許可證。

戈林是一個天生的飛行戰鬥員——思想靈活，有機智，兇悍，據說他曾對於一位機關槍發生了毛病的敵人飛行員輕輕放過，不予射殺，這在現在尚德國仍播為美談；他有一次擊落三十六架敵機的記錄。他曾得到鐵十字勳章，那是德國獎勵功勳的最尊貴的徽章。在一九一五年，他受了傷，然而他却違背了返回後方飛行站報告的命令，而一直飛到前綫去。戈林在他的隊長死後，便昇為出名的 *Chap* 大隊的隊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當局命令戈林把他所統率的一隊飛機向前進的美國軍隊投降，但他却又第三次反抗了命令，把機隊開到丹穆斯達去。結果，一部份飛機離開大隊被迫在曼亥謨降落，上面的飛行人員立即被捕入獄。戈林於是用電報發了一道哀的美敦書給在曼亥謨的軍事當局，要求他在一小時內把他的同志放出來，否則，他便將曼亥謨炸為平地。果然，他的同志被釋放出來，可是在數日後，戈林便離開了 *Chap* 大隊而逃亡到瑞典去了。在那裏他曾幹過各種行道。他曾為機械師，曾為小工，亦曾担任過商務航空公司的駕駛員。有一次他和瑞典的探險家魯森伯爵一同飛回伯爵在現克爾斯台得的城堡；在那裏，他會見了魯森伯爵的小姨卡雷因，與她一見傾心，遂發生了戀愛。後來她和丈夫離了婚，在一九二〇年嫁了戈林。

他的妻子小有積蓄，因此她和戈林得以跑到慕尼黑，在那裏，這位未來的德國四年計劃的領袖入了那裏的大學，專攻經濟學。但他却很少去聽講，也不參加考試，而愛去聽希

特勒演講。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慕尼黑那次事變中，戈林率領着衝鋒隊打前鋒，後面跟着魯登道夫和希特勒，當褐衫軍快走近市政府時，迎面槍彈如雨，結果死十四人；希特勒平臥在地上，肩膀脫了節；戈林也臥倒在地，腿部受了傷。惟老人魯登道夫則仍隻身衝上前去，直到彈盡被捕。

後來，朋友們設法把戈林「偷運」到奧大利，他的妻子卡蕾因雖然病了，但仍陪他同去。希特勒則成階下囚，在獄中寫了他那有名的「我的奮鬥」，可是這時戈林也確已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了。在義大利他想煽動法西斯黨人信仰納粹主義，但結果未能得到墨索里尼的歡心。回到瑞典後，他染上了嗎啡癮（這也許是戰時飛行需要刺激時種下的根），遂進了精神病院。給他看病的治療精神病的專家診斷他所患的是一種「極端危險的歇斯底里病」。

在一九二六年大赦後一年，戈林又回到慕尼黑，但這次他妻子沒有跟他，因她的資財已耗盡了。再過一年，他又把衝鋒隊重新組織起來。一九二八年，被選為國會中第一屆十二位納粹代表之一。在一九三〇年，國會中納粹代表佔一百零八席，以戈林為領袖。

一九三一年十月他的妻子卡蕾因臥病於斯托霍木，戈林伴她於病榻之側。可是當她彌留時，忽然接到希特勒一封電報，說興登堡總理要召見他，叫他趕快去。當戈林到達柏林之時，卡蕾因逝世的噩耗已經傳到了。兩年以後，當希特勒就任德國元首，而以戈林為普

魯士的總理時，他爲他的妻子建了一座卡蕾因紀念堂，用國葬的儀式把她安葬在那裏。在舉行葬禮時，希特勒和他並肩送葬。

自從衝鋒隊肅清了所有的納粹的敵人而於一九三三年確立了納粹政權以後，戈林便捨棄了從前担任巷戰中鬥士的職責，而躍登於政治舞台之上，變爲行政官和政治家了。希特勒最初的擁護者很多，但能功成名遂者僅戈林一人而已。雖則他沒有担擋外交上的職責，但他是得以參與希特勒外交政策的機宜的。戈林希望有一天和俄國作戰。在此次戰爭爆發前，關於德國的外交政策，戈林曾經這樣坦白地表示過：德國應該統治整個歐洲大陸，而讓不列顛帝國統治海洋，這種意見直到現在英國還有許多大人物相信着。

在推行四年計劃的時候，戈林發揮了他的政治才能。他看出了德國必須施行計劃經濟，以謀自足自給，於是命令他的屬下去計劃如何來推行這種政策。他曾收攬了最能幹的人才到他的經濟部裏去，讓他們起草各種計劃，供其採擇。有一時期，他以沙赫特博士担任這種職責，後來又以更急進的芬克博士來代替他。戈林想把掌管德國國際貿易的沙赫特撤換了，易以更能幹的人物，但這是一種困難的工作；可是他終於找到了一位能言善辯的卡爾博士，那時這位卡爾博士正在布加勒斯特，企圖商談更多的油和食物從羅馬尼亞輸入到德國去。

戈林以一身而兼數要職，他是一個戰場大元帥，最高國防會的首席，一九三六年以來

納粹四年計劃的總裁，普魯士的總理，德國國會議長，空軍部長，德國空軍總司令，但他最關切的仍爲空軍部。他不但是空軍部長，而且爲全德國的空軍總司令，他的確有資格榮膺這種頭銜，因爲德國空軍是由他一手建設起來的；在僅僅兩年的短時期內，他使德國空軍從毫不足道而變爲現在歐陸天空的盟主。他的空軍完全是在「航空聯合會」和「空防聯合會」等團體的掩蔽之下，暗地裏建立起來的。他把各商業航空工業予以改組，以製造很容易改爲軍用的商用運輸機。在一九三五年後，這些運輸機都變爲轟炸機和戰鬥機，而「航空聯合會」的會員都穿上制服一變而爲駕駛員和射手了。

自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與英法宣戰以來，戈林統率他的空軍在西班牙閃擊，一九四〇年四月間採取攻勢不兩月攻破馬奇諾防綫，法國屈降，八月間每日以飛機二千餘架閃擊英倫，戈林亦曾親駕飛機指揮作戰，英竭全力應戰，戈氏終無如之何，歸於失敗。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攻下克里特島，即擬攻蘇，傳聞戈林一反昔日之道，竟堅持反對，有被希特勒閉禁之說，但至今未曾證實。希氏攻蘇半年，離莫斯科僅三十里，因氣候過寒，遭受頓挫，陸軍總司令勃魯區撤職，戈林又有被禁之說；但據德國聲明，他仍在冰天雪地中指揮空軍作戰。隆冬已過，希特勒將策動一九四二年之春季攻勢，戈林僕僕柏林羅馬之間，又增加一番忙碌矣。

酒店推銷員——李賓特洛甫

李賓特洛甫 Ribentrop 以一八九三年生於萊茵河上的魏賽爾城，父親是一位軍官，母親是一個普通的女性。他曾就學於特茲高等學校，因為對提琴與語文學具有特殊天才，學校便資送他到瑞士研究語文學。十六歲時因為同家庭發生衝突，遂自謀生路。他當時辭心新大陸，於一九一〇年離德赴波士頓，後來又轉到加拿大。

他在渥太華住了四年，做過投稿員，辦事員，建築師副手，並在出口貿易公司當過職員。因為他的外國文還不錯，每星期可獲薪金十元，他頗以此自豪。

即在此時，他已愛出風頭。他參加了渥太華一個辯論會，每次開會時他必講演一次。有一次辯論的題目是「英國會向德國開戰麼？」他認為英國不會，並且強調地說：「英國太懶惰，太繁榮，決不致和一個精壯力強的國家開戰。」可是英國却正式對德宣戰，弄得他莫明其妙，在街上到處亂吼，值到最後被人趕走。他於是潛至荷蘭，由荷蘭回到柏林。由於他過去的教育和他當時正在前綫作戰的父親的說情，他被派到第十二騎兵隊去受訓。六個月後，就被調至西綫參加戰役。他曾兩度立功，得過鐵十字勳章（二級的）；後來又奉派至土耳其進行秘密工作。這時土耳其的大酒店皆為間諜活動中心，他的主要任務便是

出入於此種酒店之間。他在這上面所花的金錢，政府不加限制，由他盡量揮霍。他因此認識了各國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女。他最會勾引女人，許多女人都禁不住他的誘惑，中了他的圈套。她們固常常使他陷於困境，可是他却因此從她們口中採得了不少有用的消息；至於他自己却能守口如瓶，不管香檳酒喝了多少，他都不會透出半句秘密。

一九一八年他加入德國軍事特派團，出席凡爾塞會議。凡爾塞條約簽訂之後，他無事可為，經友人介紹，入名酒廠波馬利公司為推銷員。因為該公司的出產早已全國聞名，所以他推銷起來毫不費力，只須向各國大酒店旅館接洽一下，交易就可成功。戰後的德國，夜總會像雨後春筍般地在各處設立起來，一般發國難財的都把他們從血腥中賺來的錢盡量揮霍。在這種瘋狂的情形下。他當然可以大做其生意了。

他有許多次結婚的機會，可是他不要感情埋沒了他的理智，他也確曾愛上過幾個女人，不過沒有金錢的女人終不能完全打動他的心。

有一次他因事赴哥羅那，碰見了萊茵大香檳酒商奧圖。享克爾和他的交際花的漂亮女兒安娜麗。享克爾對李賓特洛甫推銷法國酒，頗為不滿，總說他「太不愛國了！」可是李賓特洛甫對他的話毫不理會，一心意在他的女兒身上打主意。安娜麗漂亮，將來且有一筆大遺產。第二天老頭兒出去的時候，李賓特洛甫便去見她。安娜麗立刻被他迷住。她看出李賓特洛甫這小子像她自己一樣頗有生意門檻。於是他們就以做買賣的方式開始了他們的

戀愛。父親不表贊成，對他女兒說：「他雖然會說會講，究竟是一個爆發戶，」聰明的女兒回答道：「何妨在生意上試試他呢！」

父親覺得這主張也不壞，便以他公司中的出口部主任一職給李賓特洛甫，他馬上接受了。

第二星期李賓特洛甫便到了倫敦，把大量德國酒售給了倫敦夜總會。後來又到巴黎，銷路也不錯。於是亨克爾讓酒公司的出品銷路激增。李賓特洛甫的本領消滅了老頭兒的偏見，這兩口子便在一九二〇七月二十日結婚了。第二年生了長子盧道爾夫，第三年生了一個女兒叫倍廷，長得很不錯。在一九二〇年之前，李賓特洛甫的活動完全是集中在太太和生意方面。

因為他的事業成功，他的岳父便邀他入夥，做了釀酒公司的股東。不過以前李賓特洛甫僅是一個平民，沒有貴族的頭銜，所以李太太的親朋常常把李賓特洛甫視為「非我族類」，弄得她心裏頗為不適，雖然她非常地愛他。不過李賓特洛甫有一位舅娘有「馮」(Von)的貴族頭銜。於是李賓特洛甫極力奉承這位貴戚，送了她許多禮物的，拜她做乾娘。一九二六年這位貴婦人死後，香檳酒商便搖身一變而為「馮」李賓特洛甫了。丈夫的姓名冠上了這樣一個令人着魔的字，可就使太太的幸福之杯滿盛了。

這時候李賓特洛甫偕太太至柏林，設法加入了一個有名的高等人物的集團，這裏的團

員，對於納粹與其出身微賤的領袖希特勒非常看不起。李賓特洛甫在這一點上，也與他們一致。

一九二九年，李賓特洛甫和羅姆隊長（按卽納粹前褐衫軍隊長，在「六·三」政變時爲希特勒所殺。羅姆好男色，被殺前一剎那尙與戀童在室中取樂。）有過一次會談，這次會談具有很重大的影響。羅姆與李賓特洛甫的相識，是在第一次歐戰後二人都在陸軍部供職的時候。羅姆當時要求李賓特洛甫替納粹做一點活動，因爲他認識魯爾區的許多大亨。李賓特洛甫現在身爲貴族。豈肯和這般流氓們打交道，所以他拒絕了羅姆的請求，羅姆微微地笑了。他使李賓特洛甫明白，希特勒不過是現在尙在奮鬥中的納粹黨的臨時領袖而已，等到納粹當權後，還不是軍部人物作領袖嗎？希特勒曾經表示時機一旦成熟，他便下台的。

後來羅姆把李賓特洛甫說服了，覺得納粹前途頗有希望，於是羅姆替他們約定了一個會面的日期，地點就是李賓特洛甫現在的公館，不過現在已重建過，比以前更爲壯麗，更爲考究。

李太太一見了希特勒，便對他發生好感。李賓特洛甫對於這位人民領袖的粗魯舉止雖然很不喜歡，可是他的太太却勸他到魯爾區域去活動活動。不過李賓特洛甫之所以同意，主要還是爲了與羅姆私誼的原故。起先他的活動是隨隨便便的，不很起勁，可是納粹漸漸

得勢，大有奪取政權之勢，因此李賓特洛甫才改變了態度。他警告他的朋友們說：「如果他們想保全他們的財產，使其不為納粹暴徒所沒收，那末最好還是同希特勒妥協。」

同時，爲了保全他自己的事業，他變成澈底的納粹，不過他這時還是一個祕密黨員。他同希特勒講了條件，要希特勒答應不侵犯他的事業，同時他也應允替納粹盡力，取得他的商界友人的贊助。他的成功超出了希特勒的意料，在他自己的心中，產生了一個巨大的期望。

他又成爲希特勒與巴本兩位政敵之間的調人，不過第一次的努力失敗了。希特勒當時正是大權在握，但是巴本用了詭計使他喪失了國會議長的位置。當時柏林全市都預料納粹會以武力奪取政權，可是希特勒却垂頭喪氣，無所動作。他這消極的態度使他失去了數百萬選舉人的擁護。大企業家也害怕了，相率中止經濟援助，納粹運動大有整個崩潰之勢，在千鈞一髮之時，李賓特洛甫與其他納粹要人在中央黨部舉行會議。戈林與戈培爾均現失望之神情，希特勒獨處一室，說他甯願自殺，亦不願遭遇失敗。這時李賓特洛甫對大家說：「讓我同他談一談。」

他二人之間究竟談了些什麼，誰也不知道，大家只聽見李賓特洛甫吹牛，說他以催眠術恢復了袖領的信念。就是他第二天的行動，知道的人也不多。他親自跑到柏林，同巴本密談數小時，結果將巴本說讓步了。他們二人共同去見老頭子與登堡，與登堡末後也答應

讓希特勒入閣。當這消息用電話傳到希特勒耳中時，據戈培爾說：「納粹歡喜得瘋狂了起來，希特勒也成了一個嶄新的人。」

自那時起，李賓特洛甫的事業青雲直上。一九三三年，他當選為議員，後來希特勒又委他做外交專使，他的面前展開着新的事業，他像着了魔似的從事於他的事業，他以納粹秘密使者的資格，走遍歐洲各國，採取各國的態度，以最動聽的言詞宣傳納粹的主張，用盡其聰明消滅他國的疑慮，喝望和平的歐洲，遂輕信了他的謊言讒語。

李賓特洛甫在委任駐英大使以前，曾任納粹軍縮代表團的領袖（他的重要的工作是引誘別的國家對軍備不作任何的進展，而希特勒則在暗中盡量重整軍備），後又任駐日內瓦的專使。

他抵達倫敦時採取一種肆無忌憚的外交家姿態，他的無恥的謊言讒語真是應有盡有。他穿的是褐衫圓的制服，見到每個人開口第一句便是「希特勒萬歲」（按此為納粹黨的見面禮）。當他在白銀漢宮第一次覲見英王時，他也大胆地說「希特勒萬歲」，並祇行納粹的舉手禮，而英王却是穿上帝國海軍制服接見他的。幾天後他見到英王，又說出這樣一句，不過音調較低一點而已，他每次參加宴會，老是這樣做的。

英國人認為：「這是無可理喻的唐突。」

李賓特洛甫野心勃勃，現在黨中活動次於元首的地位。他所受到的阻礙是柏林這一般

「粗傢伙」認爲他是舊派的一員，對納粹主義是假意的。

他在英國行納粹禮，是他的計劃的一部份，想取得德國納粹黨費的擁護。這計劃非常成功，即所謂「粗傢伙」們都高興起來，大聲叫着：「李賓特洛甫真是我們的好漢」。至於希特勒呢，則因這傀儡的表演而心花怒放，於是設法委他爲外交部長，使他的地位高於前外長牛賴特。

他在倫敦幹了許多無聊的勾當，他以「Hehr李賓特洛甫」著稱，（Hehr一字爲德文先生之意，目前歐美人士用之則含有諷刺之意）最後希特勒只得將他召回。回到柏林以後，他住在他重新改建過的新居，希特勒每星期要看他三次，他是最初認識希特勒的，那時希特勒還有無名的伍長時代。

有一件事揭露出來是有趣的，即在李賓特洛甫在「神祕學徒時代」，他和他的太太代希特勒化裝，使希特勒在社會上發樣一點的事。在這位外交名家來替他化裝前，希特勒一點不知這在社交上怎樣使用刀叉。正如在一個慕尼黑黑演員未教他如何說應酬話之前，他不知道演講一樣。

然而李賓特洛甫之高攀希特勒，並不一定是幸福。他已燃起他的勃勃的野心，勢成騎虎了。他是得不到休息的，他的工作是不會停止的。

李賓特洛甫是不敢睡眠的，除非讓個黑衫衛士守在他的臥室前面，及由兩個黑衫衛士

守在他的奢華的公館的屋頂。他沒有一大羣秘書與打字員跟隨着他不敢在外面走，因為有了他們可以掩飾這個事實：他們中有四個武裝的便衣隊。在達倫，雖然他的權大，那普魯士的老世家都逃避他，有如逃避瘟疫一般。他所做的卑鄙的事太多了，他們不能對他表示好感。

自從他高攀希特勒以來，真正可以說他是出賣了他的靈魂。今日希特勒稱他爲「Jo」(一個親密的稱呼)，認爲他是「德國有史以來的最偉大政治家」。當希特勒在公共場所爲「Jo」捧場時，李賓特洛甫感激得流淚，那是頭等僞君子之淚。希特勒每次哭，他總是跟着哭，因爲希特勒歡喜他的朋友也有「軟弱的時候」。這僞君子的態度全德國人都知道，他對其他的人是趾高氣揚，而對希特勒則極盡搖尾乞憐之態。

跛足小丑——戈培爾

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 生於一八九八年，現在是四十四歲了。身體矮小，形容古怪，跛一足。他出身於一個貧窮的世家，幼年時由一個天主教的團體供給他讀書，否則他決不能受到大學教育。天主教的神父們，對於他們這一早慧的小學生，極為照顧愛護，但戈培爾之所以為戈培爾，後來便要使他們向他屈膝了。憶昔當年，他曾乞求他們的援助，因而要接受「他們的」教條；同樣的，在今日之下，他便強迫他們去接受「他的」命令，這便是他小小靈魂的安慰。

在海代爾堡大學時，戈培爾曾受教於著名學者剛多爾夫（Gundolf）先生，偏趕上這位先生是個猶太人，正和民主派的 Berliner Tageblatt 報的編輯們一樣（戈培爾畢業後曾在該報編輯部作過一名小職員）。這樣，無怪他永遠痛恨猶太人了，因為他所感受的種種不如人之感，祇有對一些看顧他的人們加以報仇意念，纔能使他少雪此憤。

有一時期，戈培爾却是在不重要的職位之間旋轉，但於一九二四年頃，希特勒以前的老納粹黨人斯特萊沙（Gregor Strasser）「發現」了他，並付以掃蕩紅色柏林為國社主義開路的使命。那時納粹運動不過是一種叛亂——這恰合這個「小壞蛋」的口胃，本來他

的內心願望，祇是要對一些生命力強壯優美的人們報仇，因為他體格上的缺憾，太使他羞愧難當了。他特別懷恨天主教徒，新聞記者，猶太人，以及女人。他第一次求婚的成功，是他擁有政治權力的直接結果，而他不能饒恕在這以前輕視他的女人們。

逐漸的，招集了一些柏林的政治流氓，後來又發現了漂亮的女人馬格達（Magda Goebbels），這女人在他認為值得追求。馬格達是一個豪富的工業家之妻，是一個藍眼睛金頭髮的純阿利安人種，可是美中不足的她的母親的從前的丈夫，却有一個引人不快的猶太人的名子——福萊德蘭德（Friedlander）。然而這並未能使戈培爾洩氣，幾乎在他一九三三年，就任宣傳部長之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馬格達的丈夫送到集中營裏去。自然他不久以後便得釋放出來，但自後他似乎不再反對和他太太離婚了，並隨即支付五萬鎊的離婚費給馬格達。這五萬鎊的數目，應當具有很奇異的生產力的，因為據 Knickerbocker 先生所述，戈培爾夫婦現有國外投資七十七萬鎊之巨。

戈培爾太太和他第一個丈夫生有一子，這孩子曾經時常和他母親在一起，但自她第二次結婚後一年生有一女後，這孩子便不常出現了。現在戈培爾夫婦有三個孩子：羅拉（Lara）李斯勞特（Liselotte）卡爾（Karl）這些子女在德國的內政政策上很有一些顯著的影響，因為希特勒很喜歡小孩子，並且特別喜歡羅拉這個孩子。這件事似乎被戈培爾很巧妙地運用着，當戈培爾最先覺得他的榮寵有些衰落時，他便把他的夫人和三個孩子先送到

希特勒的住所去，等到幾天以後戈培爾再來的時候，希特勒便顯然不再追究他的過失了。說來似乎奇怪，這位戈培爾，是一結實的納粹智識分子，這一燦爛的能說會道的學究，確是瘋狂的在尋求權力，尤其是要尋求對付女人的權力。在「肅清」德國電影之時，他，不得他太太對德國的好萊塢明星有如何的好感，而戈林與軍人方面竟先他一步幹起來，以致使他的「大權旁落」了。現在一般人都稱他為德國好萊塢的罪羊——一個諱號。

他有一件逸事，便是和捷克明星巴落瓦（Lydia Burva）的故事，先是戈林把她主演一個片子查封了。以後戈培爾又把他和巴落瓦的福羅利許（Gustava Fruehlich）逮捕起來。戈林却以對抗的手段把福羅利許釋放了。福羅利許因有戈林的背景，竟致起而反抗戈培爾。這使戈培爾大丟其臉，幾天以後，不知道怎麼，巴落瓦的住宅竟致失火了，這一件事柏林早已傳為一件笑柄。

總括一句話來說，這位宣傳部長最近已大非昔比了。看不出這位不倦的矮小演說家，竟能在同一天晚上，出席十個不同團體去演說，而指揮納粹的宣傳，更得到意外的成功。但他之所以「完結」，並不在他本身有什麼缺點，乃是因為戰爭不適合於這位戈培爾博士的胃口。

如果戈培爾已被玩弄得徹職，乃是因為他有一個反叛感的緣故。他確實表示得太趨極端，竟致承認他倘若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便會變成共產黨的。他曾兩次趨向於左傾太甚：

一次和斯特萊沙，一次和羅姆（Rohm）。然而每一次他都以出賣朋友的辦法，得以從泥沼中拔出腳來。（按斯特萊沙與羅姆，均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被殺。）

因為戈培爾沒有宣傳的積極基礎，所以他選擇了兩項消極宣傳：反共產主義與反猶太主義。他希望以這兩項來重建德國與歐洲。實在的，他實是以外交政策作為對內宣傳的題目，作為一種大選運動的課題，而在這一選舉中，希特勒便是唯一的候選人，而他便是代理人。他的方法便是強暴的滋養宣傳，這就是說，要反共產主義，反猶太人，反任何拚上的人，任何拚上的國家。他希望以宣傳形成一個大德意志帝國，而以軍人的頭骨去作磚灰的腳色。但竟有一日，軍人頭顱會一致行動起來，把反猶太反共產主義都一古腦子丟開，這麼以來，戈培爾便要失去他的交皮椅了。他所剩餘的一條路綫，祇是滾蛋；或者，他也要像艾路許（Eichmann）一樣，將要不得善終。

自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動攻蘇，這又符合了他的口味，發動之日，戈林等尚有懷疑，他則極力主張，苦戰五月，莫斯科風雪大作，德軍雖強攻進攻，勞而無功，於是戈培爾於十一月初間宣言：「吾人決不踏拿破崙覆轍，於嚴冬時攻取莫斯科。」並大言不慚：「民主國家必歸失敗」。他却忘記了開戰之日，「六星期攻下莫斯科」的話。

納粹劊子手——希姆萊

在歐洲大陸上，德國閃電戰的勝利，得力於第五縱隊的活動者不少。在佔領區域內，德國統治的維持與鞏固，大部要依靠國社黨的保衛團與秘密政治警察。因此，指揮國社黨保衛團，秘密政治警察及第五縱隊活動的希姆萊Hein Himmler，不僅在德國國內是一個極有權勢的人物，就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亦是一個幕後的要人。

像一般從事秘密活動的陰謀家一樣，希姆萊是一個不大出風頭的人，在各種盛大隆重的集會中，你可以看到留卓別麟式鬍子的小丑希特勒神氣活現的站在台上，兩旁立着嘩哈哈二將大腹便便的胖子戈林，與弱不勝衣的瘦猴子戈培爾，但是「文質彬彬」的希姆萊，却立在希特勒後面的第三排或第四排，不爲人們所注意，人們也許不認識希姆萊的尊容，但一提起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許多人都得打冷噤。

他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呢？

希姆萊生於巴伐尼亞的慕尼黑城，今年不過四十餘歲。他的父親是一個嚴厲的，拘謹的教師，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第一次歐戰期內，希姆萊在第十一巴伐尼亞步兵團任旗手，但是他從來沒有上過火綫，受砲火的洗禮。

戰爭宣告結束後，希姆萊回到慕尼黑城，參加希特勒的工黨（即德國國家社會黨的前身）對於黨務工作，非常熱心，深為希特勒所賞識。一九二三年慕尼黑啤酒酒店暴動失敗後，希特勒墮入獄，希姆萊暫時離職，入慕尼黑大學，研究實用農學。

希特勒恢復自由，努力於發展國社黨的組織，同時爲了準備奪取政權，深感有建立半武裝組織之必要，於是委任羅姆組織挺進隊，但是以後羅姆與希特勒屢次發生衝突，希特勒深怕大權旁落，挺進隊尾大不掉，遂在挺進隊中，挑選忠實可靠的份子，另組保衛團，担任希氏本人的衛隊，一九二九年，希姆萊被任爲保衛團領袖，此後一帆順風，飛黃騰達，致有今日之地位。

一九三四年六月，國社黨實行清黨，羅姆被殺，挺進隊改組，希姆萊的地位更加鞏固，他一手掌握保衛團與挺進隊的指揮大權，一九三六年，希姆萊兼任全國秘密政治警察總監，他一方面是維持德國國內治安的最高領袖，一方面是國社黨第五縱隊在國外活動的實際指揮者。

希姆萊用什麼法寶抓住他的部下的信仰，鞏固他們的向心力，使他們死心塌地爲第三帝國服務呢？

第一、希姆萊提高他們的自尊心，例如他稱挺進隊的隊員爲「血統的貴族」，使每個隊員以屬於亞利安種而自豪，認爲參加挺進隊，替國社黨效死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第二、在挺進隊員的生活中，幾成一種虛偽的騎士空氣，例如隊員的結婚，隊員的日常生活，以及隊員間各種糾紛的解決，均有其特殊的方式和辦法，使挺進隊的隊員感覺參加挺進隊之後，與一般人不同，高人一等。

第三、排會宣傳六日耳曼主義及第三帝國，煽動挺進隊員的「露芒主義」Chauvinism（即侵略的愛國主義），養成侵略心理，使挺進隊的隊員認識向外發展是建立第三帝國的必要步驟。換言之，對於德國，向外侵略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挺進隊的隊員能為建立第三帝國而服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第二次歐戰爆發後，為了提倡增加人口，多生孩子起見，希姆萊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通令保衛團與警察治警察，勸諭純德國血統的婦女，應替出征的軍人生孩子；雖非正式結婚，亦必加以鼓勵。

所以有人說希姆萊一方面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一方面又是加工製造人口的實行家，這種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現象，却深刻地描寫出時代的悲劇。

神秘出奔的——赫斯

在戈林外交部裏辦事的人當中，最足令人注意者就是魯道夫，赫斯 *Rudolf Hess*。他之所以令人注意的地方就在於他的一切舉止行爲都和尋常的人們毫無二致，因此，在許多舉動狂妄，性格乖張的人當中，他自然令人覺得是有異於其儕輩了。德國人提到他時，都稱他爲『小姐』，這是人們對管家婦或看護的通稱，而大家因爲赫斯之於希特勒，簡直就等於一個管家婦或一個看護，所以，都用這個名字來稱呼他。他在矮小的人們當中，頗足稱爲一個長子。他的衣服極合身裁。他的一切舉止動作都很自然，毫無矜持或驕傲的態度。在外貌上，他真不像德國人，頗不合於納粹的團體學說。他的膚色很黑，頭髮也是深黑而且甚多。他的頰角和下頰都很廣闊，使他的面孔完全成了一個長方形。他和納粹其餘的領袖們完全不同；他的語音非常之和緩有韻節，他的態度非常之和善，對人總是極爲客氣，臉上常露出笑容。他的持身極其嚴謹，不喜奉承，從不受公文賄賂，這使許多德國實業家非常敬重他，但同時也覺得有這般一個古板的人在那裏，實在於大家都很不方便。他的謹慎態度越加襯出其餘那幾個納粹領袖之放蕩瘋狂。在這許多個納粹領袖當中，只有他的頭腦似乎與常人一樣，具有理智。

赫斯之所以能成爲納粹巨頭之一，其中也自有理由。當一九三二年冬季選舉的結果，納粹黨遭遇極重的失敗之後，希特勒所手創的這個政治組織已岌岌乎有瓦解之勢。發起人之一，納粹的第二首領，斯特萊沙把這次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希特勒之手段錯誤，估計太不準確，力主把黨的政策徹底加以改革。但希特勒堅持不從，以爲小小失敗不足爲慮，一切仍當照舊進行，於是斯特萊沙便給了一個最後警告給他，並以脫黨離開德國，不再贊助他爲恐嚇。希特勒驚慌流涕地向他懇求了一整夜，請他放棄變更黨中政策的主張，並力求他繼續爲黨效勞。但兩人終於決裂了，斯特萊沙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希特勒，力斥他遇事畏縮，宗旨游移，婦人之仁，太缺乏政治上的狡黠手腕。自寫了這封信之後，他隨即離了德國。但他真可說是太不識人，他後來竟會回到德國去，卽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潛黨一役中遇害喪生。

自斯特萊沙走後，黨中自認有領袖資格的人都起來爭奪他所遺的位置，以致派別分歧，爭相勾結，幾乎把納粹黨一下子傾覆。希特勒因爲恐怕羅姆等要出來反對，不敢任命戈林做副首領，但又不敢犯戈林之怒而提拔別人。後來，他居然想出了一個四面顧到的法子；他把這個位置廢除，不再補人，而另行設立了一個其實權力比以前這個更大的位置。當爭論最爲劇烈的時節，他召集了一次黨領袖會議，他利用各派之不能融洽，明知決沒有人敢不願其餘各派的聯合反對用任何主張，於是就任命他的私人秘書魯道夫，赫斯爲黨

主席兼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長。

赫斯自從受任之後，對於希特勒的意志嚴切奉行，一面又拿出手段把各派領袖一一說服，居然使黨員再度團結，因而奠定了納粹黨入掌德國大權的基礎。他對旁人總以奉命行事自稱，而從小以首領自居，因此，旁人也心平氣和對他毫無惡感。

赫斯還有一個面龐能在紛亂時代中成爲領袖的長處。他的身軀頗爲高大壯健，因此，頗能忍受這時節喧嘩聲中視爲常事的動輒用武。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曾特別提到這一點，稱讚他的拳勇無雙。『因爲有人打岔，我想止住他，但說話的口氣着重了一些，』希特勒在書中寫着：『於是聽衆又動起武來……頃刻之間啤酒瓶如雨點一般向我站處擲過來，滿屋中只聽得呼戒聲，大罵聲，啤酒瓶破碎聲，和椅子腳拆裂的聲音。這時的景像真亂極了，但我依舊站在演講台上，目視我手下的雜兒各盡他們的責任。他們都矯捷如猿，以一個一對付七八個人，把他們一起驅逐到廳外邊去。不到五分鐘，所有的雜兒都已渾身是血。從這一次，我才切實知道那幾個人實是非常之可靠。我覺得其中最勇敢者還要算我那個偉大的莫里司和我的私人秘書赫斯』。這位『偉大的莫里司』曾經過多啤啤酒瓶所撞傷，這傷處連頭髮都跟着去了一縷，始終沒有長出來。

因爲他具有堅決貫徹意志的毅力，而且希特勒也認爲唯有他絕對可靠，因此，他即從無名的地位一躍而漸成大德意志國元首的第二個繼承人，納粹黨中有毅力胆勇的人很多，

十分可靠的則非常之稀少。希特勒覺得這許多人之中，確只有他能切實服從自己的命令，並確能竭誠替自己効力。赫斯有很深的學問，身體十分壯健，而所處的地位又如此優越，無怪他竟會完全繼承了希特勒的志願和狂妄，而把全世界都視作敵人。現在，赫斯已不單是希特勒的代表，他簡直就是希特勒的化身，兩個人簡直就是一個。希特勒的意見就是他的意見，希特勒的心理反映就是他的心理反映，甚至在說話的時節，他所用的字眼也就是希特勒所常用的那幾個。

他差不多已和希特勒溶合成一體，所以，他對希特勒個人之健康安甯尤其關切，因此使他得到了一個『小姐』的頭銜。希特勒之所以受人擁戴，其原因和卓別林在影片中受人歡迎相同，都是由於能刻苦自勵，處處露着受人欺侮的樣子，因而引動旁人的同情。赫斯的地位則像一具專為希特勒作遮護的屏風。他在平常時候性情很為溫和，但若有人對希特勒略作藐視的言語，他便會暴怒如野獸，竟會顯出張口噬人的樣子。『我們相信，』他有一次曾說：『希特勒實是受着天命來治理德國的。』英國最後一任駐德大使納維爾，漢德森爵士對於赫斯和希特勒的關係之如此異乎尋常的密切表示驚異說：『在我看來，赫斯差不多等於希特勒的乾兒子。』

魯道夫·赫斯乃是一個生長於外國的德國人。納粹黨中，這種人有好幾個如：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他的農民領袖華爾德·達雷，和納粹國外組織的領袖威漢姆，鮑爾。赫斯在

一八九四年生於埃及國的亞力山大里亞地方，他的父親是那裏一個德國商人。他幼時就在生長的地方讀書，後來才回歐洲去攻讀經濟學，先是在瑞士，後來則在萊茵河畔的希特勒堡。一九一四年，當戰事發生後，他投充志願兵，被編入巴伐利亞步兵師團，恰巧和希特勒同隊。他因功升職，漸漸做到了副隊長的地位，他就在這時和希特勒在前綫相遇，其時希特勒則還當着一名伍長而已。他在凡爾登一役中受了傷，傷愈之後，即被派到羅馬尼亞方面的戰綫上去。在那裏，他又受了重傷，肺部受了一彈。當他在傷愈之時，他也像戈林一般，對於空軍發生了興趣，因此，當停戰的兩個月之前，他又以飛行員的資格回到了前綫。

希特勒與赫斯間之結合開始於一九二一年，其時赫斯剛從軍隊裏退出來，在慕尼黑開居無事。他眼看着共產黨到處抬頭，已幾乎把德國鬧到快要四分五裂的地步，他心裏非常之憤怒。他也和戈林以及戈培爾的經過情形相同，有一天偶爾在一處啤酒店裏聽到希特勒在那裏發表意見。關於這一次事件，赫斯曾在某書裏寫着：「我第一次是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裏遇到他，從這天為始，我即成了他的最虔誠信徒。這時節，我時常遇到他，看見他很為瘦弱，常在夜裏到慕尼黑各處河上去貼標語。他手裏常拿着一根棍子，看見共產黨人或資產階級時，他總把棍子向他們演手勢，咬牙切齒地發一回恨。」

在未遇希特勒之前，赫斯乃是一個反猶太，反共產，反社會民主主義者，但在政治上

原已頗爲活動。他是麥爾聯合會的會員，這會是一個國民組織，設有一個印刷所，專藉分發小冊和張貼標語爲宣傳，去鼓勵人民反對猶太人和共產黨。據他說，有一次在分發小冊時，幾乎被人開槍打死。那天，他剛在分發小冊之後回到會所，恰巧一個共產黨恐怖隊也在同時衝進進所房屋。他趕緊躲在門背後，眼看着許多個會員被共產黨捉了去，就在門外一一槍斃。又有一次，在某年勞工節日某地方打架時，他被人開了一槍打中了他的腿部，幸而由同伴們趕緊架了逃逃走，才沒有被共產黨所捉去。

赫斯有着這般的政治背景，無怪他會一見即極表同情於希特勒之大德意志幻想，因此，以後這幾年中，他們兩人的友誼便一天密切一天。這時，希特勒因爲不願黨中出錢養他，所以他仍獨住在慕尼黑一家人家的頂閣小室中。但他們兩人之不可分拆的結合之產生也是出於偶然的——一九二三年暴動之失敗，使他們兩人一同入獄，而且恰巧被監禁在同一個地方。

他在這次事件中會做這些什麼事情，因爲始終沒有公開發表過，外間知道的人很少。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希特勒帶了他的衝鋒隊去劫持在勃爾格勃勞開會的巴伐利亞政府人員時，赫斯也在場。在團了幾槍示威之後，希特勒即控制了會場，而到會的政府中人也都在威脅之下同意於另選一個以魯登道夫將軍爲首腦的革命政府。但其中有兩個巴伐利亞閣員：歌韋雅博士和赫爾，赫德才霍弗堅決拒絕不肯合作，並力斥那批護步的人爲太

懦弱無用。希特勒因這兩人如此懦弱，便命赫斯和幾個衝鋒隊員把他們連夜送到阿爾卑山中去監禁起來，待平定成功之後再加以處治。第二次，赫斯使得悉暴動已經失敗，於是他便把兩個被擄的人一起釋放，而自已則趕緊藏躲起來。但他仍被官廳捉了去，以擄人和參加暴動兩罪被判處監禁十八個月。這真是天數吧，巴伐利亞的法庭竟會把他送進蘭賓堡的監獄，使他和他最密切的同志兼首領會面。有一個反對納粹的德國人會屢次發惱說：「德國前政府在對付納粹一端，其最大的錯誤就在把希特勒和赫斯監禁在同一個監獄中，以致讓他們兩人得了一個詳細計劃日後進行方法，和著成那部『我的奮鬥』一書的機會，而使他們的幻想竟從此結晶具體。」

在獄中的起初幾個月中，希特勒因為希望落空，部下盡死，手創的組織也完全毀滅並裏禁止，心裏非常灰心。就在這個時候，富有熱情，對納粹革命仍未失望的赫斯來了。他的來到於希特勒真像是一貼大補藥，並且得到他的鼓勵，希特勒便開始寫作那本國家社會主義派所奉為聖經的名著。他力說希特勒的思想都是可傳諸萬世的不朽之論。他看見希特勒略有些倦怠時，便向他作種種讚美鼓勵之詞，使希特勒能時時鼓勵起與致。凡是希特勒所說的話，他都一字不遺的速記下來，然後再用打字機細細的打出來。他們兩人也真是運氣，若是在普通監獄中，他們也未必能如此自由地作他們的祕密謀劃，因為按照德國當時的法律，政治犯都受到優待，另行拘禁在空堡中，不像普通罪犯之被監禁在牢房裏。所以

，他們兩人雖在拘禁中，但行動並不十分受拘束。他們只是不出大門，房屋和院子補機可以自由行動，他們可以接見來客，可以點菜，可以遵照着限制條件自由做自己的工作。這個辦法的本意是：對於政治犯只要限制他們的行動，而並不要使他們如普通罪犯一般的受刑罪。這也無非是當局着想爲自己留一個地步，因爲他們明知只要一旦被人反對，則自己也儘有受禁之可能。

當『我的奮鬥』之全部草稿由赫斯在打字機上打成時，牠還是一大批雜亂無章，前言不對後語的不連貫的文字，而其時的書名也還是『四年半對談語』，愚拙，和懦怯的奮鬥。赫斯即加以修改和整理，所以，使這部書成爲可以閱讀；其實完全是赫斯的功勞。實在說起來，這部書的骨幹乃是希特勒的，而其外形則是赫斯的。赫斯把這些不成文法的說話刪削潤色，定其句讀，分其章節，凡可以保持原來而目的地方，則儘量保持。爲了赫斯所用這種以文法遷就事實的法子，於是德國便從此產生了一種所謂『希特勒文體』。這種新文體專重熱烈的情緒，而不很顧到文法。後來，這種文體即爲德國人所爭相仿效，連學校也特別設科教授學生，因而使嚴謹的德國文法和文章體裁起了一次極大的革命。就是希特勒本人也逐漸在言語中改用了這種文體，由此也便能知道赫斯之於這本書和希特勒有着怎樣深切的影響。但希特勒說話語之滔滔而出，前言不對後語的習慣則始終沒有能夠消除。赫斯在獄中祇住了七個半月即被釋放出來，便依舊回到了慕尼黑。他藉着希特勒另一

個信徒卡爾·尼哥拉，好斯活佛教授的介紹，在慕尼黑大學裏還得到了一個位置。但在希特勒於受禁十三個月後出獄時，他即辭退職務，改充希特勒的私人秘書，致力於改組納粹黨。還有一樁很重要的工作則是完成『我的奮鬥』之後部，把希特勒的一切理想都具體化起來，從而創出一種新的政府組織計劃。在這一個部份裏，赫斯的思想更爲顯露，他所想像的大德意志國比起希特勒所想像者，其範圍更爲廣泛，照他的思想，必須使國家社會主義普遍施用於整個世界。在原有的二十五條黨綱之外，希特勒和赫斯藉着好斯活佛教授與阿爾弗雷·羅森堡之助，規劃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這制度是以實力爲基礎，逐步把世界各國各個擊破，同時並運用外交手腕阻止其餘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付德國。照希特勒的本意，他祇想把共產黨逐出德國便已滿意，但赫斯之所見則更爲遠大，他要做到使蘇俄成爲一個內部分裂的弱國，使全歐洲成爲一個由德國爲盟主的經濟大集團，此外則和英國聯盟，因爲全歐洲中只有英國很難於打倒。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時期中，他們除了從事於作種種理想的計劃之外，也曾做了許多實地的工作。納粹的政策，早先完全是破壞性的；他們對於任何一派所組織的政府，不論牠成績之優劣，總一概加以反對。他們之目的是在拆民主主義的台，要使德國人心目中感到共和政體並沒有什麼好處。從此之後，凡是對政府表示不滿意的人都一個一個的加入了納粹，因此，到了一九二八年，牠的勢力已非常之巨大，已不是單單一紙命令所能禁阻的。

了。政府禁止他們穿着制服，他們即改穿白襪白襯衫以示區別。政府禁止希特勒在某處地方居住，他即到別的地方去作演講，而原地方的人民也自會趕去聽聆。政府取締他們的刊物，他們即換上一個名目，照舊發行。納粹之所以抬頭，一半也是由於德國道德之墮落，例如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中，各黨派所刊發的宣傳品真可說是指不勝屈，但其中大多數都屬胡言亂語，或則肆口謾罵，竟沒有一句合於理智，動人聽聞的說話。

納粹在一方面固然是致力於使各黨分裂，因而減削其勢力，但牠的本身也免不了爲這種分裂潮流所衝盪。內訌和爭執已成了一時的風尚，其結果就是格里各。斯特萊沙之脫黨離國，和赫斯之從無名的地位一躍而爲全黨的首領。納粹黨人對希特勒這種專擅行爲的反動正在醞釀時，湊巧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的政變發生，大家便又都忙着去爭奪政府中的位置，對這件事便攔了下來，於是赫斯也居然能夠安穩穩地做他的黨主席了。當克林把許多個重要位置都奪在自己的手中，戈培爾把威廉街上僅有的一所大皇宮奪過來做自己的辦公處時，赫斯則祇擇定了一處小小的房屋做他的機關，祇要任了一個祕書，藉着希特勒的助力，去把紛如亂絲的新政局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他在受任不管部閣員之後回到旅館去時的態度就可以顯出他對於其餘黨員們的趾高氣揚是如如何看不入眼。這家旅館裏的僕役守門人等向來都極看不起他，但這天看見他回去時，便都恭而敬之地以「閣員先生」相稱。『用不着這種稱呼，』他闕照說：『赫斯依舊是赫斯罷了。』直到現在，別人雖都已十

分重視稱呼，但他則仍祇要旁人以「赫斯先生」相稱。

混亂的局面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越演越烈，於是釀成了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那次清黨運動。赫斯在這個時期中，始終隱幕後，並不露面。希特勒已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正式任命赫斯爲他的個人代表，可以代他發言，可以用他的名義發表任何命令。在赫斯代希特勒所陸續發表的命令之中，他所抱的祇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使衆人回復理智。在較早的一道命令中，他禁止旁人用 *Mein Herr* 這個官銜，力說德國祇能有一個 *Führer*（首領，後來即通譯爲元首。）他訓誡黨人不可常把自己的照片或姓名登載在新聞紙上，力主黨人須克己謙恭。在某一道德很爲嚴切的命令中，他力斥重要的人員不應該受人趨奉阿諛，警告下級黨員不可有屈已求人，趨炎附勢的行爲。這時節，議會盛行，無論什麼事情總是出之以議會，民衆已嘖有煩言，於是他即下令禁止，凡舉行議會，必須先得他的許可。他並也代元首發了許多道對種種不良行爲加以糾正的命令。他並且禁止人民利用反對猶太人這個問題爲漁利之道，例如在鋪子外面標明「這店鋪是總國人或阿里安人所開設」之類。赫斯的材幹和權力在這次清黨之中受了一次真正的試驗。由於殺戮太甚，黨員都已惴惴不安，情緒十分緊張，甚至連希特勒的地位也有些不穩了。希特勒自己不敢出面，便委派赫斯去對付衝鋒隊員。其時，這些隊員們心裏都是十分憤激，以爲已經受愚，因此，已有了暴動變叛的趨勢。赫斯便以極誠懇的態度，極簡括清楚的言詞解釋這次清黨之必要，

他的說話非常的動聽，大家方始恍然大悟，一齊放心，於是地位已經不很穩固的希特勒也便從此升任爲德國無人與爭的主宰。

赫斯自從身任希特勒的代表以後，便不能像以前一般隱身幕後，不和外人接觸了。他的辦公處的走廊裏已整天站滿了客人，他並且也常須現身於衆人之前，向大衆解釋希特勒之各種政策，並勸勉衆人須竭誠堅信，水火不移。他在紐倫堡黨員大會開會時担任司儀之職，他即趁這個機會向黨員提出：『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之原則，使國家社會主義從此得更進一步和日耳曼主義合而爲一，並即從此再無引起：『凡不信希特勒者便是不信德國，因此，也就是一個反叛』的結論。總統與登堡去世之後，赫斯又抓住了這個機會使許多以前還很倔強的德國人也一起歸化了希特勒。『與登堡所留給德國的就是一個元首的位置，』他宣佈說：『因此，忠於希特勒就等於忠於奧登堡。』

此後他也漸漸注意於國際政治。因爲他本人原是一個外國籍人，他當然先注意到國外的納粹組織。他撤換國外各地納粹組織的首領，另行派出許多年青強幹的德籍的親信人員去替代他們，並指派歐斯德，威漢姆，鮑爾爲監督。他又商通了外交部，准許國外的納粹黨人利用使署和領館爲活動和宣傳的中心。他用逐步進行的辦法把僑居國外的德國籍人一起吸引到卅字旗之下，行事的中間處處十分謹慎，所以不會引起各國政府的疑忌。當每年的全黨大會開會時，他必另向從國外趕來參加的黨員作種種演講，反覆申說『一日是德國

人，便永遠是德國人」那個信條，並聲明德國人在別國裏邊所取得的公民資格是決不能爲納粹所承認的。他在聖誕節夜和別的重要節日必藉着無線電廣播對國外的黨人作一次懇切的演講，時時提醒他們應該怎樣對納粹竭誠報効。凡是從國外來的黨人都經一點點到他那裏去談話，而他也總能把他們說得心誠悅服，抱着滿懷熱望回去替他努力宣傳。他所給他們的格言是：「健全的生活，適宜的道德，快樂的青春，乾淨的世界，和合理的哲學，」這批人在聽聆之後大都留着十分深刻的印像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而不知納粹當局的行为恰是和這幾條格言完全相反。

他曾屢次戴了特使的頭銜到外國去辦交涉，屢次的成績都非常之好。他曾數次到義大利去，那邊的官場中都尊敬他爲「軸心之祖師，」因爲他比希特勒或戈林更能獲得墨索里尼的信任。一到德國已經很爲強盛不容忽視的時節，墨索里尼便把赫斯列爲密友，認爲只有赫斯知道他的心思，處處肯爲他着想。赫斯的公事檯上常擺着一張墨索里尼的大照片，上面有墨氏親筆所寫的一行字：「贈給和我友誼最深的同志魯道夫·赫斯，」還有一次，墨氏又特地送他一把彫刻極爲精細的寶劍以爲紀念。他第一次到義大利時，義國民衆會發生了一次小小的誤會，使他心裏爲之暗笑。當他到達威尼斯時，墨索里尼特派法西斯黨秘書長亞基羅斯·司達雷斯去迎接他，其時，聚集旁觀的民衆都以為他就是希特勒，於是大家便高呼「希特勒萬歲」以表歡迎。司達雷斯和赫斯同站在旅館的陽台上面，聽見民衆誤

會時，司達雷斯便大聲向民衆聲明，叫他們改呼「赫斯萬歲」，但民衆竟聽不清楚，直待司達雷斯跑到街上去向他們解釋，他們才恍然大悟，不過歡呼聲即便稀少了。

赫斯曾和託洛斯基規劃過一次極大的陰謀。其內容直到莫斯科大清黨時才稍微透露了一些。在一九三七年，赫斯到奧斯陸去訪晤託洛斯基，向他建議了一個推翻史太林和共產主義的計劃，依照這個計劃，俄國當改設一個國民政府，和德國聯盟，向外作武力侵略。德國所提出的合作條件是：「烏克蘭應該割讓給德國，薩哈連島則應讓歸日本，以便日本能利用那裏所產的汽油去和美國作戰。」經由莫斯科的嚴刑審究，這次陰謀的內容即大部份破露，但蘇俄外交人員對於一切秘密都很能嚴守，從不洩露，所以外界知道細情者很少，不過祇曉得有那麼一回事情罷了。

赫斯對於國內的一切黨派之爭總是站在旁觀地位，從不被人牽入漩渦。他是希特勒最親信的代表，祇知道奉行主人的命令。戈林、李賓特羅甫、希姆萊之間常常彼此發生仇恨或爭執，但他則除了因是全黨首領有時不能不和他們接觸之外，其餘都毫不過問。他對任何人都不十分緘默，從不多說話，因此，有一個納粹領袖會說過：「堅實的肌肉造成了他的謹慎。地終天坐在公事檯前聽取報告或請求，就是閣員們和他談話時也絲毫看不出他心裏的反應，他真所謂是喜怒哀不形於色。」我對希特勒並不怕注目凝視，「有一位重要的閣員會說：『但赫斯那雙綠色的眼珠則實在有些令人望而生畏。』」

赫斯對於公私兩字辨別得極爲清楚，在這一點上，他和納粹其餘各領袖的性質完全不同。他對於自己的私人事件從不去驚動旁人，例如：一九三七年他生了一個兒子，但同僚們竟一個都沒有知道。若換了別一個領袖，則就要大事鋪張，舉行慶祝了。赫斯在政務之外，所癖好的是「精神治病法」，他特在特萊司登設立了一所精神治病院。德國醫生雖斥這是一種不合情理的江湖治病術，國中雖有許多人爲了這件事暗地譏笑他，但他始終不爲所動，照舊進行，還常向相信這種治療方法的人們作種種的學術演講。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指定赫斯指定爲第二名元首繼承人，這一來，他便躍登納粹首領中的第三把位置。他在受到這種榮寵，從議會裏邊走出來時，他臉上絲毫沒有得意之色，這也許是因爲他明知雖承希特勒的厚愛，但其實很少實任之可能。他是一個靜默的崇拜希特勒者，是一個謙恭的弟子，他決沒有去和那些蠻不講理的武人作競爭的機會，在元首的位置真個輪到他頭上時，別人也必要出來以武力爭奪的。在那天希特勒發表了這個重要的委任之後，有一個納粹黨員說得很爲貼切，他說：「赫斯決沒有實任元首的機會，如若有一天，希特勒必早已拿出手槍將他打死，等不到他趕回自己的家裏去查一查他的手槍執照是否已經滿期了。」

一九四一年夏間希特勒將希臘和南斯拉夫攻下以後，即擬回師攻蘇；赫斯忽然飛英，使得全世界的人都驚惑不解，有人說他因不堪希特勒的壓迫逃英，又有人說他負着希特勒自使命，飛英作說客，可是無人知其究研，至今仍以爲一個不可解答的謎。

半路出家的——巴本

德國遲早要侵略近東，他的進兵的路線有二，一是從海上通兵至敘利亞，一是假道土耳其運兵，土耳其是否允許假道呢！這件事的關鍵就在德國是否能以外交手段使土耳其屈服？

對土的外交攻勢是德國目前主要攻勢之一，土耳其是東地中海岸的最強大的國家，又握有達達尼爾海峽的天險，德國若以武力征服他，當然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所以德國非到外交攻勢失敗時，決不肯對土用兵。但土耳其是英國的與國，與蘇聯又保持友好關係，德國對土外交是否勝利，現在還是未易判斷的。

在安哥拉的外交戰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德國駐土大使巴本（Von Faben）。這位德國的政治名人，現在是負着異常重大的責任的。

如此重要的人物，却不是納粹的重要黨魁。當希特勒的心腹赫斯已不容於德國的時候，這位曾經是希特勒的異黨的巴本却安然據着官位，這是很值得玩味的。

巴本之與國社黨結合，算是中途出家。他的政治生活頗多坎坷，他雖然有野心，有陰謀，但並沒有什麼成功；投靠納粹之後，也僅能獲得大使一職而已。現在國土耳其在國際

時局中重要，巴本的地位也頗形重要，但在以前，他在納粹德國的政治人物中並不算是紅人。

他生於一八七八年，今年已六十三歲。三十歲的時候，他已插足政治舞台，長時期的政治生活把他磨鍊成一個圓滑陰險的人物。他出身富戶，爲鹽商之子，少年入皇家普魯士軍官學校，立志要做軍人，第一次大戰前曾在參謀本部任職，他曾做過駐華盛頓及墨西哥的武官，但此後却成了一個政客。他從軍人變成政客的橋樑是做間諜工作。第一次大戰時。他在美洲負着指揮間諜的任務，阻撓美國對協約國的援助。他策動墨西哥反美，煽動美國和加拿大的軍火工人罷工，又用種種暗計與協約國競爭向美國購買軍火，後來陰謀被發覺，他和他的同僚波愛德被驅逐出境，他的祕密文件在發爾里斯被英國所得，株連了他的特務人員一百二十六人。離美後不久，又被派往近東作煽動回教民族反英的工作，在耶路撒冷因機密洩漏而險遭英軍逮捕。

大戰結束後，巴本曾伏歷一個時期。但不久又東山再起，一九二一年參與普魯士議會。因爲自己是富戶，而其夫人又是薩爾區大資本家的女兒，他便取得了德國一部份資本家的擁護，提高其政治地位。他曾加入天主教中央黨，但他以後却是利用納粹與陸軍派的施萊赫的支持而獲得政權。

他盡力使國社黨在內閣中獲得勢力，欲以此籠絡希特勒諸人的心。他又極力拉攏施萊

轍，利用這兩派勢力推翻白魯甯內閣，而自己出任內閣總理。但這兩派勢力並不繼續擁護他，所以他不久即倒，由施萊徹籌組內閣。他不甘失敗，又勾結國社黨倒施萊徹。施萊徹倒，大權却不歸巴本而歸希特勒，巴本僅得協理一職。

善於運用各黨派以增長自己地位的巴本，一自希特勒上台後便無所施其技了。希特勒取消各黨派，造成國社黨在德國的絕對的支配地位。一九三四年清黨的時候，巴本的兩位好友波士（Von Bose）與鐘格（Jung）都在巴本官邸內被殺死，巴本僅以身免。好在巴本有善變的機謀，也有他的背景，希特勒還覺得他有用。但希特勒並不愛惜他，德奧合併時巴本是一個功臣，但希特勒要他把他的犧牲品，以作進兵奧國的藉口，好在他預知這個消息而得倖免，以後巴本便表示死心踏地對國社黨忠實，漸漸取得希特勒的信任。

他在希特勒的機構中有今日的地位，得力於李賓特洛甫很不少。李賓特洛甫是他在近東做間諜工作時的助手，又是他在美洲僑動的承繼人，兩人頗有交情。李氏辭任外長，對這老搭檔亦不冷淡，所以巴本尚不失大使一職。

也許因為他曾在安哥拉主持間諜工作，對近東情形比較熟悉，所以希特勒派他當駐土大使，但從另一方面看，希特勒為要不留他在國內做心腹之患，派他到較遠的近東去，這也不是沒有原因。

他在土耳其的工作相當積極，因為他能與李賓特洛甫密切合作之故，他願能克盡厥職

，例如德蘇協定之成立他也有不少功勞。艾登赴土耳其時，馬德里的「法郎基」報曾這樣登載：「雖然艾登被土耳其政府人員熱烈歡迎，但有一件事實不容忽視的，就是在艾登抵土的前一日，德國駐土大使巴本款宴了土內閣總理與外長，在宴會中放映德國影片『西綫的勝利』，給予各賓客很深印象。」單從這件事就可以看見巴本對土耳其的爭取是無孔不入的。現在更重大的任務加在他的肩上了，如果他成功，德國便可以少消耗許多兵力。但他成功與否，不全在他的外交才幹，而在土耳其如何決定其去就。

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發動侵蘇，經過九個月的苦戰，蘇聯仍堅決抵抗，希特勒雖時想土耳其助己，但土耳其始終保持中立態度，無論巴本如何煽惑，土總統伊爾美毫不為動，現在希特勒又欲發動一九四二年春季攻勢了，並將在小亞細亞一帶發動，巴本於三月中旬又僕僕於柏林道上，過於伊爾美與希特勒之間，惟土耳其是否能保持中立，這就要看伊爾美的抉擇和巴本的伎倆了。

法蘭西無冕之王——阿培茲

阿培茲 (Otto Abetz) 是法德談判中的要角。他是德國駐巴黎大使，是希特勒命令的傳達者，是維琪傀儡政府的牽綫人，也是在法國的納粹間諜的頭腦。

他原來是在卡斯盧赫當一個法文教員，他有一位漂亮的法國太太，又常與企業家，新聞記者，外交家交際，李賓特洛甫便是其中之一。李賓特洛甫直上青雲之後，想起他這位老朋友來了，於是阿培茲第一次投身入外交界。他住在巴黎鬧氣的飯店的沙龍裏，接待着各種各色鬪氣的人，講着漂亮而有禮貌的話，表演着大方適度的態度。他成立了一個『法德協會』，儼然成了巴黎最時髦的人物。

當時法國外交部長龐萊和他也有來往，龐萊夫人就是阿培茲夫婦的好朋友；而龐萊的親德傾向更有一事作證，就是他在德國染料企業中有很大的股份。阿培茲利用這種關係來籠絡法國的上層人物，培植法國的賣國份子。

現在法國已敗亡，阿培茲當然功勞不小；惟因賴伐爾等賣國手續尚未完成，阿培茲的地位更爲重要。他駐在巴黎，必要時就蒞臨維琪指示一切。他和賴伐爾關係很好，他們會設圈套要把老貝當套到巴黎去，不幸事機不密，爲貝當所覺，當賴伐爾於一九四〇年十二

月十三日到維琪時，貝當即將其拿獲。

此事發作，阿培茲使到維琪謁見貝當，要求立刻釋放賴伐爾並拿辦告密的貝魯東。對於這個侮辱性的要求，貝當決不能接受。但是德方以佔領法國全土為要挾。而貝當方面，也早已佈置，前些時候，聲言非洲不穩，曾派陸軍大將魏剛入非，說是鎮壓，事實上他去佈置一切，以備不時之需。現在德國既然以占領法國全土為要挾，貝當方面也就以魏剛在菲率領海軍及殖民地軍隊加入英軍為對抗，大局緊張到萬分，一時再度用兵之說，似乎無可懷疑。最後德方以二百萬法國俘虜的生命為博。法國自從作戰以來，先後俘虜在德的大約在二百萬人以上。這二百萬人，年齡平均在二十到四十，都是法國的中柱，一旦有所差池，可以危及法國整個民族的前途，在這個要挾之下，貝當不得不軟化。第二天各報刊登貝當與賴伐爾有半小時私人談話商討政治大局的消息，事實才鬆弛下來。

不過貝當雖然未曾徹底進圈套，但賴伐爾已逍遙法外，最近魏剛又已去職，外間常有法國海軍與德合作之說，貝當是否對德繼續馴服而不成問題；維琪的統一黨與巴黎的聯合黨雖未合流，但法德合作已因阿培茲及「法奸」們的勢力而更進一步了。

從前是巴黎社交上的時髦人物，現在是維琪政府的指揮者；阿培茲曾自稱為「法蘭西無冕之王」，由此可見德國人在法國是怎樣一種氣焰！

海軍總司令——李德

一九〇一年夏間，胡特號與俾斯麥號之被擊沉，是英德海戰的開端。過去德國潛艇對英國商船軍艦作攻擊式的襲擊，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於是德國海軍更形胆大，欲進一步嘗試對英的海上閃擊，於是出動最近落成的俾斯麥號，擊沉了英國最大的戰艦胡特號。

當胡特號被擊沉的時候，德國海軍總司令李德（Reedter）曾趾高氣揚地對英美表示強硬無畏的態度，謂：『美國護送軍需品至英國，即係戰爭行爲，如果德國海軍在執行職務時，遭受美國戰艦阻撓，於必要時必將訴諸武力』。李德以其恫嚇的談話，吻合着海戰的新勝利，以爲可以制止或緩和美國參戰。誰知歡喜未已，俾斯麥號被擊沉的消息便傳來了；這位海軍總司令的沮喪可想而知。

李德是納粹重要將領之一，他雖然不比戈林諸人出名，但他担任職務的重要，却不下於戈林輩。他是海軍上將，生於一八七七年，現年六十五歲。年幼時在帝國陸軍中服務，曾在凱塞快艇中担任駕駛員。上次大戰的時候，他充任希柏海軍上將的參謀長。希柏當時任德國戰鬥巡艦隊總司令。

英海軍攻丹麥邁特蘭砲擊德艦魯佐號的時候，李德適在該艦上，險些喪命，此後他知

道英國海軍還是不可侮的。

但李德有他的強硬堅勁的性格，也有靈活運用的機智，有數十年海上戰鬥的經驗，德國以劣勢的海軍而能夠給予英國如此大的困難，這多是得力於李德的戰術。

李德治軍甚嚴，自己約束亦嚴。他主張絕對服從命令與紀律。他痛惡女人剪短頭髮，穿短裙子和塗脂抹粉，他也憎惡香煙。但他喜歡音樂，尤喜歡聽傳望格勒的音樂，他更喜歡看人打足球，他是一個最好的軍人。

他曾不斷地告誡他部屬：『不要看輕英國的軍力。』但他並不畏懼英國。在他看，假若沒有美國幫助，英國就很容易被德國擊破的。他所擔任的職務，即是阻止美國對英國的援助，所以他最嫉忌美國。他公開宣稱：『德國海軍常常以嚴重的眼光注視美國的態度，美國現在已經盡可能消滅中立與戰爭國間的界限了。』

但是這樣恫嚇美國，另一方面又暗示美國勿與德國為敵。他說：『現代戰爭的專家們沒有一個會相信遠渡重洋去進攻他國是可能的』。但那些政評，德國懷着如此陰謀（指渡海侵略美洲）的人們，反而截却說美國自己要想侵略，故與德國為敵，李德說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要煽惑美國的孤立派及羅斯福。現在美國已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參戰，且以大兵開赴北愛爾蘭及英倫，美德在大西洋上，隨時有接觸可能，隨着大西洋海戰將益趨激烈化，李德的責任日見重大，其地位也就日見重要了。

國防軍指揮——季德爾上將

季德爾(Kelce)是現在德國國防軍指揮，生於一八九一年，今年五十一歲，出身於東普魯士的貴族之家。他唯一的任務，就是建立以東普魯士爲靈魂的大德意志帝國。身段適中，獨具濃髭，富於軍人風格，是極好的砲隊人才。上次世界大戰時，僅三十二歲，以隊長而兼砲軍指導長官，但他任參謀職最久，戰後，他任馬隊學校教官，及砲隊教官，一九二九至三一年，升任軍部訓練司長。他爲人平淡無奇，希特勒就喜歡他的平淡。每逢重要國際會議，都帶他同去，可擺點威風給國際看。前與揆許士尼格和英相張伯倫訪德時，季氏在希特勒的鄰室。希氏要表現他能指揮國防軍，便粗聲暴氣喊「季德爾」，季氏立刻筆挺地出現於元首之前。據說，他的降志辱身，是有作用的。希望將來希氏「遺囑」的繼承人中，填上他的名字，現在季德爾將軍是歐戰中德國統帥部中的重要人物，可是將來的繼承人是否有他的大名，這就無人知道了。

反戰的陸軍總司令——勃魯齊區

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前，勃魯齊區將軍 General Walther Von Braunschweig 在國外大家不過僅知其名而已，認為他僅是一個善於組織而不精於軍學的未經戰役的軍官。他一躍而為德國陸軍司令，至少大部份原因是因為他肯死心塌地擁護希特勒，而別的更有經驗的將軍們所做不到的。近來勃魯齊區的名字已經和毛奇、魯登道夫、史格利芬諸名將並駕齊驅了，這不僅是因為他是現在德國的第一號戰士，而且因為他創造了、計劃了、並領導了閃擊戰爭——並且完全證明了他的真實性。

在德國國內，勃魯齊區和仕國外一樣的並不著名。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德國人只指定有一個英雄，他的名子叫希特勒，第二是因為勃魯齊區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軍人，忘我的、服從的、而且是木訥不善於應對，只有一次在一九三九年他和第一個妻子離了婚，另一位西利西亞地方的法官女兒青年美麗的夏綠蒂姑娘結婚的時候，他才有機會被人談起。不過在軍事上有着徹底、堅決和偉大，他已使得德國的軍隊大大表現了德國人的能力。而且也許已使得牠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軍隊。

他是駐紮在柏林的一位騎兵將軍的兒子，他也就出生在那裏，在柏林法蘭蘇中學受到

德國最良好的教育；他生於一八八一年，現已六十一歲了，當他十九歲時，就被任爲伊利沙白皇家衛隊的尉官。皇家衛隊穿着華麗的制服，過着快活的社交生活；勃魯齊區上尉的天性好強，過不慣那樣生活，他憐他的父親設法把他轉到砲兵團去。一九一四年他被升爲教官，在第一次大戰中，他一直任着參謀本部的軍官，沒有作戰過。一九一八年他也遭到其他千萬軍官同樣的命運，被降級編入預備隊，他的事業便一時終結了。

但當一九一九年斯克特重整國防軍時，勃魯齊區又被任爲斯特丁地方的少校。一九二二年，他是國防部的砲兵司令，德國小型軍隊中的主宰人物。一九二五年晉級爲中校，調往普魯士砲兵團服務。一九三〇年回到國防部，以上校資格任陸軍訓練總監。他的前程似乎與行政工作不可分離，他在第六團砲兵團做了短時期的參謀長後，他便一槓被派去担任觀察砲兵的工作。一九三一年晉級爲少將，一九三二年三月被任爲砲兵總司令。

他不是一位政客，但却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專業家。在他若干年的辦公室的生活中，他曾潛心地學習着。他精通了他的本行砲兵學後，又對軍事學原理下了一番工夫。他堅決地信奉任何戰事皆應由堅強的自衛開始。他和希特勒一樣，把目光轉向東方，認爲那是德國未來的戰場。

勃魯齊區和其他許多軍人一樣，是歡迎希特勒的，認爲希特勒是使德國軍隊，從凡爾賽條約解放出來的人。他和別的軍官的不同處是他能像對軍隊那樣的忠於納粹黨，他是被

希特勒所認為可以信任的人，所以納粹黨得勢後很快就很快地發跡起來。一九三三年，他被任為東普魯士軍區的司令。這個軍區是德國最重要的軍區之一，因為那裏在地勢上既有被波蘭進攻的可能，又有被蘇聯進攻的可能。而負責建設東普魯士的防禦工程的就是勃魯齊區。若千軍用防舍和兩個堅固堡壘的設計，使東普魯士的東部邊境成為不易攻破的地方。均在 一九三三年之先後完成。當他在東普魯士的時候，他的參謀長是萊奇勞將軍，是軍官中和納粹黨和黨的領袖最接近的人。

一九三七年，勃魯齊區被任為萊比錫第四軍團司令，這是昇任德國陸軍最高級將領的出發點。這時軍隊正處於混亂的情形。希特勒已經不耐煩了，要開始他的侵略，而軍隊則認為一切還沒有準備完成。陸軍和納粹黨間的一致便發生了裂痕，願意擁護希特勒的恫嚇政策的人和主張暫緩的人間便尖銳地分歧。勃魯齊區却保守着緘默。但當肅軍運動發動時，白倫堡和弗里區被革職後，他的好友萊奇勞就向希特勒推薦他去領導陸軍：一九三八年二月他以陸軍中將的資格任陸軍總司令，而且是希特勒外交政策諮詢機關的祕密國務會議的委員。

說在德奧合併前，勃魯齊區將軍曾對希特勒說：「元首，如果你要用軍事的壓力來做虛聲恫嚇的後盾，那保在我們身上好了。至於其他更嚴重的事呢，那我們却還沒有準備好。幾天以後，他就拿到了奧地利陸軍的指揮權。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又差不多用同樣的

字眼來說同樣的事——他便又領導了德國軍隊佔領蘇台德區。一九三九年春天他又佔領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可是陸軍還沒有準備好。到了九月，當機械化部隊集中在斯洛伐克，西里地亞和西普魯士的時候，勃魯齊區就帶他的美麗妻子暫時約告了別離，飛越波蘭走廊到他的舊駐紮地東普魯士去親自指揮他的機械化部隊，等着波蘭戰事。這次，他是準備好了，而且在波蘭勝利了。

當德國正在從事大規模戰爭時，須要準備兩方面同時進攻。主要的還是在防禦方面。如果德國沒有她的西佛格里防禦工程，那末，德國早已被列國軍人所蹂躪，正如她蹂躪波蘭一樣。當勃魯齊區受命為陸軍總司令之日，他立刻督促完成西佛格里的防禦工程。在西綫防禦工程沒有完成前，德國不能向東方進攻。所以西佛格里的防禦工程將使法國陸軍成爲關在法國境內的囚犯。

西綫防禦完成之後，勃魯齊區就計劃他的進攻，也採取新的進攻方略却是一種最古的戰略。只有作戰的工具和戰役的名稱是新的。一則防禦戰爭，用最簡單的語說，是與陣地戰相反的，是一種運動戰術，運用行動最迅速時作戰單位執行這個戰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總是把軍隊去圍擊敵人的陣地，去截斷敵人的交通，去摧毀敵人的軍火。一八六六年普奧之戰和一九〇〇——七一年間普法之戰，兩次戰役中，德國人從開始戰事到決戰勝利，前後不到六個星期。前一次世界大戰他們也試用這種戰術，可是失敗了。不過，那

是從巴黎近郊退出以後，戰事才固定於陸地戰和消耗戰。這一次勃魯齊區拿德國過去的經驗作依據，加上了義大利杜黑將軍的戰略，再加上了新的騎兵、飛機、高速率的坦克車和裝甲車轉運的步兵。

杜黑將軍相信趕早控制領空是迅速勝利的重要原則。這原則已在西班牙得到證明，佛朗哥化了兩年工夫控制了西班牙天空便擊敗了政府軍。在一九三七年當勃魯齊區將軍在萊比錫任司令的時候，他已看清楚，如果德國要有一個迅速的進攻，不但需要有一個優勢的空軍，而且需要大量的機械化部隊。

勃魯齊區在萊比錫和後來任總司令的時候，集中全力來建設他的裝甲的機械化師團。在一九三七年，德國只有兩個這樣的師團。在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日德國就有六個這樣的師團。每一師團平均有一萬三千人，有八千架坦克車，一點鐘能行一八—二十英里的速度。勃魯齊區用秋風掃落葉的姿態，在波蘭境內橫行的就是這個部隊，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間突破庇國列日防線及法匿馬奇諾防綫的是這個部隊，一九四一年春間在班都斯山突破英希前聯軍的也是這個部隊，不過每次戰爭，均大事擴充，及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動攻蘇之日，已至四五萬師團了。

當希特勒立意攻蘇時，部下意見頗不一致，勃魯齊區雖然唯希特勒之命是從，深知連年征戰，士卒疲於奔命，頗為猶豫，當時外間謠傳，即有被禁閉之說。及至戰事已經發動

大勢業已無可挽回，勃魯齊區祇得服從希特勒的命令，統帥三軍，向蘇聯進攻，數月之間，南下基輔，北圍列城，西下斯摩梭斯克，前鋒離莫斯科三十哩，蘇聯遷都古比雪夫以避之，希特勒趾高氣揚，自命不可一世，唯勃魯齊區深知士卒甘苦，德軍氣力已盡，六月之中戰死者至一百萬零五千，受傷者至三百萬以上，加以北地苦寒，隆冬既屆，大雪紛飛，冰天雪地中，斷指裂膚，德軍生命尙難自存，勝利尤屬渺茫，因此，勃魯齊區據情報告希特勒，並力言德軍不能再戰，如果勉強作戰，結果將有覆亡之虞。希特勒於失敗之餘，早已痛苦萬分，今聆勃魯齊區報告，腦羞成怒，竟以「反戰」罪名將其免職，對外則揚言勃氏患有心臟病，不能勝任指揮三軍之責，同時高級將領被免職者甚衆，一時德軍叛變，謀殺希特勒之謠遍傳世界，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命戈培爾宣佈東綏戰事結束，並自兼陸軍總司令，發表告將士書，反戰的勃魯齊區將軍從此休止矣。

希特勒自統三軍，雖在冬天，仍繼續進攻，結果一敗再敗，仍一籌莫展，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季，希氏又欲採取攻勢，自己駐基輔指揮一切，據說這位反戰的勃魯齊區將軍又被命至希臘，布置機械化部隊，以後是否能盡其用，這就要看德意志的命運了。

希特勒的智囊——浩斯活佛

世間一般人都已注意到時常看見的或是和希特勒在相片裏照在一起的五個人，他們不是參預希氏機密的人，同時也是納粹最高會議中和希氏密切合作的人，這個最高會議負責籌劃德國在國際局面上一切驚異的舉動。但是這種普通的看法，只有在一點上是正確的，那就是這五個人——戈林上將，外長李賓特羅甫，元首代表赫斯，特別警察首領希姆萊和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確組成一個最高執行委員會。委員會裏每個委員都職掌着複雜的納粹機構裏的劃分清楚的一部。不過就是這樣，他們僅只是執行元首的命令，對他個人負責。他們並不設定計劃，最多也只能稱為諮詢人員。關於這一點，戈林上將說得很清楚，他對英國前任駐柏林大使漢德森說：「必須決定的時候，我們都不能算數。就像現在我們所站立的石頭一樣；一切由元首個人決定。」

希特勒智囊團的首領卡爾·浩斯活佛將軍兼教授（Gen. Prof. Karl Haushofer），是慕尼黑黑德國學院院長。但是即納粹黨的名人錄，柏林出版供黨員用的「青年同志錄」。僅只說到浩斯活佛和元首的關係，也用着極其平淡差不多沒有意義的語句。

在他的外表上面，決不能看出浩斯活佛是希特勒的征服世界野心的發動者，他是一個

安閒，帶着眼鏡，白頭髮，氣派不莊而又矮小的人，看來，比較他的七十歲的年齡，並不算怎樣年青。每天早晨浩斯活佛博士都在慕尼黑城裏馬克息米尼街上散步，偶爾走過這條街而遇見他的人決不該想到這位有學者神氣的老年人。是德國國際防軍裏老資格的將軍。

但是這位稍爲駝背，態度安閒，面貌平常的人，不僅只是德國陸軍裏的一位將軍。他的話在撲資丹參謀專科學校裏是最高的法律。浩斯活佛博士可以說他惟一的差不多每天用電話和元首談商的人。而又是貝斯加登的希特勒山中別墅裏極少數匿名的週末訪客中的一個。

浩斯活佛教授僅有一個極短時期爲社會所聞名，那是在本世紀的開始，他充當德國駐東京大使館裏一位不知名的武官，他竟膽敢加嚴德皇威廉第二對西洋國家說出日本是「黃禍」的狂熱警告。那時候浩斯活佛少校是德國參謀部裏開頑笑的資料，他的同僚軍官認爲他是一個不負責任，難於馴服，性好爭辯的怪僻人物。

他的以日德同盟爲破壞英美世界霸權的工具的主張在德國外交界裏被視爲一個大笑話。到了今天不但和日本同盟的理論，並且浩斯活佛對德國外交的整個概念，都已被接受作爲建立納粹世界機構的基礎。希特勒已經完全採納浩斯活佛的計劃與理想，把這位教授對於世界政治問題的意見當做最後的決定。

浩斯活佛教授實際上是希特勒的導師，顧問和心腹友人。希特勒所以能夠掌握政治。

可以說得到他的助力爲多。因爲他是發現魯道夫希特勒的人。遠在一九二三年克樸舉事之前，他就看出這個粗魯高聲的奧國裱糊匠是一個有力的領袖，就看出他的魄力把擔任警察和他的狂熱的信心，他會有一天使得德國走上世界強國的路上。元首是一個肥臃裝箱的工人的時候，他和他的同夥的納粹暴徒，費德，斯特萊斯，慕勒，柏羅克，羅姆和戈林——沒有餓租貸會場，他的演說總是被人忽視的時候，浩斯活佛對於元首已經有了信心。在納粹運動的初期，浩斯活佛教授，介紹希特勒和大商家以及高級軍人接觸。經過這位慕尼黑教授之手，元首從斯坦因泰森，胡根堡，克羅柏，羅雪林和克道夫等得到第一批大量的資助。靠着這個資助，他把他的初期服裝襤褸的少許失意的女等知識分子和政治冒險家的黨徒改組成一個褐色制服，铁的紀律的挺進隊，這樣就把這個維也納的糊屋畫家，抬舉起來，達到德意志共和國的最高權力的地位。

有些性好懷疑的人，向來譏笑希特勒自己以爲他和德國爭取強權的意志堅不可破。認爲這不遇是一個幻想，偉大病者的狂言，但是到了今天很明顯地，希特勒的外交策略決不是一個表現病態的人一時衝動所做出的姿態，大家都承認這個人的瘋狂裏至少也有某種方法，雖然德國以外的許多人，對於這一種方法，不能了解。明顯他，希特勒進行着一個確定的計劃，虐待猶太人，壓迫勞工，查禁新聞，破壞德國的教育機關，和摧殘德國的宗教生活，都是預備的工作，以便實行一個包括全世界的計劃。

假如有人要知道納粹世界計劃的真象，以及實現這種計劃所用的方法，那他必須注意浩斯活佛教授的三十卷著作而非元首所著的「我的奮鬥」。

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裏沒有一個字包含着獨創的思想，外間已認這本書是納粹主義的聖經，但是事實上她不過是一個幼稚園用的版本，是浩斯活佛教授關於外交策略和經濟方面精深淵博的演講稿和著作的一個拙劣的而帶有猛烈情緒的改訂而已。

在這些很厚的大作，如「德國的未來之路」「太平洋的地理政治」「在世界權力之外」和「解放的鬪爭裏」最近幾年來已發生的事件——如毀滅捷克，擾亂巴力斯坦，清算波蘭，乃至最後訂結德蘇協定等——，都認為是德國外交政策的迫切的工作。浩斯活佛博士討論這類事件的書籍，脫稿在十多年之前，這是不容忽視的。

所以當希特勒狂聲怒罵的時候，浩斯活佛博士在他的慕尼黑地理政治學院的靜室裏——他在這裏每天還向未來的外交家和軍事領袖們演講——無時不建議締結德蘇協定，在納粹黨的出版物裏，他說：「蘇俄的布爾塞維克主義，摧毀世界各地，尤其是英美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是最有用的工具。」

既然浩斯活佛所謂「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世界霸權」的分裂與最後的毀滅，是一個復興德國的主要基本的目的，他歡迎任何趨向這一方面的合作，只要牠有助於德國侵略政策的目的，這就是想把德國成爲世界的統治者，並成立一個所謂「日爾曼的世界帝國」。

實現德國統治世界的計劃，在希特勒獲得政權之前，早已由浩斯活佛博士完全擬好。浩斯活佛博士的理論根據，簡單地講起來是這樣：「交通與軍備方面技術上的進步，使國際政治經濟的關係要有一個根本的變更。因為技術的進步，世界不能仍然分成許多經際獨力的民族國家，大家極端保障自己獨有的組織和主權；整個的人類既然能夠從一個統一教導的經濟得到鉅大的利益，那麼更應該有一個根本的變更。世界全部的經濟機構，已經陳舊不堪，並且因為牠已經失去效用，必須把牠推翻。」

浩斯活佛博士的見解又以爲帝國主義的英美，現在統制世界的財富，利用牠增加他自己的財富。決不能使他們放棄不義取得的一小部份。因此德國挺身而出，爲地球上一切居民起見，迫使盎格魯薩克遜人放棄他對世界貿易的控制，即在進行中必須把他們毀滅，亦所不惜，只有到那個時候，德國的和平公正的統治，纔能夠確立，人類歷史的黃金時代纔可以最後出現，這個黃金時代是一切夢想者和預言者所祈求希望的。

浩斯活佛博士一面勸促希特勒將德國所有的物質與精神的資源集中統制，把德國造成一個單一的力量，作爲征服歐洲大陸的初步工作，另一方面預先擬定第一階段勝利以後應該繼續進行的事件。到了歐洲的工業和軍事實力在德國的指導之下動員起來的時候，美洲大陸的征服，就要開始。

浩斯活佛教授在他的理論裏主張只有一種強力的軍事訓練的人民，纔能夠領導走上新

時代的道路。和平而不尚武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就是英美），必須由德國人或者德國化的歐洲來代替取得世界領袖的地位。在種族和洲間的鬥爭，這種鬥爭浩斯活佛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在計劃這種鬥爭——德國的最後勝利將依靠着牠統制非美兩洲的原料和歐美兩洲的工業中心的能力而定。

一個新興統一的帝國，從歐洲，近東和非洲達到南北美洲，在德國的領導之下一旦建立起來的時候，這個帝國就能夠和亞洲的新強國從事鬥爭。浩斯活佛教授的計劃最後一部份，詳細描寫德國對於全世界的一個堅固的統治。這位教授以為這樣成功以後，纔能有永遠的和平。這不論是怎樣的異想天開，總是浩斯活佛計劃的大略。

德國的地理政治學者誇說他們的學會保有很好的美國軍事和工業的地圖，是美國任何地方所找不出來的。據可靠的報告，一九三九年地理政治學會經派遣專家考察團，赴美國中西部旅行，研究在美洲共和國的中心是否有設立一個聯合德區域的可能。地理政治局的檔案裏不僅只存有美國重要領袖的姓名和傳記，並且還有新聞記者，地方領袖，牧師與教士，知識份子和律師的，總而言之，各種將來可擾亂於人事的材料，這個制度，都實行於各個國家，只要浩斯活佛的德國，認為這個國家是未來的殖民地，或者是可供利用的市場。

浩氏在慕尼黑，主辦一個政治地理研究所（Geo-Political Institute），內有科學家

，技術員，偵探等千餘人，這批人員，向不露面，甚至於連在德國也沒有人知道他們。但是，他們的意見、航海圖、地圖、統計表、情報和計劃等，却指導着希特勒的一切行動。這是征服他國的一個組織，也是個科學計劃的機關，為希特勒以前，任何征服者所未有的。希特勒親自的外交團，希姆萊的祕密警察，戈培爾的宣傳部，勃魯齊區的軍隊，和黨本身，都是納粹這個最高智囊手中的工具。

浩氏的政治地理研究所，並不是希特勒的工具，而且正相反；浩氏能夠支配希特勒的思想，遠在十七年以前，當時的浩氏，是個參加歐戰而退伍的少將，他常到監獄去訪問希特勒，他看到這位在慕尼黑酒店發動革命而失敗的人有很大的煽動力，就常來探監，因而感動了希特勒，希特勒差不多成為他的門徒。希特勒看見浩氏的擬議，屢試屢中，因之對浩氏的信仰，亦日益增加。

一九三八年，德國參謀本部，認為：假如德軍進佔捷克，法國必定出兵；而浩氏獨說，法國不能出兵，也不願出兵；浩氏確是說對了。浩氏說：「在十八天以內，德國能攻下波蘭。」勃魯齊區說：「德軍有陷於波蘭泥淖的危險。」但是，浩氏說：「下雨的可能性很少。」果然沒有下雨。參謀本部對於進攻挪威，遲疑不決；浩氏說：「進攻確有把握。」果然不出其所料。在大戰爆發後，勃魯齊區想要立刻進攻法國，浩氏勸告希特勒，應暫時忍耐，俟部署就緒後，再行進攻。於是，德國宣傳部，充分發揮破壞法國士氣的技巧，

結果，亦如願以償。發動北非和巴爾幹的戰爭，也都是先浩氏準備完成以後才開始的。

浩氏為希特勒決定了計劃，充分保證納粹不征服世界不止。我們在此應當知道，浩氏的計劃，不僅是要征服歐洲，而且還要統治美洲和太平洋。

浩氏在慕尼黑一個監獄裏，已對這位有熱情而無計劃的煽動家希特勒說過，應當去研究怎樣能征服世界，怎樣能造成帝國。「我的專門」中著名的第十一章，是出於浩氏的指導，一直到現在，希特勒對於那裏所列的外交原則，還是遵守着。

所以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拿到了政權，立刻就撥給浩氏一大批款項，由他去支配。浩氏已經說服了他的領袖，假如德國想要強盛，必須對敵人的力量和弱點，有極詳細的調查，再行依此作成嚴密的對策。這就是政治地理研究所的任務。浩氏極力爭得一個特權，他和他的研究所，不受軍隊和黨的牽制；並且應有無限的權力，可以要求宣傳和特務機關，供給其情報聽其指揮，希特勒均准其所請。

從各大學、博物院、研究所、實驗所等，代招到一千多位專家，內有經濟學者、戰略家、心理學者、人類學者、氣象學者、物理學者、歷史學者、地理學者和其他的一些專家。特務機關所呈送的報告，經這些專家們詳細審查和分解以後，滲入浩氏的「戰略索引」裏，政治地圖和世界大檔案。

這個戰略索引，對於每個國家的各種情形——軍事和經濟的方量，都有精細的記載。

政治的、社會的和宗教的思想，都有縝密的說明——地理的、地形的和氣象的情形，也有詳明的註解。諸如中國的饑荒，阿根廷的新政黨的成立，巴拿馬宗教的情緒，伯特塔（Bertta）上校的人格和嗜好，紐約海關的一個檢查員的品格，都是浩氏計劃中的重要材料；而與軍隊士氣，工業產量，以及沿海所設防禦砲台的位置等情報，是等量齊觀。這些情報，能指示希姆萊在什麼地方偵探可以有效，在什麼地方發動破壞可以得勝；也能指示戈培爾對那個國家施用破壞的宣傳可以奏效；能指示李賓特羅甫對那個國家施行外交的壓迫可以有利。

有五個部分，供給浩氏的材料，遇有情報必須由專家去收集時，政治地理研究所即由其千餘專家中，派人前往。普通情報，由外交官供給，在柏林有一學校專為李賓特羅甫訓練基本的情報員，以備浩氏搜集材料之用。

間諜工作，浩氏委託納粹黨海外部負責。受海外部津貼和節制的德僑團體，約有三千五百個單位，在美國的德僑協會，亦在其中。他們多半是熟練的技術人員，搜集很多關於各國工廠的能力和出品，以及新發明的技術等情報。

較困難的偵探工作，浩氏委託秘密警察外事班担任。這些秘密警察，經過兩年的訓練，有很豐富的偵探知識，無論這辨別軍艦的剪影，或打開保險箱均無不能。開戰之際此種人材，約有九千名。

或博爾的問課，分佈在德國駐外國的旅行社和輪船公司，他們專事分析外國報紙，和提供其本國以宣傳方式，都是收效很大的。

浩氏對於某一國家的情報，收集完備後，摘要送呈希特勒核閱，並向希特勒建議，怎樣去辦。浩氏對希特勒提出的建議，就等於命令。

浩氏的意見，是根據他的豐富經驗。浩氏是慕尼黑黑豹世家，他的家庭，代代皆有出類拔萃的官吏、教員、藝術家。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投身帝德的軍隊，在三十七歲的時候，作到參謀學校的教官，後來奉派到印度、西伯利亞和中國。在一九〇八年，又被派到日本，研究日本軍事，後來又作駐日陸軍武官，日本砲兵的教官，他很細心研究日本人的性格，日本的語言——除懂得法語，俄語，中國語外，又加上了日語。

在這時期，浩氏漸逐確定了他的未來世界觀。他認為德國應與日蘇締結同盟；由日蘇的幫助，去打破盎格魯撒克遜——英美的勢力，因為英美妨礙德國的發展。他根據這種理由，向希特勒參謀本部，提過很詳細的報告。但是德國政府認為他是夢想家。德皇是極端反對日本的，他說日本是「黃禍」，所以浩氏又被召回國從軍。未等第一次大戰結束，他就退伍，回到慕尼黑，講授他的「政治地理學」，使德國聯以世界強國自視。在他的學生中，最愛聽他講演的，是個年輕的學生——現在的納粹副領袖希特勒。因有赫斯才促成了希特勒和浩氏間的關係，而混世魔王希特勒的活動也就從此開始了。

浩氏認為歐洲的戰爭，祇是德國征服全世界的序幕，在這個征服中，蘇聯和日本，是德國暫時的幫手。

浩氏及其同事的著作，可惜美國人讀的太少，所以不能知道他的思想。每個德國參謀本部的官員，必須要讀政治地理研究所所發給的許多書籍和一些小冊子，所以他的意見內已瀰漫透了希特勒以下的所有納粹黨。浩氏儘管得到希特勒的信任，可是他為對付黨內極端反蘇分子，曾遇到一個很困難的時期，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他實現了他的第一步計劃，希特勒與史達林簽訂了協定，戰爭就已開始。一九四〇年九月，浩氏又實現了他第二步計劃：就是成立德日協定，公開對抗美國。第三步計劃的實現，是日蘇協定成立以後，史達林允許日本在太平洋自由行動。浩氏的花樣，已完全成功了，就是好疑慮的人，也輕易看出來他的計劃目的所在。政治地理研究所出版的「政治地理雜誌」，每期都有長篇文章，討論德日問題，他們認為：假如蘇日與德國合作，集中力量對抗美國，那麼蘇聯就可以很容易奪取阿拉斯加，日本也可以佔領太平洋的英美屬地。這些論文是任何人都可看到的。現在這個計劃因為蘇德戰爭，已經破壞了，惟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初期勝利，尚未完全失敗，將來德日交誼能保持多久，這就要看希特勒對浩氏的信仰了。

好氏認為南美是美洲最易受攻擊的一個地方。南美的每個國家，在戰略索引裏，都有極詳盡的分析。對於每個工廠，他都有詳細的情報；對於每個國家的政黨，他都加以估計

能否對德國有利。重要的政客、軍人、商人等的習慣，缺點和特性，都考查得非常詳細，以備需要利用他們的時候，可以知所着手。

浩氏根據這些情報，發出命令。納粹黨海外部，向巴西和阿根廷輸送軍官和軍火，去武裝和訓練德僑。浩氏命令納粹的支部在阿京周圍的戰略地點，建立「遊藝場」。浩氏供給對美宣傳的標語和一切材料。外事秘密警察，由參謀本部專家協助，建立「軍事據點」，在飛機場、電力廠、鐵路旁邊，貯藏武器軍火無線電機和炸藥。去年烏拉圭納粹奪取政權的陰謀被揭穿時，搜查出很多的這類東西。宣傳部長戈培爾，終日忙於挑撥汎美各國的感情。在這些國家中，每一個國家至少有一家報紙，受着柏林方面的控制，時常在報紙上漫罵，「北美的惡徒」，德國和意大利的廣播電台，亦不斷地廣播野蠻的辱罵。近幾年來，浩氏對西班牙美洲學院（Ibero-American Instituto），津貼大批款項，以便招待到德旅行的南美各國政府反對黨領袖、通要商人、醫生、法官、大地主等。其中很有些人受到影響。

在幾年來，巴西、阿根廷，及智利的航空部長，都受過招待，參觀德國的飛機工廠，並且德國對於他們每個人都贈送一架很名貴的飛機，他們的子弟，也被邀到德學習航空，而他們也很願意。浩氏所得到的收穫，就是德國在巴西、阿根廷間的航綫，到現在還可以自由航行，不受華盛頓方面的壓迫。阿根廷極有勢力的參議員德朗杜（Darondo）旅行德

國時，曾受到濠招待皇帝般熱烈的歡迎，這是使他知道德國的讚榮和善意。浩氏希望在南美的一角落裏，能夠抓到一個有方量的工具，以備不時反抗美國之用，南美洲的大商人，大工業家常被招待參觀萊茵區的工廠，納粹黨人們說，這種讚榮，他們也是可以獲得的，假如能夠打倒英美在世界上的經濟霸權。

在雷澤爾爾時，好氏的部下，就採用包圍方式。有個很典型的例子：德國駐阿根廷的武官，發現有兩個阿根廷的航空軍官可以利用，就請他們到德國學習駕駛滑翔機，德國政府派遣大員招待他們，然後交到「滑翔機專家」那裏，學習滑翔術。這「專家」是一個秘密警察，就迫他們領到輝煌美國之夜會裏，香檳酒和有魔力的女人使他們心醉，把滑翔術早拋在一邊，其不久，這兩位放棄的軍官，就贊成高築，不能不俯首聽其驅使了。

「一些有學問的觀察家都相信，德國在南美能而聲，遠勝於在挪威、法國和巴爾幹等處業已顯出功效的祕密組織。浩氏計劃，得到近東的油田後，即可開始經由達喀爾，向巴西運輸軍需品、槍械和「旅行家」。

浩氏可能迫使美國在南美從事戰爭，美國爲了國防，已耗費了幾十億元，而對於準備生命和自衛的未來戰爭，是不會顧及一切的。希特勒現正壓迫法國，使軍達格爾，美又於一九四二年三月與德宣戰，第二次世界戰爭中，美德是免不了一場惡戰的。

義國之部

不堪回首的——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是法西斯的開山老祖，希特勒尙未發跡以前，他就執政十年了。希特勒曾以墨索里尼自命，而納粹黨人亦目希氏爲德國之墨索里尼以爲榮。那時的墨索里尼是何等受後進的法斯西黨徒，如希特勒之崇拜！可是會變何時，希特勒扶搖直上，東奔西突，已成世界的魔王，而開山老祖之墨索里尼却每况愈下，一挫再挫，昔日威風，掃地無餘，而希特勒的鐵騎文踏入米蘭，義大利重要工業完全入其掌握，於是義大利淪爲德之附庸，而希氏亦列於陪臣矣，義人憤慨之餘，謂其「何不自殺！」「江山依舊，人物已非」，回首羅馬進兵之日不勝感喟矣。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是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於意大利中部羅馬尼亞地方納特維亞村。父親爲鐵匠，目不識丁。後因信從社會主義被拘監禁；但他却具有熱烈如火的誠心和堅強如鐵的意志。母親被稱爲村中第一美人，又是村中屈指可數的學者。

自設學校，教育兒童，性極和善，但却氣節高尚富于忍耐，這樣性格正相反對的雙親，便產生了一個性格特異常人的怪物。

少年時代的墨索里尼，是村中頂有名的頑皮孩子。他受教育於他的母親，但他並不把上課放在心上，視教室如牢獄，他的日常功課，只是欺侮同學。同學或其他同伴中，因被他傷害，而身上留有傷痕的，很多很多。無論什麼壞事，他都能做，甚至於做偷雞賊，他自己承認也做過一次。其後轉入他校，校中教員，恨他滋擾，常欲令其退學，及至他母親出來求情，始准其繼續入學。

他只怕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是很嚴厲的，他幫同父親打鐵，常常受父親的打罵，例如他替父親拉着風簾，因為打熱鐵時火花四濺，他略一迴避，那父親的鐵拳，便不容情的打下來了。

墨索里尼的性格，至今還多神祕不可解的地方，他現在雖成了大人物，但他是一個迷信者，喜歡占夢，相信卜筮（用骨牌占吉凶），他常說，睡眠中月亮光照着顏面是有危險的。演說中，他又常說：「我是動物一般的男兒，有什麼事件發生，我便能直感，本能叫我這般做，我決不能違背牠的命令」。他曾對人說：「馬嘶於戰前之夜，尤能於三里嗅知主人之所在，這都是動物的本能。」而他竟有。至墨索里尼何以有這般的性格，實受一個魔術婦人逐王娜的暗示。

逐玉娜在青年時候，是很美貌的女子，她曾嫁過三個丈夫，都死得莫明其妙。她知道符咒，迷藥，及他種不可思議的東西，所以一般人都稱她爲「魔術女」。但不知怎的，她很喜欢墨索里尼，那時墨索里尼年幼，一日，她把抱置膝上，注視她特異的大目，她說：

「柏尼多呵！你須做一個偉人，把義大利担在你的兩肩！」

「好大的眼！這眼中含蓄着強銳的理智之光。」

「好大的鼻！這鼻表示着有勝人的意志之力。」

「堅結的口，這口中存有熱烈的感情。」

「強銳的理智，強烈的意志，熱烈的感情！這三種力在你的小小的身軀中鬥爭着，你是一個可憐的矛盾的小兒，你將因矛盾而受苦。」

「這三種大力，是不能調和的，要調和他們而作成你偉大的人格，你不能不備嘗艱苦；你必得零落到乞食爲止。」

上面所說的話，起初墨索里尼一些也聽不懂。但說到「乞食」，墨索里尼懂了，忙問：

「我要乞食嗎？乞食？」

逐玉娜繼續說道：

「是！柏尼多！像你這般星宿的異兒，不墜落至底，決不能淨土！零落到乞食爲止，

不堪回首的——墨索里尼

等你備嘗了一切辛苦艱難之後，那就沒有什麼可怕了，你有一個「強星。」

「什麼？強星！」墨索里尼問。

「強星嗎？就是誰都不能打败你的最大的運命。你將要幾次被人所殺，但賴有強星之力，都得被救」。

「做一個偉人嗎，做一個世界第一的偉人！」

墨索里尼於是點頭表示安心。而那魔女的話，至今幾乎無句不驗，墨氏確曾乞食，確有幾次被人暗殺，而都出險。他的相信命運，實由於此，可是現在的命運則不可知了。

墨索里尼由小學而入中學，因舊脾氣復發，被校長斥退，轉入師範學校，勉強過了三年牢獄生活，終算畢業了。彼時他已十八歲，畢業後，他去當了半年的小學教師，又因喜歡飲酒和跳舞，為市長所憎惡，而被辭職。於是第二年他決定往瑞士遊歷，那時他的父親已因妨害選舉的罪名，被拘入獄，他的母親，因悲痛而生病了。

在他動身上車往瑞士的時候，他身上只留着一元銀幣。在瑞士，他沒有親戚，沒有友人。他在便宜的旅館過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一家綢緞店，尋找職業，不得，僅借到銀元二元五角，他於是決計從事於勞動工作——搬運石子。

搬運石子，便是用手推的小車載運石子，至建築工場，并須把石子搬到二層樓上。這是極危險，而最低等的勞動。他和雇主的約定，每日工作十一小時，每小時工資一角二

芬。

但是墨索里尼畢竟是個文人，勞動一天，就疲倦得全身如同脾癱了一般。那天晚上，他吃的是蕃薯，睡的是稻桿，¹⁰¹因為疲極，倒也睡熟了。這到醒來，遍體好像被人打傷了一般，動彈不得，但無可奈何，仍只好出去工作。

這樣辛苦的勞動，墨索里尼做了一星期，實在支持不住了。他便向雇主辭工，要求他算給他的工資。雇主說他這樣不中用，又着實訓誨了幾句，末了，拏出一把的銀幣，鏽的拋在棹上，叫他去拿。墨索里尼那時因為腹中飢餓，身體疲極，且僅有的一雙鞋子，又因工作時激烈的跑動，已不見底，幾乎等於赤足，沒奈何，只得把棹上銀幣拾了起來，數了一數，足有七元六角，便辭出，先到鞋店去買了一雙堅固的鞋子，在棹決定到洛桑去。

到洛桑後，命運還是不濟。搬石子賺來的錢，在一星期內耗盡，身邊已一文錢不名，於是變成一個流落他鄉的浪子了。他一天不得食物，他只覺得腹中飢餓，餓得步履困難了，懶洋洋的走到湖畔，湖畔有一家餐館，正在奏着晚餐的音樂，他聽了，愈覺得飢而又疲了。

這時，來了一對盛裝的男女，似是英國人，他顧不得羞恥，上前一步，戰抖抖的把手伸了過去，說道：「先生，做些好事！」他雖說着，可是聲音低得幾乎沒聲。同時他覺得面上發熱起來。但那位英國男女却連頭也不回一回，逕直地過去了。

那天夜裏，墨索里尼終於沒有得食，從十點鐘到十一點鐘，他睡在公共廁所的外面，十一點到十二點，他坐在一隻破船的上面，十二點以後，他回到街市中，就在橋下躑着，等待天亮。

第二天，他蹣跚街頭，忽然遇到故鄉的一個友人，他喜極了，忙對他訴說最近的苦況，但那個友人只是似睬不睬的樣子，拿出十個銀幣，恨恨的送給他，其情形和佈施乞丐完全一樣。那時墨索里尼真氣極了，但爲飢寒所迫，已沒有勇氣抗爭了。

這樣的浮浪生活，一天一天的過去，有時咬着堅硬的麵包，徘徊於森林之中，有時竟一天到晚不得食物，往來行走。一天晚上，約莫已有二十六小時沒得吃了。他穿過一處森林，到了一家門口。從門縫中窺去，室內男女小兒四人正在晚餐，他便叩門求乞，只聽得室中小兒因驚怖而啼哭了，又只聽得母親安慰着說：「好孩子，不要慌！是乞丐啊，可憐的乞丐！」在後便有人開門，從門縫中送了一片麵包出來。墨索里尼接着，不自知的退下來，仍向森林中走去。

到了森林中，在一條小河旁遑少憩，只覺腹中作怪，情不自禁的把剛才得來的麵包，向口中送去，但同時他的記憶，使他迴想到剛才的情形；小孩子的哭聲，母親的安慰聲：「不要慌，是乞丐啊，可憐的乞丐！」尤其是「乞丐啊！」的聲音，在他的耳中像破鐘一般的響着。這時他的心中，真有萬種的愁苦，而在他那特大的眼眶中，不覺流下淚來。他感

傷之下忽然興奮起來，把口中將嚥未嚥的麵包，吐在坐旁的小河中，又立即把手中殘餘的麵包，也一同拋却。說道：「我不是乞丐，我並不可憐！」自有這兩句話以後，於是墨索里尼的浮浪生活便告終止，他因浮浪生活中所得到的閱歷，使他對於富人發生反抗之心，他終於入了義大利社會黨，做極左社會黨的領袖。

一九一一年，安科那（Ancona）黨大會，他被選為主幹及黨機關報前進（Avanti）的主筆。等到歐洲大戰開始的時候，他越加顯出他的狹窄的面目，竟一變而為主戰論的主唱者了。社會黨的最高會議見着他的行動，立刻不要他再編前進報，他在會中反對社會黨，於是被黨除名。

墨索里尼被逐出社會黨之後，他與他的同志相信義大利能強迫加入大戰，他們的行動搖震了義大利的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政治骨幹，而墨索里尼便是他們的領袖。他自退出前進報以後，需要一個日報做他宣傳的工具，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他手創的義大利民報（Il Popolo, Italia）出現，這報可以說是墨氏成功的工具。

墨氏在義大利民報的頭篇論文是使一般輿論都促動義大利參戰幫助英法。編輯此報的都是他的同志，那時，義大利尚守中立，他們組織義勇軍，開到法國去打仗。

當義大利宣戰的時候，墨氏充當士兵，在宣戰後的三月，他開到關係地的不瑞細亞去訓練，此處離飛機的襲攻路線不遠，不久，他因為戰績升任伍長。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墨比受傷了，從他的身上取出四十四片炸彈，在一月之內，受過二十七次手術。八月，能夠扶着手杖走路，就回到原來的報館去做主筆。他發起號召一個「完成戰爭」的運動，在報紙上要求中央政府制止那些淆亂人心與弛緩戰爭精神的行動，促進組織義勇隊，并堅持禁止其他的社會黨報紙。

一九一八年大戰告終，義大利和英法等協約國獲得了勝利，但是有一個可怕的統計，在大戰中，義大利死了六十五萬二千人，殘廢了四十五萬人，傷了一百萬人，在這四十一個月戰爭之中，每家都犧牲了一部份。這些殘廢者，這些傷兵，這些孤兒寡婦，形成了義大利的人口中的一個很大的比例。

一九一九年休戰條約締結以後，義大利的社會主義者起始暴動，市委自米蘭到維也納幫助社會黨的活動。社會主義者皮多尼在德瑞士德作改組活動，有許多在以前與何資本家壓迫下的工人都加入暴動，這一年代才開始組織了一個「戰士棒喝團」(Esercito dei Combattimenti)，直到一九二一年尾才正式改組為法西斯黨。這是一個抵抗勞動者革命的暴力組織。

休戰條約後數月的一天，他在米蘭看見一件很重大的很不安的事實，一隊社會主義者拿了無數的紅旗，隨着三十個樂隊，帶着一些反對戰爭的標語，成羣結隊的婦女，小孩，俄人、德人、奧人在街上遊行，他們聚集了許多會，要求大赦，要求免戰時逃兵的罪，要

墨索里尼土地。

墨索里尼自睹這種情形，他是最懼怕革命的民衆的，因此在米蘭遊行隊發生的二天，寫了一篇長文章，題目是反對野獸的再來，在民報上發表，許多社會黨在前進報上反駁他。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米蘭起草法西斯蒂黨的根本綱領，該黨第一次會議在米蘭的皮日，西波爾克羅舉行的。來赴會的有工團主義者，以前主戰者，解職的軍官，阿爾卑地特隊——手榴彈大刀隊。十一月十六日的舉行選舉，法西斯一敗塗地，沒有一個人被選入國會，這次選舉的結果，社會黨在國會中佔了一百五十位，無數帶着紅旗的人在街上游行。在米蘭，有三萬人要求將紅旗掛在市政廳上。這種現象是爲墨索里尼所深惡痛絕的，因爲他和社會黨是勢不兩立的政敵。法西斯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選舉失敗，又起組織已散的黨員。在佛羅倫斯會議中，墨索里尼做了一篇文章指出義大利政府的重要問題。法西斯要使義大利在根本的改革。

一九二一年的頭一個月在波河流域有激烈的暴動發生，社會黨與法西斯的爭鬥日益劇烈起來。三月，法西斯的小戰隊攻擊社會黨的前進報館，并且將牠焚燒了。別的隊伍要攻打工會，但被軍隊所阻止。

同年國會的選舉，法西斯的選票要增至十七萬八千，墨索里尼被選入國會。在國會中的法西斯，依着會規，組織黨團，人數只有三十五，開會期間，墨索里尼曾演說五次。

在六月二十一日日的演詞中，墨氏批評基阿立地內閣的外交政策，將政府及在此數省執政者的弱點都指出來。他斷然的說：「因為基阿立地政廳既是對於沙拉達同意瑞達羅在上愛地日的政策負責的人，我現在提議否決他。我們對在此的德國代表宣稱：我們現在在不瑞尼界，我們誓必死守此處。」他謁力的攻擊斯佛日的外交政策。

經過國會的變動，基阿立地的內閣終竟倒了，波羅米繼任。他原是社會黨，後來變成了一個民主政治者。他對於法西斯與社會黨的休戰十分注意，在波羅米正打算發展着他的政治的時候，沙爾日納的慘案發生了，法西斯黨死十八人，接着莫得納的慘案又起，黨軍隊開槍與法西斯黨人交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墨氏在羅馬召集一個全義法西斯會議。此時法西斯已由在野的政治活動性而轉入一個新形態，他的政治堡壘是日益發展了。在散會後，所有的法西斯黨人排成列隊經過羅馬的街市，而羅馬的工人區對他們是非常仇視的。

一九二二年，社會黨發動了總罷工，法西斯就去驅散各處的罷工組織，米蘭法西斯政變前進報，將他們的辦公處燒了。他們佔領了街市的車房。禁止罷工，在那時的政府是沒有能力辦到的，但是法西斯却代替政府鎮壓革命的責任，命全副武裝的法西斯，在墨索里尼指導之下去阻止他們的工作。這時，墨索里尼已決定自己來領導黑衫隊，準備進軍羅馬，奪取政權。

在進軍羅馬的前一月，墨索里尼在文章上說：我們應當自「德謨」們所建立的台上，將「羣衆陛下」推翻！

法西斯的部隊沿第里尼安海進攻羅馬。墨氏在米蘭的民報上，發表了一篇宣言。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羅馬教皇召他去商量組閣的事，墨氏將民報的責任交給他的兄弟，自己親赴羅馬，在羅馬受到法西斯黨人熱烈的歡迎，立刻開車至國王辦公處，他穿的是一件黑衫。他將計劃獻出，并把治理義大利的意見說出來。頭一樣，他請總指揮安排，將義勇隊帶進羅馬，令他們在國王前排成陣隊。

新閣之內，各部總長次長中，有十五個法西斯黨員，三個國家主義派，三個自由黨右派，六個國民黨，三個社會民主黨，墨氏居內閣總理的位置，及內務外交兩部長的職務，陸軍部長一職昇與地日，達翁德瑞維爾擔任海軍部長，殖民部長則以非得若擔任之。一九三三年，墨氏將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聯合起來了，在某種時候，這兩派關於國家的命運的目的的政見，可以說是相同的。他並且使國民黨退出國會，因為國民黨的黨團與法西斯黨的黨團時有爭鬥的緣故。

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的選舉運動中，各黨派都去考察他們內部的人材，檢閱他們的勢力。去拉攏最大多數的票，希冀在國會中佔很多的位置。結果是法西斯獲得了全部的勝利，以五百萬票對二百萬票，墨氏親自在米蘭指揮這次的選舉戰。

五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七期的國會開幕了，會場中充滿了殺氣騰騰的景象，那些反對法西斯的份子都不能到會。法西斯舉行了清黨的運動，尤其社會黨，是法西斯的死對頭，法西斯對於他的壓迫是無微不至的，甚至要將牠消滅掉。

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中，義大利不斷的發生騷動，許多的國民都痛恨法西斯的專橫，殘暴，暗殺，人民的生命絲毫得不到保障，各地的叛亂時常發生，不過都給法西斯的武力壓下了，墨氏對於這次反對法西斯的人們，都拘捕處以死刑。

關於墨氏的外交政策，一九二二年，他在勞工的勾留期間，曾與羅馬尼亞的外交部長，同美國駐羅馬公使開會談判，曾解決杜得康尼的問題。十二月，國會作了幾次對於外交的宣言，又起始解決阜姆與達馬的問題。

一九二三年，墨氏在日瑞徐簽訂義瑞條約；并承認華盛頓海縮條約，其他與捷克斯拉夫，波蘭、西班牙、法蘭西，也議定商約，並與蘇聯恢復商業關係。一九二四年正月，墨氏與塞爾維亞的政治家巴西克同南斯拉夫的閣員雷西克訂立了一個義南新約。這條約的結果，阜姆屬於義大利了。

一九二四年的外交綱領，以二百五十票對六票，二十六人未到會通過。一九二五年，義大利與阿富汗之間又發生事端，一個義大利的工程師比諾伯到彼處工作與研究而被刺了，但墨氏不願因此使事情擴大，有損兩國的國交。

墨氏對於小國也訂定條約，阿爾巴尼亞，匈牙利，土耳其都訂有條約，因為要調和地中海的關係，故與西班牙交訂，因為要發展工業增加國外貿易起見，與蘇聯也恢復商業關係。

一九二六年八月，墨氏在中義皮沙諾作了一篇演說，在十一月月中，他發行一種債券，稱牠為「里托瑞阿」。牠的目的是使現金流通較易，并易使預算案的伸縮性大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內閣會議中，對人民宣佈里拉有金本位作後盾，牠們之間的比例是由經濟問題專家判斷的。

墨索里尼代表義大利的財閥，企業家的意志，迫切地要求建立霸權於地中海上，更欲圍集巴爾幹及中歐諸小國於自己的羽翼之下，以與法德爭霸於大陸，這樣就成了法帝國主義的死敵。英國亦想假手於義大利以削弱法國在大陸的威勢，同時英法義各國都有結成聯合戰線以對抗蘇聯與美國的需要，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初有四強公約之締結，這四強公約最佔上風的自然就是英國，而義大利從此與英法在歐洲政治舞台上「分庭抗禮」，使法西斯的黨魁墨索里尼有舉足輕重之勢不可謂非歐洲政局一大轉捩。然法義的衝突與義德的衝突，決不因此而緩和。法國極力想在中歐鞏固其霸權以對抗德義，小協約國就是他的重要爪牙，而義大利却結合巴爾幹諸小國以與對峙。

對於德國，義大利雖欲給以法西斯的聲援以抗法，但是墨索里尼却不願德國伸長其勢

方於南歐，如南斯拉夫等國，所以義德的對立依然是很顯明的。自德國要求軍備平等遞出國聯與軍縮會以來，德法已呈劍拔弩張之勢，這時除了英國之外，義大利裝出和事老的样子從中圖利。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日墨索里尼實行內閣的劇烈改組。這位身兼多職的黑色魔君於原兼任外交商業大臣外，又兼長海陸空三部，并且更將三部事務統歸於一個國防部之下。墨索里尼又高唱改組國聯，其野心勃勃欲一舉而推倒法國之霸權，樹立義大利的法西斯「赫格蒙尼」(Hegemony)已為世人所共睹。

到了一九三四年，墨索里尼在國內之基礎已完全穩固，亟思向外發展。是時希特勒亦已握到政權，亦思向外發展，尤其想併吞與大利。奧國是一個不能自給自足的國家，絕對不能獨立，遲早必併入德國或義國。自第一次歐戰以後，義常視為附庸，墨索里尼當權以後，尤視為囊中物。惟奧國人民與德人同文同種，十年來渴望與德合併，是年二月維也納發生黨爭，黨人失敗以後，獨裁者陶爾斐斯亦被刺死，是時希特勒即想進兵，實行併吞，卒以羽翼未豐，而墨索里尼之大兵，又陳於僕倫納山隘，於是知難而退。

一九三五年奧國問題告一段落，墨索里尼的魔掌又伸到黑人國阿比西尼亞了。義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早蓄鯨吞之意，在一八九六年時，即發生一次大戰，義國三師團軍隊全軍覆沉，戰爭乃告結束，墨氏為雪此恥，並爭奪紅海霸權，乃決定侵阿，一月三日阿皇塞納西正式照會國聯，以義大利對阿以戰爭相威脅。世界各國聞訊後，駭然以墨索里尼居然有

吞併國聯會員國之企圖。但墨氏公然直認不諱，並宣言阿比西尼亞爲一野蠻國土，義大利負有開化之責，且歐洲各國過去均以武力割奪非洲土地，今日則爲義大利之機會云。國聯行政院各理事國對之均瞠目不知所對。加以國聯對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略中國時未加制裁，今日對墨索里尼之侵阿，自然不會特異，因此墨氏一意孤行，連國聯之仲裁亦置之不理，決欲得阿國全境而甘心。

是年十月三日法西斯軍隊向阿比西尼亞推進，義阿戰爭於是開始。義軍在阿境內儘量使用新式武器，濫行轟炸不設防城鎮，甚至紅十字會救濟機關亦遭投彈，至於施放芥子毒氣則不分武裝及平民，真不顧人道大率如此。阿之抵抗僅有寇敵之士槍及刀矛而已，因此義軍節節勝利，十一月攻克馬坎（Makale）。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阿皇塞納西自阿京阿底斯巴巴出亡。戰事亦隨之結束，距開戰不過七月而已。當戰事開始時，國聯會員國五十國一致通過對義制裁，阿國被併後，英外相艾登以贊成制裁之人，竟翻然建議國聯取消經濟制裁，義阿問題由此順利結束。

阿比西尼亞戰事方告結束，西班牙的佛郎哥又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舉起叛亂的旗幟。於是墨索里尼又抓到了趁火打劫的機會。他爲報復英國在阿比西尼亞戰事中的制裁及法國在地中海的矛盾，便毅然出兵援助佛朗哥，並與希特勒沆瀣一氣，於十一月間締結了德義防共協定。德義兩國共同出兵援助佛朗哥，而英法對西班牙政府軍之援助，口惠而實

不至，馬德里卒於一九三九年春間乞降，西班牙戰爭遂告結束。西戰結束後，墨索里尼因希特勒之同意援助，對於奧國問題大為讓步，希特勒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對許士尼格提出合併條件，許氏自然祇有俯首就案，而墨氏亦坐觀其敗，終無可如何，從此希氏之於墨氏，所謂後來居上，不復如前此視墨氏為神聖矣。

自從德義締結防共協定後，墨索里尼遇事惟希特勒馬首是瞻，一九三八年九月間，希特勒正在企圖吞併捷克，九月三十日英法德義四強在慕尼黑開會議，出席者德有希特勒，英有張伯倫，法有達拉第，義則墨索里尼，當協定簽字以後，達拉第感覺失望，張伯倫悠然自得，希特勒喜得騰雲駕霧，墨氏則笑容滿面，因為此次會議，英法是一邊，德國是一邊，而墨氏則以調人自居，左右奔忙，卒至促成了這種劃時代的可恥的不義條約。

西班牙戰事結束以後，墨索里尼的遠征軍凱旋而歸，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旬，他又回頭來發動阿爾巴尼亞的侵略，阿爾巴尼亞本一卑卑不足道之國，亡國條件一經提出，自然祇有接受，於是阿爾巴尼亞在四日之內又併入義大利的版圖了。墨氏之志還不祇此，他還想將巴爾幹各國劃入自己勢力圈內，對於希特勒，中歐，東歐，北歐，西歐，均可讓步，惟有南歐則視為禁嚮，決不相讓。

這時候英法蘇正在談判同盟，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為不甘示弱起見，於是於五月二十二日正式簽定德義政治軍事同盟。希墨兩氏並把歐洲大陸私自分配。義大利佔領地中海的霸權。

，德國佔領中歐，黑海和波羅底海。義則破壞巴爾幹集團，把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聯合一起組織一個集團，由義大利爲首，壓迫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使之就範，希氏則盡力壓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並同時在北歐拉攏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丹麥，挪威，瑞典，芬蘭，使之附己。

勞合喬治說：「民主國家總是後人一着」。英法蘇三國會談，因爲張伯倫另有懷抱，正在熱烈議論之時，希特勒却走了先著，他與史達林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訂立一種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希氏侵波所畏者爲蘇聯與英法合作，現在蘇既妥協，即無兩面作戰之虞，於是希特勒於九月一日發動攻波，英法於九月三日對德宣戰，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便由此揭幕矣。墨索里尼對希氏雖有攻守同盟之好，但他另有企圖，却宣佈中立，及至波蘭迅速被希特勒攻下以後，他又奔走調停，準備在戰爭最激烈時來趁火打劫，他派遣齊亞諾兩次奔走柏林，他的代表發言人蓋達屢發和平之論，道中間就隱藏着微妙的關係。

希特勒自從攻下波蘭以後，因爲種種關係，不敢在西綫發動猛烈攻勢，曾向英法提出和議，因此墨索里尼更爲得意，一方面對英法以和人自居，一方面又以盟友驕傲於希特勒，而暗中却把英美接濟他的物質轉賣給德國，德國給他的軍火零件供給英法，他卻從中取利。如此情形一直延長到一九四〇年五月，英國的外相哈里法克斯已經宣佈拒絕和議，希特勒之攻勢計劃亦籌備就緒，於是納粹軍隊開始大舉進攻，五月二十八日比軍投降以後，

英法聯軍節節潰敗，到了六月九日，法國馬奇諾防線北部之法軍被圍，法總理雷諾對美總統發出求救的呼籲，同時並決定遷都，墨索里尼見大局已定，如不參戰，即將失去勝利機會，於是於六月十日正式對英法宣戰，却忘記了他與法國同為拉丁民族，竟下落井之石。

義大利參戰以後，巴黎於六月十六日失陷，六月十七日貝當組新閣，同日向德軍提出停戰要求。六月十八日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會晤於慕尼黑，共商對法停戰要求，六月二十二日德法停戰協定簽字，六月二十四日義法停戰協定簽字，墨索里尼總算勝利了。

義大利參戰的結果，外交雖稱勝利，實際變成了希特勒的尾巴。墨索里尼當日與希特勒結合，原以反共為條件，西班牙戰爭以後，更劃定各人的勢力圈，後來希氏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豈防共協定於不顧，墨氏已愜了一口氣，兩線戰事結束以後，蘇聯即於六月二十六日進兵羅馬尼亞，收回比薩拉比亞及希哥維拉，墨氏視為莫大威脅，又愜了一口氣，不久羅馬尼亞之獨裁者安多尼斯哥夫不甘蘇聯的壓迫，立刻投入了希特勒的懷抱，在希氏仲裁之下，解決羅馬尼亞三國的領土糾紛，於是希特勒於十月七日以七十萬大兵開入羅馬尼亞油區，墨氏見德意遠近，再愜了一口氣。希氏為救墨氏諒解，本商定於十月一日會晤於僕倫納山隘，惟墨氏忍無可忍，追不及待，竟於十月二十八日晨三時，以二十萬大兵，由阿爾巴尼亞進攻希臘，以希臘彈丸之地，滿以為可以立即攻下，而希軍在馬塔薩斯鼓勵之下，經過三星期鏖戰，義軍大敗，戰場反而移到阿爾巴尼亞中部。北非方面，過去

英國原恃法國支持，法國敗潰，英國岌岌可危，義軍向英國屬地進攻，英不得已放棄索馬利蘭，義軍如能有為，蘇彝士運河早就不能扼守，無奈義軍徒有其名，進攻埃及一籌莫展，英經過三個月之補充，居然經過沙漠把優勢的義軍擊潰，因此墨索里尼，既敗於希臘，又敗於北非，而大蘭多之海軍亦受了致命的打擊，據說全世界第一條新主力艦「利突利烏」號亦被擊沉了，墨氏威風至此完全掃地無餘矣。

可是墨氏祇管失敗，希特勒屯於羅馬尼亞之七十萬大兵，仍無所動，及至一九四一年春間墨氏已經力竭聲嘶，希氏之準備已經充實，於是希墨兩魔又會於僕倫納山隘，墨氏一惟希氏之命是聽，從此義大利淪為德國郡縣，墨氏降為陪臣，希氏乃急以大軍二十萬偷越阿爾卑斯山開入義大利，並橫渡地中海赴援北非，從此義大利政府各機關均有德國顧問，鐵路工廠無不受其統制，而德國之祕密警察，無論義大利之窮鄉僻處，亦無不有其足跡矣。希特勒於四月間採取春季攻勢，不期月即下希南，墨氏以尾巴之故，對南亦分得一杯羹，北非方面，英以有事於近東，德義聯軍在隆美爾將軍指揮下，節節勝利，多布魯克亦宣告不守，墨氏可謂揚眉吐氣矣。

無奈好景不常，希特勒攻下希南以後，即於六月二十二日攻蘇，墨氏以同盟之故，亦派兵參戰，此時北非方面，英軍經過一度整理，阿比西尼亞國王塞納西亦赴前線督戰，於是形勢急轉直下，德義聯軍節節後退，而阿比西尼亞之首都不久亦為英軍攻下，塞納西復

國，墨氏於一九三五年辛辛苦苦，竭盡全國之力僅乃得之之黑人王國，遂成一場幻夢矣。墨索里尼對於中國，過去曾稱友好，我國復興計劃，彼亦甚為贊助，並派顧問來華相助。惟彼與希特勒一樣，為欲實現其侵略計劃，亦於一九三七年夏間與德締結防共協定，一九三八年春間承認偽滿，不久召見了顧閔圖，因此，中義關係遂接近於破裂之點。當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攻蘇，為欲使日本牽制西伯利亞之大軍，墨索里尼為討希氏歡喜，竟不顧中義友誼，亦隨希特勒之後，不久承認南京汪逆傀儡政府，我政府發表嚴正聲明，痛斥其謬。

及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倭寇發動太平洋大戰，其美於驚駭之餘，相繼對德義倭宣戰，我國為民主國家之最後勝利及正義之伸張，亦於十二月九日與德義倭宣戰，從此法西斯之開山老祖墨索里尼亦為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公敵矣。

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日本在太平洋上獲到初期勝利，軸心國家為進一步之侵略，在柏林簽定了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現在春季已至，希特勒又將發其所謂春季攻勢，二月間李賓特羅甫曾至羅馬授命墨氏，三月間隆美爾將軍又從北非飛往羅馬指示一切，於是墨索里尼聽命是謹，又將派遣數師開入北非參戰，唯義大利人民早在米蘭一帶散佈標語，謂：「墨索里尼何不自殺！」以後是否能容此巨魔將國家供人犧牲，這是誰也不能預料的。總之，今日墨索里尼不過希特勒一陪臣而已，回首一九二二年十月羅馬進兵之日，不勝今昔之感矣。

夫以妻貴的——齊亞諾

齊亞諾（Ciano）是現在義大利的外相，墨索里尼的快婿。他的父親是墨索里尼的親信，曾被法西斯最高會議選為必要時的墨索里尼的繼承人，他的父親本來是小康之家出身，但他死的時候，已是義大利最大的富家了。

這位齊亞諾最初學市政，此後在一家不出名的義大利小報裏學做評論記者，他在法西斯黨人中間的地位是漸漸地昇高的。他在一九三〇年結婚之後，曾來中國任駐華大使，但到任不久，又返國担任外長了。

他的太太始終表示她對於政治無興趣，她說：「女人不應牽涉到政治漩渦裏去，在法西斯義大利女人的任務，就是生孩子，作管家婆」。但是她却曾經去倫敦碰過釘子，惱恨着英國，她也曾從柏林回來對德國人着了迷，德義軸心也就因此很快結成，她對政治的興趣，事實上是很淺厚的，她是歐洲野心最大的女人。

齊亞諾伯爵夫人愛達，是墨索里尼的大女兒，她生了三個孩子，她結婚到現在已有十二年，最近六年來，她一直在歐洲遊說，她帶着那家有的外交資格，非常活躍，現在已被稱為歐洲野心最大的女人，她個人的虛榮心確乎影響了不少重要的事情。

在羅馬，現在就有許多婦女不滿意她的做法，說她助桀爲虐，助長侵略，由於義國國際地位的喪失，她們對她又很多非難。

她是墨索里尼最鍾愛的女兒，她和她的矮胖的兩位兄弟，轟炸阿比西尼亞人的航空員，維多利俄和勃羅諾，以及兩位妹妹羅曼諾和安娜瑪利亞長得都不同，因此在歐洲那些京都裏很久流傳一個傳說，說她的母親是一個俄羅斯社會主義者，因爲這一點，便得到了以前是工運宣傳者而今天却統治義大利的那位黑衣宰相愛戀她。

齊亞諾夫人的年紀，到底多少不詳，在一九三〇年四月間她結婚的時候，據說是十九歲，如果此說屬實，她現在才不過三十二歲而已。

六年以前，倫敦對她很冷淡，她到阿斯科特去想獲得打獵的錦標，都沒有得到，於是她氣憤地返回羅馬了。在以前她有一次去印度的旅行中，她受過英國方面熱烈招待，總督哈里法克斯（歐文爵士）也以盛宴款待過她。

一年之後，在一九三六年，她到了柏林，李賓特洛甫，戈林，戈培爾都一個個設宴歡迎她，她和戈林特別親善，戈林把他的一個孩子取了她的名字，來紀念她。一些粗大的碧眼黃髮的諾狄克人在諂媚她。

希特勒給她一張簽過字的照片，赫斯爲她發表了他那漫長的德意合作論，而且印了許多「世界新秩序」的圖畫。

在這以前，德義的關係是很顯著的冷淡的，她到柏林一行，增加了兩國密切的程度。愛達在柏林住了一個月，那些納粹領袖們待她比從任何別一國到來的公主還要更隆重些，她和那位意志堅強而現在出奔英國的赫斯作了很長時間的會談，以後她便滿意地返回了。

四個月之後，她的丈夫就和德國簽定了軸心盟約。當時柏林的幽默家曾說：『愛達是軸心的媽媽，而赫斯是個代理爸爸』。

照墨索里尼的想法，女人的地位應該是在家裏的，但愛達的活動一年到頭地否認着她父親的這種想法。

她替國家也生產了兩個未來的兵士，和一個『未來』的太太。她不像她的母親那樣馴服，她常常違背父親的主見。義大利人相信，自從她的叔父安諾德墨索里尼死了之後，她已是世界上可以影響墨索里尼的意志唯一的人了。

這一點，在她自己並不承認。有一次，有人問她是否願意担任她爸爸的祕書，她回答說：『我可以用我的溫柔很好地幫助我父親，我對於音樂彫刻是非常歡喜的，政治我並不關心，我對於首相，僅認為他是我的父親而已』。

有一個時候，墨索里尼打算把她嫁給義大利的皇太子。但是那位年青人辜負了他的有一番好意，而愛達也不願意嫁那皇子，因此，後來她就和齊亞諾結婚了。齊亞諾與她結婚以

後，藉着她父親墨索里尼的地位及她在國際間的活動的能力，居然也在國際間爲人所重視了。

不過今日義大利已經淪爲德國的附庸了，外交部中也有德國的太上顧問，凡有決議不得太上顧問的首肯，則無法通過。雖以外交部長齊亞諾的地位，也不能不順承德國主子的意旨。在德國進佔波蘭時，齊亞諾曾在貝茲加登別墅向希特勒表示反對，認爲這一舉必定會激起英法的抗戰，弄得希特勒惱羞成怒，大罵齊亞諾混蛋，王八一類不入耳的話。義大利參戰之前，齊亞諾又不贊成，所以希特勒最恨齊亞諾。

當一九四〇年冬及一九四一年春間，義軍侵希失敗，希特勒陳七十萬大兵於羅馬尼亞邊境，坐視不救，齊亞諾雖有軸心媽媽的愛護爲之誘惑德國各領袖，但希特勒仍不爲動，齊亞諾羞憤之餘，乃至阿爾巴尼亞前線參戰，當時傳說已經受傷，迨後墨索里尼甘願將意大利拱手送交希特勒，希臘之戰得以急將直下，齊亞諾又活動於羅馬柏林之間了。

不過，德人對齊亞諾已不如前此信任了，李賓特羅甫有一次在羅馬議會上表示：「我們統治德國從前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趕走齊亞諾。」這並非虛聲恫嚇，愛達因爲赫斯奔英，失了榮譽，齊亞諾今日也只剩了一個空頭外交部長的名義，實際上已經毫無作爲了。

日本之部

神化的「天皇」——昭和裕仁

日本天皇，亦猶人耳。他吃飯，他睡覺，他一切個人生活和我們一樣。他也是呱呱墮地；他也生兒養女；他也要死。然而有趣的是，他的通常人性，却被神道設教的觀念所遮掩了。天皇是「生自母胎」；可是關於他的出生確比我們草木之人有不同的傳說。天皇也要「氣斷身死」，可是他的死亡，也和他的再生一樣，都不過是日月升沉的無窮變化中一個過程而已。他是人類的一員，然而也被認為是一個真正天神。

日本的天皇，既為神人，所以他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他本身「就是」國家。照正統派的說法，國家的主權，賦之「於」天皇的個人，並不賦之於政府的任何機關。天皇和人民是二位一體。不僅天皇本人，所有日本人都以為自己是神的子孫，或一半是神的子孫；天皇是統治人民的天神，如嚴父之對子女，拿他威著神靈而充類普照的身分，把全體國民統為一體。

天皇的神性，是極難理解的概念，難於描述。首先，描述起來要生有神祕感。然而若不把日本天皇的地位先弄清楚，便不能理解日本。因為日本的天皇，由於宗教因素的推演，完全高出西方任何「人主帝主」之上。其次，描述天皇，會引起日本人的反感。因為在日本人看來，天皇的身分，不是適宜觀察與描述的課題。

忠君愛國的日本人民——這在日本確有一大部分的國民——認為天皇端肅威嚴，不可懷疑。這種觀念，是現代政治上最奇特的一個現象，在西方人看來，這是一種閃爍迷離的現象。然而承受亞里斯多德和牛頓的傳統思想的西方人們，深信科學探討的效力的，深信自由思想之自由運用的，深信經驗的合理性的，必將發現日本的神祕觀念中有許多閃爍迷離的現象。我所謂神祕觀念，並不是指個人意見而說。我祇是指出一個民族的天性，要把純粹智識過程所不能理解的現象，歸之於自然而然的現象，而默然接受。

日本國民大眾雖對天皇有無限的尊重，然而很少有看見過天皇的。所以然的原因，是因為在舉行國家大典，天皇出巡的時候，國民都得目光下垂，嚴格說來，他們不許「疑視」天皇，可也自然有些個大膽的人偷看一下。這種習俗的來源，是由於見鬼見神的信仰，以為若直接望看「天之子」，是會瞎眼睛的。

天皇的像片，是比較少見的。傳統習慣上，臉上都是用紗網遮着的。

當天皇巡幸的時候，縱然要在日本國內走過幾百里，沿路的窗戶簾都必須放下——這

足夠勤苦的警察忙碌一陣了。

任何人不得「從上往下」看天皇。東京新建築的警察廳的欄樓，還沒有修成，因為發現了這裏的窗戶，可以看見宮城的花園。（然而在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的需要，使這種規矩變更了不少，例如在天皇召開議會時，新聞記者便在樓廊上下視天皇。

一九三六年，『時代』雜誌 (Time) 在封面上刊登一個天皇像。編者却因此必須向讀者聲請，不要把雜誌倒放着，在天皇像上更不要放什麼東西。漫畫家哥洛甫 (William Grupper) 有一次在『時髦社會』 (Vanity Fair) 雜誌上，畫一個天皇的諷刺像——並不怎樣侮辱難堪。駐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館，立時發出一個正式抗議。『幸運』雜誌 (Fortune) 日本號，一個很好的特刊。被日本政府查禁了，理由並不是因為該刊的內容如何，乃是因為在該刊的封面上登載一個日本皇室最寶貴的象徵——菊花。奇怪的是，該刊所印的菊花為十五瓣，其實應當十六瓣纔合乎規定。這或者是故意弄錯的，以巧避查封，但終未能倖免。

當一位日本皇室人物，住在瀋陽的大和旅館時，他根據在最舒服的第三層樓全部房間內。第四層樓上的旅客便因此而被驅至樓下。

一位有聲望的外國大使，在他的日本祕書參加過皇家花園遊會之後，曾問他的祕書關於天皇儀表的意見如何。這本是一個善意而普通的談論，但他的日本祕書拒絕答覆，其

理由是：惟恐一答就改變了天皇。

有一次，一個交通警察，在一個鄉村舉行典禮時，把皇駕巡幸的路線指示錯了。他竟因此面羞憤自殺。然而一般所說，倘若天皇的皇廷說了，天皇的汽車夫或火車夫就得『切腹』，却不是事實。

昭和天皇的父親和祖父在有病的時候，是不准醫生觸着身體的，祇有帶上絲質手套施行醫治。傳聞且說，連皇廷的裁縫，都得離已故的大正天皇相當遠的距離來量衣服長短——這自然要弄得量的極不準確。

一個著名的法學家兼教授美濃部博士，在東京帝國大學任國家講座三十年之久，竟一日遭受撤職，更幾乎遭受暗殺；因為發現在他二十年前所出版的書籍中，他曾提到天皇制度是國家的『機關』。

這一類的事情，還多得，以上不過略舉一二而已；然已足夠初步表示天皇身價具有不可思議性的光芒。我們必須把握住天皇的身價，加一番縝密的研究。在寫這一類事情的時候，必須避免日本人認為有惡意的懷疑；以下所述，是相習遷就日本人的情面而寫的。誠因天皇是日本命運的有生機的象徵，是日本命運的人格化。而日本的命運，或者就是亞洲的命運；所以需要加一番完全而公正的深刻考察。

現在日本的天皇，名為裕仁，是日本『萬世一系』的朝代中第一百二十四世天皇，他

於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十時十分降生於東京。他是經過導師特別教育的，曾肄業於貴族學校，並曾到歐洲旅行一次。在一九二二年，當他身體衰弱的父親，被疾病纏身時，他便作了攝政王。一九二四年，他和久遠良子公主結婚，以後生有子女六人。他在一九二六年耶穌聖誕節時即位；一九二八年正式登基。

首先讓我們考查一下他的名子。據日本神祇學家和歷史家的推論，日本在過去二千五百九十八年之中，祇有一個朝代；因此天皇不必有姓，也無需有朝代的名稱。照字面上講來，天皇的名子「裕仁」二字，是「廣裕」與具有「仁聲」的意思。「仁」字是多數天皇都有的名子。祇有「仁」字之上的一個字，隨各天皇而不同。其他一切日本人，都不許在名子上有「仁」字，法律並不禁止人如此，但不可破的習慣強迫如此。據說有一個邊區的農夫，曾把他的兒子命名為「裕仁」；但在他發現這是天皇的名字時，他便把他一家都殺了，而自己也「切腹」自殺。

在一個天皇即位之後，便另起一個名子。這是他在生時的年號；死後他便以此名被稱。如現在天皇之父稱一天皇，在出生時名為嘉仁；現在却稱他的年號，稱為大正，現在的天皇的年號，稱為昭和，命名極為奇怪，是表示「光輝普照的和平」之意。在他死後，他的年號便稱為昭和時代，他自己也將被稱為昭和，而不曰裕仁。在日本，是用朝代紀年的；如一九四二年便是昭和十七年。

日本人從不稱天皇以名。倘若指着名子稱天皇，是絕大不敬。事實上，日本人要盡可能的不提到天皇個人；在不得已時，他們祇是說陛下（*Heika*）殿下（*Danka*）或天子樣（*Tenshi Sama*）。在一代天皇死後，纔能正式稱爲「天皇」（*Tenno*），這類似一種死後諡號。日本人之恭敬與崇拜天皇，在天皇的生前與死後完全一致，正與崇拜祖先一樣。

「御門」（*MIKADO*）一詞，在日本國內從不用以稱呼天皇。所謂「御門」一語，純粹是西洋人的稱呼法。照字面上講來，「御門」，是把「門」加以「御」字的尊稱，因而其義若說「天門」（*Gate of Heaven*），這正像西方人之稱「崇階」（*Sublime Porte*）一樣。日本人有時稱「御門」，是用間接的稱呼，說到天皇，正像倫敦人有時稱「朝廷」（*Teh Court*），就是指喬治第六而言一樣。但「御門」之上，不能再加一種固定稱冠詞（*'The''*）。

天皇很少自己簽署名子的；公佈法律時用天皇的名子，祇在一八六八年以後纔實行，現在天皇署名時，用「裕仁」二字，但普通都用印而不簽名。在公佈法律見於公文書時，祇用「御名」以代印信。在對外國人發給勳章狀時，天皇祇簽過英文名一兩次。

現代日本，共有天皇三人。所謂現代日本，就是說從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從新以世界罕見的發展速度，向全世界爭雄。所謂「維新」的天皇，就是天皇從無聲無臭的地位脫化出來，不再受「征夷大將軍」（*Shogun*）——獨裁者——的操縱。這以現在

被稱為明治天皇，名為睦仁的為始。明治天皇是現在天皇的祖父，是亞洲有數的人物；他從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一年繼續統治日本。在位共有四十四年之久，其子「嘉仁」，或稱大正，是現在天皇之父，頗屬漠漠無聞。

然而現在天皇裕仁的家庭，却不僅祇此三代。自從神武天皇稱帝以來，這一朝代，據日本人的誇談，是說經過二千五百九十九年之久而無變化，可以推到紀元前六百六十年。若再推算起來，尚可再古一點的推溯，因為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Amaterasu*）的第五代子孫。天照大神，是日本最主要的一個神靈，她還是別的神產生的。一件趣味橫生的傳說是：天照大神曾派遣神武天皇到日本來，要在優秀的人民中建立「她」的朝代；但這完全是神話，因為日本歷史的成文記載，在紀元後五世紀之前，是不存在的。然而日本歷史家倘若這樣指出，便會失業的。主要之點是：正統派的日本人，雖然明知這是神話，然而願意信仰這種神話是真實的。例如神武天皇登基之日（依我們的紀年法為二月十一日）便被日本人視為國家大典的慶祝着。日本人是小氣而有手段的人民，很注意細微節目。

這一朝代永未斷絕，垂治達二千五百九十九年。所以然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日本人的子孫繁衍，不斷絕後代所致。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在日本過繼子女，和親生子女有同樣法律權利。再有一個原因，直至最近以前，許多日本天皇都妻妾滿堂；一夫一妻制在一八八九年以前是未實行的。但無論如何，在今日尚有十五支不同的皇家血統。女子雖不得繼承

皇位，但毫無男性繼承人新絕的危險。值得注意之點，還不是帝系之自然繁衍，而是這一朝代永未被推翻過。中間有幾世紀之久，天皇不過是有名無實，完全沒有政治實權，然而沒有一個跋扈者，大將軍或內臣，敢把這一朝代變遷。

日本天皇，並不行加冕禮，祇是登基即位。其實也無冕可加。天皇即位之後，立即發佈第一道聖旨。裕仁的第一道聖旨，便根據古昔的文章詞句，用以下的話開場：

『謹奉帝室祖宗之仁武，入續萬世一系之大統，執掌統治帝國之大權，用以鄭重昭告登基即位。朕決意尊守國家大法，發揚傳統德性，並追隨祖宗之盛典，永世不渝。』

和舉行加冕禮有同樣意味的，是『御大禮』（即位禮）與『大嘗祭』二者。這兩種典禮，都在登基之後，於舊日國都之京都舉行。正如英王在韋斯敏斯德大寺（Westminster Abbey）之舉行加冕禮一樣，這一登基大典，是混合宗教儀式與人事禮節舉行，而宗教的彩色尤為濃厚。據畢阿士（Hugh Bryas）在英文『日本報知報』（Japan Advertiser）登載的銳利描述：『我們看見他（天皇）以發主的神氣和種族的神靈作玄虛無測的說話。這一神祕性與宗教成分，有如神經體系之交流於典禮中，可用以喚醒日本人民本性，而發揮莫大力量。這種典禮，不僅是為好看的流風遺俗，乃用以為古時與今世的現身說法的聯繫。』

這一大典的初步，是天皇到一個小而簡單的神道教的神社內，用以『稟告其祖宗在天

之靈，謂其業已發基。」第二步是天皇穿上橙黃色的大袍「旭日初昇時的顏色」，聽取首相正式宣佈其登基即位。情景極為嚴肅，在歐洲，甚或在亞洲的其他國家罕與其匹。這表示上天之神既經稟告之後，又以下諭地上百姓。最後，天皇獨自一人，舉行大嘗祭，以食物獻神，並作各種禮節以清白身體，然後居於一小屋中，與其天上祖宗默然神會。

在這些禮節中，必要用象徵帝統的三大神器，就是神鏡，神璽與神劍三者。據說這三大神器，是天照大神傳於神武天皇，以象徵帝王大權的。就中尤以神鏡最為寶貴，因為在鏡內可看見太陽的靈魂；甚至天皇也不許望鏡裏看一下，這一神鏡裝在黑色盒子內，用白色綢子裹上，藏在伊勢神宮內。一個仿造的神鏡，則藏於東京宮城的「賢所」。據傳聞所說，神鏡是昔時戰爭的最大利器；鏡內所反射之光，可把太陽強烈可畏的眼目遮住，使一切敵人目光失明。

神璽的樣子，有如西方所說的貝殼珠(Wompin)，用石頭做成，藏於東京。神劍在現在祇有仿造的贗品存在；因為原來的神劍，在封建時代的戰爭中丟失了。當新皇登基時，其第一項的特權，就是接受仿造的神劍，仿造的神鏡，和神璽，而自己保藏着。所有這三大神器，在天皇到京都登基去的時候，都要攜帶去。然而原始傳下來的真的神鏡，却永遠不能離開名古屋附近的伊勢神宮，這一神宮最稱神聖之地。真的神鏡，是有一個天皇在紀元前第三年放在這裏的。

伊勢神宮，供奉的是天照大神之位，在國家每存大事的時候，天皇即須往而告之。天皇起此神宮，伴以嚴肅的典禮，以國家大事，「稟告」天照大神。昭和裕仁在他父親死的時候，他要去一次；在他往歐洲旅行，臨去與歸來的時候，都去一次；他結婚的時候，又去一次；倘若日本對外「宣戰」，他還得跑去一次。所有日本的內閣大臣或高級官吏，在受任之後，須立即赴伊勢神宮祈禱，並以其拜受大命之事，「稟告」天照大神。這是他們第一項的義務，非去不可。多年以前，有一個內閣大臣，名爲森，到伊勢神宮去的時候，竟至大肆荒唐，用手杖揭開神幕，以造成絕大不敬事件。他便立刻被刺，刺死他的人更被敬爲英雄。

現在從「日本報知」新聞登基號中引證一段話來：

「伊勢神宮不僅是宗教意義上的神聖之地，更是國家本體的有形象徵。日本人對於這「神宮的態度，可用日語中的『誠』字（Makoto）表示之，這一字義，不能正確的譯成英文。愛國主義，國家主義，崇敬天皇，對天皇態度等，均以『誠』字代表之，但每一譯文又極不正確。忠，孝，重家庭輕個人，等類譯法，也是解釋『誠』字的一種譯法。日文『誠』字，包括所有這一切意義，但就中又沒有一個字能正確表示出來。歐美人觀念中之日本人的意識。外國人的思想不能領略日本人對天皇對國家以及對爲國家一分子之個人之虔敬，忠愛和尊重。」

一九三九年時，美國名記者根室曾站立在東京的明治神宮的門旁，看日本人祈禱，大約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情了。當天下午正在下雨，然而女人都穿着「管物」，男人都穿着寬大的「和服」；走過光滑的草路，登在石子鋪地的小路，冒着雨站在那裏。一切祈禱行動，都是站在門外的。一些善男信女進來的時候，深深的鞠躬，然後大聲拍手。這是表示把他所欲見的神靈召來的意思。以後和祖先談話幾分鐘——細聲迅速低語，瀝瀝可聞。然後再鞠一躬，以銅板投於草席之上，並鞠最後一躬，始行退返。

當根室到日本的時候，他表示得極爲「老趕」，發生一個在他看來極爲簡單的問題：「倘若天皇本人就是神，那麼「天皇」又向誰祈禱呢？」

他的祈禱，自然是向着他的祖先的。但我不敬似的發生一個複雜的神學問題。天皇本人就真是神嗎？自然，天皇是神聖的，但我要問他是否是「一位」神？是否他就是上帝？對此問題，各家的見解不同。照正統派日本人的解釋，天皇本身就是一個「真正的，活着的神主。」別的日本則僅以爲，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日本天下中的最高無上人物，正如宇宙即神的哲學家，相信上帝在宇宙中的地位一樣。」

形成日本國教的神道教，是極難確立的一個概念。最近日本政府曾下令組織一個委員會，以確定神道的概念，然費時三年之久，而終於放棄此議。本質上，神道祇是崇拜日本——崇拜日本國家本身。這種宗教有兩種形式：一爲俗人信奉的，一爲僧人信奉的。所有

日本愛國之士，都是神道的信奉者，但他也可同時爲佛教徒，甚或爲基督教徒。神道的主要特色，就是混合崇拜祖先與愛國二事爲一體；所有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後裔，都要崇拜他們的祖先；全體日本國民，都不過是大家庭的一員，以天皇爲家長。在日本的多神觀念中，共有神主八千萬位。每一個戰場上的死士，都放在神社內，享受後人的禮拜；倘若他不真的成神，至少也是宗教機構上固定的一員。

沙遜在其所著的『日本文化史摘要』(Sir George Sanson,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的大著中，曾有極好的一段話：

「一切神道儀式的核心，祇是身心清白的觀念：一切神道信仰的核心，祇是繁衍子孫的觀念……在遠古的時候，在這一宗教尚未定名爲神道教時，這種教義似乎是一種粗淺的多神教。原始的日本人民，以爲一切自然現象都有神靈主宰；日本的宗教，祇是熱烈的崇拜自然：這種說法，便是對於複雜而難得確定意義的神道教的一種正確解釋。」

關於神道教的主要之點，就是比較最近的來，神道既爲宗教勢力，又「復興」而爲政治勢力了。正如天皇本身的政治實權一樣，神道教也經過一個黑暗時期，直到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纔得復興。實行維新的人物，也逐漸發現這種宗教式兼愛國式的象徵主義，有莫大的實際效用。倘若信仰神道，則天皇不但是國家的元首，更是一個大家庭的家長，因此——坦白說來——神道教可用以完成最大政治目的，可造成國家絕對不可分的統一觀

念。日本人之崇拜天皇，從遠古以來即已實行；但顯而易見的，這種崇拜近來又加緊而加重的實行起來。譬如明治天皇，便是第一個近代天皇，在登基時曾到伊勢神宮祈禱的。

當你若問一個具有現代頭腦的日本智識份子，例如問一個研究生物學的學者，或在外國留學的政治新聞記者，是否相信天皇爲神，他大概要回答——倘若把門關上——他並不相信。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所生的道一官方故事，是太難使人置信的觀念。然而大多數的日本人，甚至少數具有現代頭腦的分子，都相信使日本國民大衆奉天皇如神，是有很大用處的。所以，甚至非神謗道的人，都要鼓勵別人信神。他們自己，也祇好裝作信神樣子，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這樣說來，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天皇的神靈性，是在日本統治階級手中最有效的政治武器。

昭和裕仁今日屋在位於東京中心的深宮，這裏是世界極美麗的建築之一，在過去幾百年中，牠是『將軍們』的堡壘和城堡；迨至一八六八年君權復興時，牠纔爲皇室所佔有。這地方的風景絕佳，象徵着嚴肅和雄偉的氣象。外面繞以很寬的溝壑，從前曾有過三道溝壑，溝內有綠油油的清水，把老樹盤根的兩旁柏樹映入池內，順着花崗石的大城牆流去。這一不規則圓形的宮牆，共有好幾哩長，中間有四十幾個大門，更有許多欄樓，宮牆是用大方形灰色的漂石砌成的，靠着泥土的河岸，不用灰泥和膠泥，這樣可以防止地震的威脅。

。宮牆之內，有綠草地，花園，別墅，宮殿以及其他帝王住宅的點綴品，除特殊請來的客人外，普通人不得入內。

在夏季，裕仁和他的家庭，照例是到鎌倉附近的葉山溫泉去，這地方離東京約有三十哩路。天皇到這裏游泳（他是一個很好的游泳家）或他種消遣。他時常搜集海岸上的生物，以爲試驗室的標本。他的海岸，自然是他私人的，但在附近地帶的海浴場，男人也必須穿上身游泳衣入水，這在別處并不如此強迫的。天皇的家庭，在日本東部有散佈他處的別墅——大約共計五十多處。但這些地方，天皇不常去的。

天皇的經常工作，處理公務，都須依照古時的習慣，不能稍有出入。每年有二十一次神社大典，必須他親臨的。天皇每年要到靖國神社去一次，該社是日本軍人戰死後埋葬的地方；他每年要參加陸海軍大學的畢業演習；他要親臨議會的開會式或其他典禮；他須接見總理大臣和軍事領袖來商討國政。他接見新任外國大使，有時也接見外國貴賓。

新任大使的呈遞國書，是特別莊嚴的大典。新大使被接見時，祇準大使個人入內，不許攜帶隨員。他走向前去，行三鞠躬禮，並朗誦國書。然後天皇誦答詞，此後可有數分鐘的談話。天皇所說的話，都由譯員譯出，譯員必須目光下視，「低聲」譯述。新大使隨後又行三鞠躬禮，然後背向退出。

當美國副總統卡諾(Carner)往菲律賓去，路經日本時，曾以他一慣滑稽的口吻告訴他

的朋友們說道，當他覬見日皇時，他想要從袋內拿出一塊一元錢買來的錶來對日皇說：「陛下！這一種東西是你的臣民所不能仿造來賤售的。」聽到這種話以後，所有居留日本的美國人都驚慌起來，告訴他在任何場合也不准作出此種舉動，因為倘若真有此事發生，所有在屋內陪侍天皇的官吏，都要以為天皇遭受了侮辱，而切腹自殺。結果，卡諾終於放棄了這種念頭——，由於他發現了日本人模仿美國仁根蘇爾(Ingersoll)牌所造出的錶，每隻祇賣三角美金。

裕仁登基以來，祇接見外國記者三人。其中有一人。名沙溫(Jules Sauerwein)者，非以新聞記者身分被邀見，乃以法國貴賓的資格入覲。其餘二人，一為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浦萊士(Ward Price)，一為美國『史克利浦荷握德聯領報』(Scrapps Hazard)的荷握德(Rev W. Hayward)，雖和善的談話多時，但未探得什麼新聞。美國的報館編輯經常出賞格一百金元，以獎勵能會見日皇的東京訪員，但這種機會向無人得到。

然而天皇每年舉行兩次大規模的遊園會，一為四月中的櫻花會，一為十一月中的菊花會，在這兩次遊園會中，新聞記者都被邀請，共有賓客七千餘人。請帖上並不註明「候覆」(R.S.V.P.)字樣，表示雖說邀請，仍是命令。賓客聚集一堂，都穿着午後的禮服，天皇與皇后由宮中慢步入園。男賓可以戴帽，在天皇經過時，自然都一律脫帽，但無論天氣怎樣冷，都不得穿着外衣，最近幾年，古裝的禮服外套，可以穿上了；因為這種服式，

可把身體遮蓋得多一些，不比燕尾服那樣的前身缺口太多，所以認爲是可通融的服裝。這種遊園會從一九三七年到現在，因中日戰爭的關係而停開了。

裕仁偶爾也張席宴客，例如英國皇太子一類貴賓到東京的時候，便要舉行宮中宴會。若在一個大宴會席上，天皇便單獨坐在一個高臺上，比賓客所坐的地位高一些。倘若賓客不多，他的椅子也放在平地上，和別人一樣。天皇懂得一點英文和法文，然而他要用一個翻譯來傳話的。依照日本的一般習慣，從宮中出來的賓客，都要帶些食品走。古時，這些賓客大約真的拿些水果或米麩之類走，用以表示皇恩隆厚的意思；現在是每個賓客都給一小盒餅乾。這盒禮物，必須妥爲保存。任何食物，在日本都是珍貴的禮品，歷史上，日本是一個飢荒的國家，所以纔相沿而有這種習慣。各國公使或大使，每年都接收幾個小茶碗以爲禮物；所以要想知道某一外交官在東京駐有多久，祇要一數他在飯廳中珍貴保藏的這種茶碗有多少，便可以曉得了。

裕仁愛打網球與高爾夫球，然而他的主要嗜好，却是海洋生物學。傳說在宮城內有一個九洞的高爾夫球場，不過沒人親眼看見過。至於他打高爾夫球的成績，更要嚴守秘密了。由於他喜歡研究生物學，所以各處到來的著名生物學家，可以經常見他；不過這種訪問，從不正式宣佈出來。宮城裏有幾間房屋，作爲生物學試驗室，裕仁最快樂的時候，是拿起顯微鏡來工作，檢視微生物和生機體，這些標本，是他自己最愛收集的。照像也是他的

一種嗜好，這和一般日本人的愛好一樣。偶而他也喜歡騎馬，他有一個名爲「白雪」的牧馬，是很馳名的。

通常他每天六點鐘起身，晚間也很早的就寢。他不喝酒也不吸煙。據說他的體格還好，不過在兒童時代有點瘦弱一些。他是近視眼，這是每人都曉得的。奇怪的一項事情是：他從不把穿過的衣服，再穿第二遍，甚至襪衣也不破舊例。他所穿過的衣服，都送給下級官吏，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等人，一般都認爲這是很珍貴的禮品。在他遇有大典須離開宮城時，便坐上褐紅色的車子；這種顏色的車，祇有皇家可用，日本的其他車子，都不許漆成褐紅色。在他外出時，必嚴加戒備，全路靜肅，沿途各家都要嚴格的檢查過。

昭和裕仁在兒童時，曾跟過幾個先生讀過書，就中有日俄戰爭時攻下旅順口的乃木大將，這位將軍在明治天皇死去的時候，就和他的妻子一同自殺，藉以表示效忠天皇。因此，在天皇很小的時候，就學得了日本沿襲下來的「殉葬」風俗。此後教天皇讀書的一位先生，便是日本當代最大的英雄東鄉元帥。據稱，天皇在兒童讀書時，有很高的天資；他幼年所喜歡讀的書籍，有伊索寓言，在他不到十歲的時候，就仿伊索的文筆，自己編出些寓言。在十一歲時，他便開始作日記，自後便永未間斷。當他在十三四歲，有人問他在日本歷史上，那一個人對他的印象最深，他指出龜由天皇來，因爲這位天皇曾祈禱過，說他甯願自己犧牲生命，以避免日本之遭受蒙古侵入。問他所最愛好的詩句，他舉出一首詩道：

「日月無偏私，廣照人間世。」

在一九二一年，當他爲太子時，曾出洋到外國去——這種舉動，是二千五百八十七年以來，日本皇太子所從沒幹過的。當他起身消息公佈之後，有一百個東京兒童賭賽，說倘若他放棄出洋計劃，全體都要切腹自殺。他終於成行。或者這一百個兒童，現在都健在着吧！

關於天皇的一些瑣聞遺事——爲數並不甚多——大都是出自他的旅行的時期。在他所乘的軍艦上，有一個猴子咬下了一個螺旋釘。沒有人能想法子使這猴子把釘子吐出來，以後還是這位裕仁出的主意，給牠一塊糖纔換出來牠口中的釘子的。有一次在倫敦的地下道內，因日本習慣不許天皇攜帶金錢，以致裕仁沒有車票，但他對於查票員的責問，以「典型的從容冷淡態度」答覆上來。以及其他等而類此的事情。在直布羅陀時，他曾與人賭賽競走，結果他勝利了。泰晤士報曾引證一個在場的日本人的話道：「皇太子殿下，以小心機警的態度，拿過之東分致認錄，交給小栗大將（Ogata）使爲妥善處理。」

孜孜焉敏而求之——此外勇敢與嚴肅均爲日本人所稱道的天皇個性——裕仁雖在今日仍繼續其研究工作。各種學術的專家，如藝術，經濟學，動物學，外國文學等方面的學者，都經常到宮城裏來講演，雖云講演，事實上就是天皇所要受的功課。教授人的名字與講授的詳細情形，都要嚴守祕密。

想把天皇的舉動「人性化」的嘗試，真是小心翼翼之至。他永遠沒在廣播上說過話，他從沒有照過檢視工人住它的像片，也沒有在體育場上替選手鼓掌的照片，然而逐漸的——極其逐漸的——也把他表現在日本國民之前，為天神而兼有人性的了。譬如在最近所發表的宮內消息上，也提到陛下檢閱軍隊時如何情緒熱烈，對政治工作如何努力的話，逐漸以「熱情，親切，與具有人性」的字樣，來形容他的日常生活了。這種作風是打破前例的。

每逢新年元旦，宮中的詩社，都宣佈本年詩歌競賽的結果，當選的幾首詩歌，便要在天皇的場面上高聲朗誦出來。日本帝國每個臣民，無論性別地位，每年可作「和歌」一首參與競賽，所謂和歌，是就一個題目限用三十一個聲韻作成，不許稍有出入。天皇本人及其家庭中人，都時常作歌參與競賽，但他們的歌是列入競賽之外的，並不得什麼獎品；裕仁的歌，要首先誦出，接着纔誦讀十名得獎人的歌。通常每年參與競賽的歌，足有一萬七千首。但一九三九年却選進來三萬多首，所以有這麼多的，一般以為前綫戰士之多，也是一個原因。因為這些戰士的呼聲，祇能藉此發洩其情緒以上達天皇，別無其他途徑可尋。

昭和裕仁在一九三六年所作的歌是：

當我走過紀伊的「潮岬」時，

白雲遠遠的飄過大海去了。

一九三八年，他寫道：

神化的天皇——昭和裕仁

早晨的神社花園內，

是平靜的；

但願世界情況，

也如此平靜下去。

這幾個字風馳電掣似的傳佈到全日本國內，人們便據此以推測：天皇因戰爭當前，而鬱鬱不樂，天皇希望戰士歸國；天皇願意和平。

雖然傳統的習慣，不許日本天皇親手拿錢，但從某一觀點上看來，他無疑的是世界上最富的一個人。因為他擁有整個日本。全日本都是他的，這種說法，或許有人覺得奇怪，然而日本的史家自有證明。例如一個內閣大臣名為上原的，在其所著的『日本政治發展』一書中曾說：『一切東西都由天皇而出；一切東西都因他而生存；地面上沒有一件東西能脫離他而獨立存在，他是帝國的唯一「所有者」。』

天皇擁有整個日本的觀念，雖為日本法律所明文承認，但並不嚴格遵守；若干日本的曠野地方，真是皇家個人的財產，也照私人財產的方式開發；至於農田，雖在理論上屬於天皇，但在實際上却是地主個人的產業。古時天皇以農田分封於封建諸侯，諸侯又以之轉租於佃農。現在這些佃農仍擁有原先的土地。日本國內完全是小農擁有土地，很少有農場或大塊產業。

日本的皇室費，並不甚高——每年祇不過四百五十萬日元，約合美金一百三十五萬元。但皇家自然要另外有些私人的投資。當伊藤博文到柏林去詢問畢斯麥對於日本憲法的意見時，據說畢斯麥會告訴他，在君主立憲政體下，君主主要能獨立自主，必須富有資金。皇家投資的正確數目與項目，是不能正式知道的。然就深悉個中情況的人說來，天皇家庭是日本帝國內第一名或第二名的財主，在私人工業上有巨量的投資。

普通都說『帝國飯店』是天皇的股東。（這一飯店是到東京的外國人多要下場的），然而這種傳說在日本國內是被人否認的。更有人說，皇家在南滿鐵路會社和日本郵船會社，都有大宗的投資。但在東京沒有人提起此事。在一九三八年冬季，昭和裕仁曾以七十件純金物品交付日本銀行，以鼓勵其他人民照樣做去。但他的顧問們必須在財政上謹慎將事，因為當時宣稱，這些金器或許在二年之後，重新「贖回」來的。

裕仁幾乎是在日本皇帝中特殊的一個；他的結婚是戀愛的結合，更是由一千三百年以來的習俗中掙脫出來的戀愛結合。

在東京的一次宴會中，尚為皇太子時的少年裕仁，遇見了久邇邦彥公的長女久邇良子。這個年青的公主，當然是有很高貴的血統。她的母親便是出生於『薩摩』名族，這一族是助成明治維新的兩大閥之一。然而久邇良子公主並不是藤原族的直系，而根據一千三百年來的傳統，祇有從藤原族中，纔可選出皇族。無論怎樣，少年的裕仁，竟愛上她了，而婚

姻終於訂成。在古者一派人中，對於這種結合極端反對；不過反對的人，還不至於太覺悲傷，因為久邇良子雖不是藤原族五大直系血統之一，也具有藤原族的血統，本來沾染藤原族的血統，是在日本貴族中所在多有的事。

皇后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在她訂婚之後結婚以前，時常出現於公共場所，例如在藝術展覽會的會場上，東京婦女俱樂部茶會上，都有她出席。那時候，她總是穿着日本的服裝。自從當皇后之後，便經常着西洋服裝出現了，但現在她外出的時候，仍非常之少。她生於一九〇三年，所以比天皇小兩歲。她在音樂上有很深的造詣。在一九三八年日蘇邊境衝突之後，她曾作一首詩，和一包糖果放在一起，送給每一個戰死的日本人家。

他們結婚以後，生過六個孩子。先前的三個孩子，都是女的，已有一個死去。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添生一個男孩繼宮皇太子時，全日本臣民都熱狂的歡樂起來。以後又生一個男孩子，名為義宮親王。長女照宮內親王，現在已經十三歲了，在女子貴族學校讀書，身軀很高，時常穿着制服出來。最近，經過一番絕大讓步，纔許她單獨坐在街上的車子外出，但在她所坐的街車中，不許有別的乘客。

皇太子有他自己的住宅。依古代的禮節，他在三歲之後，便須離開天皇與皇后，而搬到自己的宮殿來住。他所住的宮殿，名為『大宮』，是在東京皇宮的另外一塊地方，與皇宮『隔離』。他經常去拜見父母，但並不和父母住在一起。現在他已要入貴族學校的小學

在天皇家庭中，最受人尊敬的一個人，便是皇太后「節子」了。她是大正的寡妻，裕仁的母親。一般相信，在裕仁和良子結婚的時候，是她幫助她兒子爭成功的；是她力排衆議，把反對這門親事的大官貴族——例如山縣公爵便是——壓服下來的。節子太后是一位有學識的老婦人，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現在她雖然不在公共場所出現，然而仍有很大的潛勢力。昭和皇帝親英的政見，她因受愛子秩父宮的德惠，加以干涉，譬如加入三國同盟本爲昭和所反對，因秩父宮的主張竟與昭和爭論至數小時之久。母子幾至破裂，昭和終無如何。自從大正死後，他從沒接見過幾個外國人。現在的前皇太子，雖然理論上是另外居住，但實際便是和他住在一起的。

天皇的二弟，秩父宮，是一個很活潑的人，喜歡運動與旅行，本性就富有民主思想，行動不拘細節，和軍部處得很好。他的夫人，勢津子（Sotomatsu）（本爲「節子」，因避太后諱而改寫「勢津子」），但聲音仍舊，是松平恆雄的女兒，當其結婚時，松平爲駐美大使，現爲宮內大臣。松平雖爲日本巨族中之一員，但他本人則爲平民；勢津子於結婚之前，爲松平之一有爵位的堂兄弟所遺棄，藉使這女孩子有適當的貴族地位。秩父夫婦沒有兒女；實在，倘若天皇兄弟先天皇而有兒女，將認爲一大不幸。一九三七年秩父宮到歐洲去，曾爲希特勒的上賓，參加納粹的紐倫堡（Nuremberg）黨會——這或者是一件重要的發展

，因此他便主張親近德義，而變成一個納粹的信徒了。當三國同盟尚未締結時，希特勒的特使斯潘馬到東京遊說，他便引之見太后，太后立召昭和進宮，勸令昭和簽盟，昭和本為主張與英親善之人，初持反對，後來經過數次嚴重會議，昭和祇得受迫犧牲其主張，因為兄弟發生意見，宮中遂不和睦。一九三九年他曾視察中國的南戰場，據說「爲日光曬得很黑」，別人到那裏却曬得不像他那樣黑。一九四一年二次長沙之役，日軍大敗，他又到中國漢口，調查負責者，雖然鼓勵官兵再行蠢動，而三次又大敗矣。

裕仁的兩個小兄弟，高松宮，生於一九〇五年，三笠宮，生於一九一五年，他們過去都不大出名。高松宮在一九三〇年結婚，和最後一個大將軍的女兒成爲配偶，但與秩父宮一樣的沒有子女。三笠宮於一九三八年進爲騎兵少尉。陸軍和海軍的名義領袖，均爲皇宮中的親王，當一九三二年，兩宮都得到任命時，被認爲一種重大的革新。他們所具有的頭銜，等於陸軍元帥，雖然他們的職務不過屬於通常性質。前參謀總長閑院載仁親王，是伏見老親王的第十六子，是皇后的叔父。他是在法國受的教育，很有些法國人的傾向。前海軍軍令部部長伏見博恭親王，生於一八七五年，是由第九十三代天皇的家庭中而來，爲現在天皇的遠族堂兄弟。

皇室中雇用人員甚多，共有五千人在宮內工作，主要官員的名字，竟在人名錄上佔去了十一頁，而外務省的官員，尚不過佔去十頁。宮中雇用人員的一部份，是管理皇宮的森

林的；另一部份是音樂班，專司演奏古代宮庭中的音樂。日本的皇陵，共有一百二十一所，每所都要有人看管；還有一所陵墓，始終未能發現。再有奇怪的一點，裕仁雖然是一百二十四世天皇，而他的父親——大正——却正式稱爲一百二十二世天皇。理由是，在一九二六年決定把十四世紀時一個登基未久即行退位的天皇，加入到天皇的世系內，所以纔多出來一個天皇。

如果有人問：現在的天皇，雖然規模宏大，親戚衆多，但究建他是否有幾個真正密切朋友呢？例案却是否定的。

根據一八八九年所公佈的日本憲法上的規定，天皇享有的法律權力，比一般『立憲』君主都大得多。正如一般國家元首一樣，他擁有陸海軍的最高統率權，有宣戰與媾和之權；然而他可以『決定陸海軍的組織與平時狀態』，他可以召集並解散議會，他可以創制並否決緊急立法，而且在緊迫時機他可以停止全都憲法。

然而要緊的一點，就是天皇於政治上立於超然地位的慣例，也同樣在日本嚴格的樹立起來。根據不可否認的先例，他決不能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例如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事件中，軍人所發動的政變，幾乎危及日本的國本，有許多人以為裕仁必要挺身而出了；祇要他騎上白馬。立於暴動者之前，叛亂的份子必能立刻解散的，然而他並未出此。在他左右進言的人，並不主張他如此。縱然在這種場合下，天皇『本人』也不能有所舉動。

於是乎發生了矛盾。日本並不「由」天皇來統治，乃是以天皇的名義來統治。天皇是人，我們會講過；天皇是神，我們也講過；天皇是象徵，我們又講過；總之，天皇是理論與傳統及威勢等因素混合體中的形體表現；然而他並不是一個獨裁者。他並不是大彼得，也不是史達林，更不是克林威爾（Cromwell），又不是墨索里尼，或希特勒。

正如『幸運』雜誌所說，在日本，政治鬥爭的目的，是要把握接近君主的目的。明顯說來，自從西歷五三六年以來，在日本唯一有真正意義的政治問題，就是：現在是誰在利用天皇？依據憲法，可以使任何強大而有野心的天皇，變成合法的獨裁者；但這種事情，從未發生過。天皇是國家；然而別人拿他的名義來運用國家。

現在日本有一種怪物，就是所謂「彼輩」，在美記者根室到日本不出二十分鐘以後，他就感覺到日本人對於「彼輩」二字的奇怪用法。他聽說，「彼輩」決定如何如何；「彼輩」決定戰爭到底。「彼輩」建議最近政策的改變；「彼輩」決定國家應當做這樣，不應當做那樣。「彼輩」決定任用藤原系的近衛為首相；「彼輩」對於他相當的滿意。

以前一位首相林大將，為一件例行公事去到宮中求蓋國章。他回來之後，告訴閣員們說：內閣已倒，「彼輩」已先到天皇那裏去了。

「彼輩」是誰呢？

這是在日本最難解答的問題。其比較呆板的問題——如「日本的法西斯性如何」——

却較簡單而容易答覆。沒有一個人固定的知道，所謂『彼輩』，都是些什麼人；因為連『彼輩』自己都不正確知道，彼輩是否在『彼輩』之列。日本的統治階層，是動盪而帶有韌性的；然而他們的政策，却具有相承不變的特質。『彼輩』爲誰，或在不可知之列；但他們所作的事情，却是顯而易見的。這正如一個皮球之忽高忽下，忽左忽右，但終能回復過來，而保持平衡，在某種意義上，所謂『彼輩』有如羅馬教廷中的紅衣主教會院之有人無會——祇不過這些紅衣主教們變換得更快一些罷了。

日本人自然可以說是最喜歡間接政府的。自從一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八年中間，日本一向是在一般世襲將軍們，立於世襲天皇的背面，統治之下的。這種喜歡間接形態的統治法，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例如由受姆寫到十三世紀的某一時期內曾說到：『這樣說來，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奇怪的現象：就是高高在國家之上的，有一個名義的皇帝，他的殘微的職權，既被一個業已退位的皇帝所剝奪去；而他的真正權力，又在表面上付託於一個世襲的軍事獨裁者，更由這一獨裁者的世襲的顧問來專斷行使。』

正如每個人所知道的，在現在的日本內，所謂『彼輩』的主要分子，是日本的軍部。軍部於一九四一年十月間爲欲突飛猛進，對於近衛又不滿意，於是所謂『彼輩』中的東條英機便被擁爲首相了；神化的天皇昭和仁裕眼見跋扈的『彼輩』，一天囂張一天，而太后和秩父宮又從中推波助瀾，終無如何。到了去年十二月七日『彼輩』竟閃鑿太平洋上英美

的根據地，掀起了滔天大禍，昭和雖非所願，而對英美和中國宣戰，則又不得不發出召書而簽名其上，現在「彼輩」在太平洋上節節勝利，彼則憂心如搗，惟恐作德國的威廉第二，常與牧野等談及，不勝嘆息，本月十八日美國飛機轟炸東京，大阪，名古屋等處，投下燃燒彈炸彈甚多，到處起火，事後首相東條，海相田島，外相東鄉入宮慰問，據東京廣播，天皇安靜如常，然而神化的昭和裕仁之心亦可憐矣。

公子哥兒——近衛文麿

近衛三次榮佩相印，初次組閣，上下一致，這種熱鬧而順利的情形，在日本組閣史上，尤其在近幾年，我們沒有看到過。這種歡呼之聲，其實是一種「慘叫」要請他收拾混亂、昏迷、矛盾、複雜、不可名狀的日本整個難局，近衛又不能不担任這個巨艱，恐怕誰也不知道。不過日本現在危急緊張的情勢，逼迫着這位青年首相的上台，而這位青年首相自身也確有一展經綸的雄圖，他經過三次嘗試，終於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辭職了。

在日本人中，近衛的身量算是高的，幾有六尺。因為他這樣高，所以他厭惡旅行；日本的火車上床鋪，不能使他舒服的躺得下。面色光澤，容貌秀美，鬚鬚剃得精光，頭髮短剪，（聽說他每隔五天到理髮店一次），這使人看來，顯得比他真正年紀還要輕。他在四十六歲，作了首相，日本近世三十五個首相中，除了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外，這是日本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年齡；以四十六歲的年紀而論，在日本還不算脫開幼稚時代。在日本和在英國一樣，是很重視年齡資格的；一個日本人在五十五歲的年齡上，可認為是後起的青年議會政治家，正如英國人的觀點一樣。

近衛是一個貴族。他的貴族式的手指，似乎有八吋長。他的儀表是很莊嚴的；頭抬得

很高而歪着；他的目光幽長的睫毛下射出，大有目空一切之概。他似乎有些像英國首相巴爾福（Balfour）的神氣；能給人以太政治上愛美主義的印象，他似乎缺乏氣力——或者是心中煩悶；在每一句話之後，都有一款息和呼吸一停的聲音。他的沉着性很大，他的謙卑性也大。他是日本人中担任首相的很少幾個人中之一；當一九三七年他終於負起大任時，曾宣稱他的才能不足勝任。他的幽默感是被認為很奇特的。

他的朋友說他有些傾向於頹廢主義。當他在一九三四年到美國去的時候，曾在華盛頓打高爾夫球，但打過二三孔之後，他便歇手不打了。他在上午十一點鐘以前，很少會客，他的不守時刻辦公，往往使他的秘書們失望。有一次，正當議會討論總動員法時，他不去出席議會，竟假說身體不適，足足躺在床上上一星期；東京的新聞記者，稱之為『躺下』罷工。有一次為使他廣播講演能準時出席起見，他曾在城內住了一夜，而不願從鄉下趕來（費時二十餘分鐘的路程），以應上午十時的講演時間；上午十時在他看來，尙是熹微的早晨。

他屬於日本的最大名族；他的血統之特殊，以致使日本的科學家，真個建議要試驗全國官吏的血液，以錄取『O型』血球的官吏，因為這種型態的血球，便是近衛所具有的。近衛是出身於宮庭貴族的五大門閥之一，這五大門閥都是日本皇后所由選出的藤原一族的後裔。近衛一族，是來自紀元後一二〇二年。但近衛族中人，却把他們的祖先，遠溯到古

昔的時代，他們說，他們也和天皇一樣，也是神的子孫，他們的祖先『天兒屋根命』，曾歡迎過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降臨於世。

近衛於一八九一年十月，降生於東京。他是近衛篤磨公爵的長子，這位老公爵曾作過貴族院議長——有如英國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職位。近衛老父，是元老西園寺公的知友，當西園寺適任駐維也納大使時，曾把這位老公爵攜帶去。三十五年以後，西園寺也同樣的把現在這位年青的近衛帶到國外去；原來在巴黎和會時，近衛曾作過西園寺的秘書，這是西園寺培植青年的又一例證。

近衛的母親，在近衛出生八天以後就死了。他的父親，作了兩首詩。一則輓他的亡妻，一則歎他的幼兒，深歎這孩子『此後須由乳母來撫養了。』近衛老父，在四十一歲時死了。自從一九〇四年起，少年的近衛，便成了無父無母的孤苦伶仃的不幸孩子，手上也沒有多少錢。據說少年的近衛，是『悲苦窮困的，深以社會不公正為念，因而吸收了馬克斯的哲學理論。』

真的，近衛先是考入東京帝大，後來跑到京都帝大，去聽激烈派經濟學家馬克斯信徒河上肇教授的講演。近衛在這時，已受了托爾斯泰的影響，曾寫了一本關於社會正義的小書。他決定要放棄貴族頭銜，跑到美國去久住。他自己說：『我開始對社會學感覺興趣了。河上博士給我兩本書，一本是史巴哥所作的馬克斯傳（Life of Karl Marx, by Jo

hn Shargo) 一本是義大利教授勞利作的現代社會問題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by Achille Loris)。』有人曾問過他關於他的馬克斯斯時代的事情，他笑了，但他的秘書却紅着臉，怨人不該提出這個驚人的題目來談話。

其後，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發生了。一次少年近衛去拜訪他父親的老朋友西園寺公爵。近衛追記着說：『我第一次見他的印象並不好，因為西園寺（至少比近衛大四十歲）拿我以長者之禮相待，一慣用『閣下』敬語稱呼我，而我當時祇不過是個青年學生而已。我以為他在敷衍我，所以以後我沒再去拜訪他。』在近衛畢業以後，又有一次去拜訪西園寺。這次，這位老人『以直言無隱的態度』談起話來。他看出這個青年人內心奮鬥的熱情，乃給他的安慰和忠告。『西園寺說我將來應當作府縣知事。他以為每一個人都能作府縣知事，因為他自己便在十八歲時作了府知事。當我說作府縣知事并不容易時，他便勸我加入政黨中活動。但我却沒有加入政黨的勇氣。』西園寺逐漸對這位少年人生起興趣，最後便教他和他一同到巴黎去了。

近衛回到日本之後，把他的馬克斯思想一古腦兒的忘了，在貴族院中取得了世襲的講席，並在一九三三年作了他父親作過的貴族院議長。他除掉站在這一職位外，一直到作首相之前，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活動。

他所以能做得起首相的，首先因為他被天皇所寵愛，其次因為陸軍尊重他，再次因為

他在政治上是獨立的，沒有什麼黨派關係操縱他，不必去滿足某一部分人的要求。他沒有敵人，也沒有什麼個人野心。然而他並不願意居在首相位上，他因為處在一個有責任而沒有實權的不幸地位上，曾有幾次想要辭職，但戰爭到來了，他就要想退職，再也不可能了。

他第一次組閣是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當時敵國預算增大，物價高漲，各派鬭爭激烈，民衆情緒極爲不安，所以他組閣的使命就是在收拾日本的殘局，維持國內各派勢力的協調，他的政權就是建築在所謂「各派勢力均衡」上。近衛是個八面玲瓏的庸才，日本各派都想透過他而達到自己的目的。日皇因爲他出自名門，相信他不至走向極端，重臣及財閥們希望他抑制少壯軍人們的跋扈，而少壯軍人們認爲他可作傀儡，爲法西斯政治掃清道路，一般官僚政客們但願得附「驥尾」，分些殘羹冷飯。近衛就以這樣的資格在日本統治階級很多方面利用之下存在着。

但是作爲「革新派」正統的「軍部行動派」爲奪取法西斯化領導權，乃反對近衛內閣所主張的「合抱體制」和「勢力均衡主義」，終於在若干產業資本家的支持下，發動了七七事變，闖下了滔天大禍，弄得近衛手忙腳亂。近衛雖吶喊着「不擴大方針」，但他沒有統制力，只好作軍閥的傀儡，忠實的執行日本軍閥的侵略政策。

日本軍閥對中國軍事冒險，因爲到我國全面的堅強抗戰而告失敗，軍事既不能速戰速

決，政治亦無法解決寧變。于是引起日本整個經濟機構、社會機構的動搖，這給與「現狀維持派」以活動的機會。近衛爲應付新的情勢，于是在「以專制爲中心」的方針下，強調「對外強硬，對內協同」的主張，乃設置戰時體制，五相會議，內閣參議會，相繼成立，又拉攏政黨人物。一九三七年十月改企劃廳爲企劃院，意在使國家行政的統一，和謀施國家總動員的計劃，是年十一月又踏襲過去中日、日俄戰爭的前列，成立大奉營，以強化作戰機構與戰爭指導。一九三八年初又成立興亞院，這是一個侵略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總管理機關。這說明了近衛的政治性格，就是順從日本軍閥的意旨而導引日本政治走上法西斯化之途。

但中日戰爭的長期化，加深日本內部的矛盾，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出現了「近衛內閣大改造」，近衛想用現狀維持派人物，來緩和國內外局勢，于是宇垣任外相，池田任歲相兼商相，荒木任文相。但結果無補於實際，國內生產力擴充問題，物價問題，通貨膨脹問題均無法解決，近衛在無可奈何之下，又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冀圖緩和，但經我國蔣委員長嚴詞駁斥，遂使其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陰謀，爲之粉碎無遺。近衛不得已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便下台了。

我們知道近衛第一次內閣的成績，就是陷日本于泥沼之中，和加強日本政治的法西斯化。

近衛再爲馮婦，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因爲當時的軍閥眼看着歐戰要齊展到遠東，這張牌必得再拿出來，好迎接「神風」的降臨。近衛自己雖然想把新黨組織成功以後，再以新黨領袖資格奪取首相權柄，但他不能不聽從軍閥的命令而仍然扮演那傀儡戲。他上台後，就開始建立集權化「政治新體制」，成立所謂「大政翼贊會」，並說明日本基本政策是所謂「八紘一字」的精神，同時在「東亞新秩序」之上，又加上一個「大」字，近衛于八月一日對於「大東亞新秩序」發表聲明，意指南洋，菲島，荷印，越南諸地，都包括在內。這就是第二近衛內閣與第一近衛內閣不同的地方。這說明了近衛要擴大戰爭，但他仍然以求「中國事件」的解決爲主題。

近衛雖一度容納政黨人物，遷就現狀維持派，如平沼入閣，修改「經濟新體制方案」，改組「大政翼贊會」等，但他終究仰承軍閥的鼻息，他爲避免軍人法西斯派及其他「革新派」，造出「日本型」的「羅馬進軍」的形勢，于是有過「天才人事的」，「旋風的內閣大改造」，任現役軍人海軍大將豐田貞次郎繼小林二三爲首相，財閥小倉正恆入閣任不管部大臣，興亞院總裁由現役軍人鈴木中將繼任。

第二近衛內閣的壽命，整整是一年，在這一年中，日本參加德意軍事同盟，締結倭汪條約並承認汪政權，實行南進政策。但結果都落了空，三國同盟原是對付美國的，但美國並不受恫嚇，對於中國援助反而積極，于是近衛又搖身一變，轉而親美，後來德國攻英受

挫，更使日本疏退軸心。同時，德國看日本不過是一個小配角而已，無多借重。汪逆政權只是日本侵略政策的裝飾品，一點兒也不起作用。（倭汪條約，早經我國蔣委員長一一予以駁斥了。）至於南進政策也因為英美對遠東政策的強硬而碰壁。日本外交越來越四面楚歌。近衛對於「複雜奇怪」的國際關係，到底認識不清，而他只一味「衝動」的從事外交的活動。他認為反美必須親德，而親德的進一步就是親蘇，所以松岡去德返國之時，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近衛和松岡都認為是一個傑作。但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盟友希特勒懷抱琵琶，另想別彈，而德國與日本並不是無話不說的朋友。所以希特勒事前並未通知日本而東向蘇聯大舉進攻，近衛聽到這個消息，一時莫知所措，而松岡即時感覺「切腹」之痛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打走了一個平沼內閣，德國進攻蘇聯又打走了一個近衛內閣，這是無獨有偶的日本慘劇。

近衛第二次內閣的收穫，就是把日本外交的苦悶，政治的矛盾，經濟的枯竭，社會的不安，和軍事的失敗都加深了一層。他的「小人物閣僚主義」，除了能吻契軍閥的要求外，根本沒有統制能力，但近衛更愚蠢的，想教壞境適應他的政策，所以結果只有慘敗了。

但近衛為什麼又受命組第三次內閣了呢？因為他有一個「優越」的條件，即他是日本政治的「混血兒」，日本各統治階級都是他的爺娘，而他的各個爺娘都期望這兒子孝順自己，所以近衛能受着日本統治階級各方面的支持。不過由近衛兩次組閣的表現看來，近衛

已把軍閥法西斯認爲最可靠的監護人，他作首相的命運，主要的要靠軍閥的支撐；而他也就成爲軍閥法西斯的傀儡，政治的軟體動物了。我們看他三次內閣的十四個閣員中，有七個是軍人，代表陸軍方面的有東條、柳川、小泉、鈴木四人，代表海軍方面的有豐田、及川、左近司三人，但沒有一個政黨人物。因此可知第三近衛內閣是軍部化的內閣，這是日本軍閥發動新的侵略戰爭的準備。

等三近衛內閣與第二近衛內閣的不同點，除了加強軍部勢力之外，自然是以驅逐倒幕的松岡而換來一位陸軍強硬派豐田爲主要作用。蘇日中立條約與三國軍事同盟原來即是不能並存的東西，自蘇德戰爭爆發，日本就必須犧牲一個。日本犧牲那一個呢？照日本政治的傳統看來，自然犧牲蘇日中立條約，何況日本急欲乘蘇聯西方有事而北進呢。松岡雖然沒有真個便「切腹」，但已「切膚」的感覺「切腹」之痛了。不過這松岡「切腹」的不是斯達林而是近衛，或者可說是希特勒。

那麼，第三近衛內閣到底能做些什麼呢？這又不能不看當前日本能有幾條路走，然後再推斷牠能走的那條。

很明顯的，擺在日本面前的有三條路。第一條是北進侵蘇，這一條比較可能性大一些，因爲第二近衛內閣就是因爲蘇日中立條約（加上英蘇協定）而場台的。我們看近衛子內閣成立舉行第一次閣議後，即聲明：「實行前屆政府之既定政策」，而陸海兩相也共同發

表聲明：「國策之大綱，業經七月二日御前會議決定，此項大綱，不因內閣更迭而動移」，這說明御前會議決定侵蘇，而近衛辭職也就是爲這個，所以侵蘇是第三近衛內閣的先天性。豐田還說：「最近三個月來，余對外交事務，一無所知」，這是他不承認蘇日中立條約的伎倆。當時他身爲首相，會不知道這樣一件大事嗎？

第二條路是日本南進佔越南，荷印以及「東亞共榮圈」內所包括各地，這是第二近衛內閣就開始進行了，只因美國態度強硬，及德國攻英的受挫而暫時斂跡，不過這是日本忘不了的事。這一次內閣海軍的氣味很濃厚，故可用南進方式，牽制英美援助蘇聯。這是希特勒的把戲，但松岡以爲「一溜大吉」。

第三條路是以備戰的新姿態暫不南進，亦不北進，利用豐田的煙幕，施行一種陰謀，而以「解決中國事變」爲中心。豐田曾說：「既定的國策，自不變更邊離，但個人認爲或有採取外交之自由見解之必要，使其符合逐日發展之國際局勢。」這等于說，日本不一定跟隨着德國行動，如果德國攻蘇失敗，日本就可不與英美爲敵了。

日本到底走那條路呢？第一條路的決定是要蘇德戰爭的發展如何，如果德國攻勢受挫，蘇聯遠東軍力不往他調，或中、美、英、蘇反侵略集團，加緊合作，日本或暫不侵蘇。德國雖爲要日本參戰而承認汪逆偽組織，但日本北進力量太薄弱了，牠怕與德國同歸於盡。不過德國攻蘇越失敗，必越逼迫日本參戰，但這要求日本軍閥是否要在目前便去冒險了。

關於日本南進，雖然甚囂塵上，而牠的力量又比較北進爲強，但英、美、澳、荷印海軍力量必能壓倒日本海軍力量。依照當時情形看，第三近衛內閣是一個烟幕式的內閣成分居多，仍然有所期待似的，如果發動大規模的侵略，還有待於改組，因爲日本的多交政策還不夠明朗化的緣故。

不過，牠最可能的是，在希特勒的支持與聲援下，積極採取越南，既可試探英美的態度，又可作北進或進一步南進的根據，同時，企圖封鎖滇緬路，甚或北侵雲南。

我們可以看出，決定日本外交政策的，不是日本自己，更不是近衛，而是國際局勢，尤其是德國。但我們推測，日本遲早要大舉冒險一次，而牠的冒險必然在牠的東敵西詐之後，甚或仿效德國進攻蘇聯的方式，今天還說「不介入」，明天就迅雷般的發動戰爭。因此，我們早就希望中、美、英、蘇反侵略集團，應該積極合作，制敵機先。

近衛內閣是日本資產階級、軍閥、財閥、官僚、政客的代表，牠爲解決國內外情勢的矛盾與惡劣，而他仍然要以「解決中國事變」爲主題，這是我們應該認識與警惕的。

因此，他爲要「解中國事件」，不顧軍人的反對，毅然與美國談判，並致親筆書翰于羅斯福總統，曾對國內聲明：「美倭談判，決以去就相爭。」無奈武人勢力太大，不可遏抑，荒木鈴木發言反對於先，平井叫囂於後，清水憤其懦弱無能，馬淵逸雄又隨聲附和，

大有獨木難支之勢，適於此時，希特勒的特使威特曼亦於十月十四日抵神戶，十五日抵東京，國際形勢又醞釀着劇變，近衛第三次內閣不三月遂於武人與希特勒兩種壓迫之下，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而全體辭職矣，繼其後者為陸相東條英機。彼為著名之少壯軍人首領，所組成之內閣完全為戰時內閣，組閣伊始，尙聲明繼續近衛外交政策，與美談判，可是到了十二月七日，一切陰謀均已停妥，於是發動太平洋之閃擊，而近衛政策也就從此終止了。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初版

國際名人傳事卷

定價國幣二元捌角

(外埠加郵匯費二成)

版權
印刷

編者 朱

永

邦

發行人 周

發行者 建

編輯社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陝西分社

地址：北大街公字二四號
電話：六八七號

西京錦屏門二十四號

